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24n1464

鼻奈耶

姚秦 竺佛念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- 波羅夷法
    - 1
    - 2
  - 僧殘法
    - 1
    - 2
    - 3
  - 二不定及三十捨墮法
  - 波逸提法
    - 1
    - 2
    - 3
  - [其*皮]麗提舍尼
  - 尸叉羼賴尼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  - 004
  - 005
  - 006
  - 007
  - 008
  - 009
  - 010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464

鼻奈耶序

釋道安述

阿難出經，面承聖旨，五百應真更互定察，分為十二部，於四十九年之誨無片言遺矣。又抄十二部為四阿含、阿毘曇、鼻奈耶，則三藏備也。天竺學士罔弗遵焉，諷之詠之未墜於地也。其大高座沙門則兼該三藏，中下高座則通一通二而已耳。經流秦地，有自來矣。隨天竺沙門所持來經，遇而便出，於十二部，毘曰羅部最多。以斯邦人莊老教行，與方等經兼忘相似，故因風易行也。道安常恨三藏不具，以為闕然。歲在壬午，鳩摩羅佛提齎《阿毘曇抄》、《四阿含抄》來至長安。渴仰情久，即於其夏出《阿毘曇抄》四卷，其冬出《四阿含抄》四卷。又其伴罽賓鼻奈，厥名耶捨，諷鼻奈經甚利，即令出之。佛提梵書，佛念為譯，曇景筆受，自正月十二日出，至三月二十五日乃了，凡為四卷。與往年曇摩寺出戒曲相似，如合符焉。於二百六十事疑礙之滯，都謏然焉。上聞異要，煥乎可觀焉。二年之中於此秦邦三藏具焉。然世尊制戒必有所因，六群比丘生於貴族，攀龍附鳳，雖貪出家而豪心不盡，鄙悖之行以成斯戒。二人得道、二人生天、二人墮龍。一入無擇明恃貴不節，自貽伊戚。向使中門家子遇佛出學，雖不能一坐成道，何由如此之困乎？然此經是佛未制戒時，其人所犯穢陋行多；既制之後，改之可貴。天竺持律不都通視，唯諸十二法人堅明之士，乃開緘縢而共相授。耶捨見囑見誨諄諄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，其言切至乃自是也。而今而後，秦土有此一部律矣。唯願同我之人，尤慎所授焉。未滿五歲、非持律人，幸勿與之也。

鼻奈耶卷第一(鼻秦言去，奈耶秦言真也，去若干非而就真，故言真也，降伏此心、息此心、忍不起，故曰真也。降伏戒也，息定也，忍智也)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三戒：無上戒戒、無上意戒、無上智戒。彼云何無上戒戒？於此比丘比丘持戒，以戒解脫自嚴飾，習行成見，纖芥事即恐懼，應戒中戒，此謂無上戒戒。云何無上意戒？於此比丘除婬，乃至四禪思惟正受，此謂無上意戒。云何無上智戒？於此比丘知此苦諦、知此苦習諦、知此苦盡諦、知此苦道諦，此謂無上智戒。以此三戒得立順

真，恒沙等過去當來今現在佛，佛藏佛寶佛祕要，以訓三乘聲聞各佛三耶三佛。

佛世尊在鞞賞羅城(秦言廣博)獼猴江邊石臺園觀，去鞞賞羅不遠，名迦蘭陀鈐波。迦蘭陀子名須達多於彼止，富財無際限，田業盈豐舍宅成就，象馬駝牛驢、錢穀珍寶、金銀真珠琉璃貝玉虎魄碼瑙硨磲珊瑚，即捨趣如來聽受法奧，得信樂意。以此信樂意得正受，剃除鬚髮捨家為道，共無限比丘到拘薩羅城竹園結歲坐。當爾時穀貴飢餓，穀霜雹所殺，雖少遺脫為蝗虫所食，乞求甚難得。於是須達迦蘭陀子作是念：「今穀貴飢餓，穀霜雹所殺，雖少遺脫為蝗虫所食，乞求甚難。諸賢聽我所言！我有鞞賞羅國知識家親里家，富貴無限，錢財田業無量、珍寶雜物豐盈。我等可共到彼福度親里，諸比丘亦可得安身，及時可向鞞賞羅國。到彼已，比丘當供食飯漿湯藥衣被。」於是須達多迦蘭陀子於拘薩羅城結坐。結坐已竟，三月補納衣裳，一日竟衣已辦，即著衣持鉢向鞞賞羅。將諸眾前行，漸漸到鞞賞羅，趣鞞賞羅獼猴江邊石臺。所作諸飯食，飯諸比丘，自手斟酌。爾時須達多迦蘭陀子，到時著衣持鉢趣鞞賞羅國親里家乞食，乞食已即速出去。于時門外迦蘭陀家婢女子見須達多迦蘭陀子入親里家，何以速出還？見迦蘭陀婦，跽白此意：「向者貴族須達多迦蘭陀子入親里家還出甚速。將無疾病意愁耶？為不樂梵行犯戒捨道就俗法乎？」須達多母聞此語已，歡喜無量不能自勝。即往須達多所，告須達多：「身體輕健不？意無餘想婆？意有犯梵行耶？為欲犯戒捨道就俗法乎？若有此心速來。須達多！捨戒習俗，不妨布施作諸功德。何以故？於佛眾中持戒甚難、學道亦難。」聞此已，即報母言：「我無疾患，亦無他想，無犯梵行，意不犯戒捨道就俗法。」母復答曰：「須達多！汝當知此意。汝前婦端正無雙，若不欲捨道就俗者，可住續種繼後，吾種姓熾盛。一旦無繼者，錢財珍寶盡為拘薩羅王所奪。」須達多答曰：「若聽我為道者，此事可隨。」爾時須達多母語須達多婦言：「我今勅汝，若月期三日後，著初嫁衣服好自嚴飾來白我。」須達多婦即隨其教，月期三日後，著夫前所敬服，往須達多母所。即如事白：「月期三日，今正是時。」於是須達多母將此婦到須達多所，語須達多言：「當知此婦端正無雙，可續種繼後，莫使吾種姓繼斷，錢財珍寶為拘薩羅王所奪。」留婦已即避出去。爾時須達多前抱此婦將屏處作不淨行，須臾間乃至三，當爾時帝釋降神處其胎。爾時須達多婦八月外九月裏生男兒，面首端正無雙。前所言續種，母即名之為續種。

爾時須達多作此惡行已慚愧，為人所辱。爾時須達多與比丘同學等體者結坐，結坐已今方竟，故來問訊：「汝忍意，常不壞婆，氣力輕健不？結坐中供養充足不？出乞食婆，無疾患婆意，無若干想

乎？」須達多答言：「諸賢當知，有忍意，結坐盡充足，亦不出乞食，亦無疾患。唯意有他想。」諸比丘答：「若卿有忍意，結坐竟盡充足，復無疾患。何故有他想？」須達多前所犯，盡具向諸比丘說。即時彼諸比丘極好共責須達多：「世尊以無數方便說婬之惡露，向婬念婬、婬意熾盛。世尊說婬惡露如此，向婬犯貞念婬、婬意熾盛。」如是諸比丘極好責數已，即往世尊所，頭面著地在一面坐，以此所犯具白世尊。佛知即告須達多：「汝審犯此事耶？」答：「審犯。世尊！」世尊言：「我以若干方便為癡人說婬之惡露，向婬念婬、婬意熾盛，說婬之惡露如是。」佛以若干方便，為沙門結戒：「觀比丘十德當與戒。何等十眾德？持眾德養眾德行道(一)；不信戒者教令入信(二)；常自慚愧省己短(三)；犯邪者教令入正(四)；正者欲令重正(五)；現身學道滅結欲使後身無結(六)；後身欲使結滅不起(七)；習諸淨行(八)；得梵行欲不失(九)；欲使梵行久住(十)。沙門當共知。」爾時世尊因此事因此義，集諸和合僧，結此戒：「若比丘比丘犯戒，不捨戒、戒羸，不自悔，無淨行犯婬法者，此比丘波羅移菩提阿薩婆肆(阿薩婆四者，不受僧不客也)。」

佛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當爾時有異比丘，拘薩羅國去城不遠有園觀，於中夏坐。去園不遠，有雌獼猴於彼止住。雌獼猴數數到比丘所，此比丘數數與彼獼猴食，如是獼猴不畏難彼比丘，比丘與獼猴為不淨行。彼大比丘眾中有同學共檀者，拘薩羅國結坐。結坐已補納衣，一日所成衣著衣執鉢到此比丘所，語比丘言：「夏坐來不有患苦不？出乞食婆意無若干想婆？」比丘答：「諸賢！有忍意，於夏坐中無所患苦，亦無亂想。」彼獼猴從外來，逕趣此比丘，在前踞熟視比丘，踞視比丘已迴面復看餘比丘，看餘比丘迴面看是比丘，於是比丘前迴身背比丘。此比丘羞諸比丘不從獼猴，亦不眄視。獼猴見比丘不眄視，便起惡意，迴身攫掣比丘頭面傷壞便去。諸大比丘語此比丘言：「向者獼猴來到此間前舉目視卿，復視我等，便迴身背卿。見卿不語不眄視，便起恚意，攫掣卿頭面破便去。」諸大比丘好切責數。得諸比丘責數已，即便自首。諸比丘語：「云何比丘，世尊竟不說無數方便說婬惡露耶？向婬念婬、婬意熾盛。世尊盡說婬之惡露，向婬念婬、婬意熾盛。卿云何不觀此婬行而為此惡行？」如是諸大比丘責數此比丘已，即往詣佛所，頭面著地禮佛足在一面坐。彼比丘眾如前所見盡白佛。佛知告此比丘：「審實爾不？」比丘慚愧，面顏失色如被塵坌，右膝著地偏袒右肩，長跪叉十指白佛世尊：「審實。世尊！」爾時世尊語此比丘：「云何比丘，我豈不為癡人無數方便說婬之惡露，向婬念婬、婬意熾盛。我盡說婬之惡露如是。」佛世尊無數方便說婬，因此事因此義，集和合僧觀有十德，乃至梵行久住，世尊為諸比丘結此

戒：「若比丘比丘犯戒，婬意起不還捨戒、戒羸不自悔，為不淨行，下及畜生有形之屬，犯者不受棄捐。」
彼云何為戒？戒名者，若比丘持二百五十戒無上戒戒，是謂戒戒。云何不還戒？不還戒名愚癡亂意痛惱。捨戒者為不還戒，瘂聾相向。還戒者為不還戒，音聲不相關者。還戒不為還戒，若獨還戒者不為還戒。佛塔前沙門塔前還戒，不為還戒。若離佛、和上和上友、阿闍梨阿闍梨友，離盡不依附，我不佛法中住。向諸比丘言：「我今已往不為道。」諸比丘語：「汝不為道耶？」答：「不為道。」此為還戒。婬女色三處成棄捐：近常產道是一棄捐法，近穀道是二棄捐法，若近口是三棄捐法。近男兒有二棄捐：近穀道、近口，是二棄捐。不成男亦二事：有男有女。二形者，有三與女同。近畜生有二，除口與女同。畜生雄者一棄捐，畜生捐者亦爾。畜生中有雄雌形者，二棄捐。雞鶚如上二。非人女三處與女人同。此不淨行婆羅移。
佛世尊在羅閱祇鷲山，與大比丘眾俱千二百五十弟子。彼時比丘收拾薪草持用作庵舍。彼諸比丘入羅閱祇城乞食，後羅閱祇城中男女大小出城，壞諸庵舍持去供用。諸比丘乞食後，還見諸庵舍為人所壞，諸比丘復更取薪草作庵舍住。諸比丘復入羅閱祇乞食，羅閱祇城中男女大小復壞庵舍持去。如是至三。諸比丘見此已作是念：「羅閱祇城中男女大小數出壞庵舍。」彼眾中有比丘名檀貳迦，瓦窯家子，便起此意：「我等取此薪草持用作舍，吾等入城乞食，後城中男女出壞吾等庵舍。我於城中有木工師，是我親里，我當往從乞材木持用作舍。」檀貳迦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祇城，向木工師舍，語木工師：「卿知不？王阿闍貰兜賜我材木。卿當與我木工。」答曰：「若王賜賢，木隨意取。」彼檀貳迦比丘自取材木，官之要好材盡取斫截，聚著一處。守羅閱祇城人按行羅閱祇城，到大聚材木所，見官所禁材木段段聚在一處。見已尋向木工所，即問：「木工！何誰取官材段段截聚著一處？」木工尋答：「達貳迦比丘來勅我，官賜吾材，卿當與我。此比丘取材木段段截聚著一處。」爾時守城人即遙瞋阿闍貰王，即往阿闍貰王所，白王言：「大有惡材木不用，乃取好材與比丘為？」王答：「吾無此教。」爾時王阿闍貰勅使人召木工，即奉王教走召木工：「王阿闍貰有教召卿。」木工即時隨信到王所，中路值達貳迦比丘。木工見達貳迦比丘已，即前禮言：「坐尊人故，將我到王所。」比丘答言：「並且在前，吾尋後到。」爾時木工即到王所。王見木工即問：「卿非人，何以自由官好材木取與比丘？」木工尋對：「大王當知，達貳迦比丘來到材所，作是語言：『官賜我材，卿當與我。』即對比丘：『王審賜卿，便隨意取。』」王問木工言語未竟，達貳迦比丘

來到王所。王遙見比丘來，便勅傍人將此木工權著下房，前此比丘。聞王教令，將木工去，前比丘。王問比丘：「今至誠時，官好材木輒取，段段截聚著一處？」比丘答王：「王賜我材。」「我省無此教。」比丘答王：「王不憶初作王時那，爾時持薪草水三事布施沙門波羅門乎？」王見比丘作此詭言，王答：「比丘！我所施者乃及無主，不及有主去。比丘往受王法。」爾時阿闍貰王瞋恚熾盛，憶世尊功德，須臾頃默然不語，勅比丘：「去還所止，莫復更為。」爾時阿闍貰王傍臣百官皆放聲大言：「怪！此比丘於死得脫」。爾時達貳迦比丘還詣大眾所，語大眾言：「諸賢當知，向者大王欲取我殺，尋復放我。」諸比丘問：「有何事故？」此達貳迦比丘具向眾說。其中有頭陀乞食比丘，聞此語各懷羞恥，往詣世尊，白如此比丘所說。爾時世尊顧謂阿難：「速去阿難！入羅閱城住四徼道頭，告作此語：『若比丘盜五錢以上、盜直五錢衣。若盜此者，阿闍貰兜有何刑罰？』」爾時阿難受世尊教，頭面禮足遶三匝，共二比丘入羅閱祇城。到四徼道頭，告中行人：「若比丘盜五錢、直五錢衣。有盜此者，阿闍貰王有何刑罰？」爾時羅閱祇城四徼道人即報之言：「若比丘盜五錢、直五錢衣，王阿闍貰有教非沙門。」爾時阿難尋出羅閱祇還詣佛所，即白佛言：「羅閱祇城中問諸行人，若比丘盜五錢、直五錢衣，王阿闍貰有教非沙門。」爾時世尊因此事，和合僧聚，觀有十德，世尊為沙門結戒，乃至梵行久住。「沙門當知此事，若比丘於村落城郭有盜意，不與取，以此形像不與取事，若王、若王大臣，捉比丘，打、縛、驅著界外，或作是語：『咄比丘！汝非，賊。汝非，小兒。汝不，癡。』作此形像不與取，波羅夷。不受多舍比丘住。」

拘薩羅處，彼處近關。商人來到，語比丘：「與上人少物，令我得過關，此物與上人半。」彼比丘受此物已而反悔：「我不犯棄捐不受？」彼比丘以此事白世尊。世尊告彼比丘：「若比丘度關過物者，至五錢直五錢物，取賈客顧已，為成棄捐不受。除賊、飢餓、嶮道。」時彼村籬柵及塹牆壁，圍彼牧象馬駝牛驢，以繩連繫。若比丘，畜生中盜解其繩而度籬柵，波羅夷；度塹棄捐，度垣牆成棄捐不受；若出牆外，為成棄捐不受。若外空澤中驅來入牆，為成棄捐不受；入塹，為成棄捐不受；入柵內，為成棄捐不受。若家家轉當得水分，若比丘以盜意決水放，下至五錢，為成棄捐不受。若手若脚、若木若鍬盜決，為成棄捐不受。彼比丘在水浴，浴未竟決溝放。彼居士瞋恚言：「此比丘詐浴而決溝放。」彼比丘各懷疑：「我等不成棄捐不受耶？」彼比丘以此事而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以盜心決者，下直五錢而決，為成棄捐不受。及池水或有主或無主，中有鳥，以鳥故施羅網。若比丘以盜意，若網內若網外而盜

鳥，下直五錢，為成棄捐不受(網內，網有主也。網外，池有主也。二事互有主也)。鳥或有主或無主，若比丘以盜心取鳥，為成棄捐不受。若居士以身瓔珞曝著日中在屋上，若鳥有主無主，彼鳥若撥珠瓔及諸瓔珞持去。若比丘奪之，若以盜意奪有主鳥，下直五錢，為成棄捐不受。」若比丘以新染衣屋上曝，若風吹墮地。若比丘持入舍而反悔：「我不成棄捐不受盜婆？」彼比丘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以盜意，為成棄捐不受。若不以盜意，不成棄捐不受。」如是衣，若中閣墮下地、若下地至中閣、中閣至上閣，若以盜意，為成棄捐不受。如是及種種物，及麻米豆錢、大麥小麥、黑豆芥子為首，若以盜意取，直五錢，為成棄捐不受。彼園菓樹，胡桃榛子椑桃梨為首，若比丘取食，便懷疑意：「我不侵眾僧及不與取，不成棄捐不受婆？」彼以事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不成棄捐不受。若非僧結界裏，其有沙彌取果，無苦也。」師子竹園外殺鹿食肉飲血而眠，餘殘。若比丘取食，若師子覺已求而不得，遍求鳴吼。佛知已問阿難言：「何故師子繞園鳴吼？」阿難以事具說。佛告：「若比丘師子所食殘，下直五錢而食，為成棄捐不受。」虎亦如是。及羆熊獼猴至豹畜生食肉，及兩足鷲鵄鵠鷹鷂為首，所食肉奪者。世尊告：「若鳥以取食而奪，為成棄捐不受。若驚走來，欲護令不取，不成棄捐不受。」若比丘，親里屠兒不與肉而取，便懷疑：「我不犯棄捐不受婆？」彼白世尊。世尊告：「若以盜意取者，為成棄捐不受。若以親里取，不成棄捐不受。」(王舍國竟)

佛在舍衛國與大比丘俱，從拘薩羅來至舍衛國薩羅槃園間遇賊。彼賊，或以王力或以村力捕得，奪彼賊衣鉢還比丘。彼比丘各懷疑意：「我不成棄捐不受婆？」以事白世尊。世尊告：「若比丘，在賊許，以力奪衣，為成棄捐不受。若王力村力奪與者，不成棄捐不受(以不口告故。若言而奪不受)。」一比丘從拘薩羅來，道中為賊所剝。彼比丘以親里力而還奪賊衣鉢。奪已，比丘便懷疑意：「我不成棄捐不受婆？」彼比丘以事白佛。佛告：「賊已得，不可以力奪。若以力奪、教他奪，為成棄捐不受。若比丘與直贖，得取。」於是尊者優波離白世尊：「若比丘眾僧財不與取，是誰物不與取？」世尊告：「若財以入面門，今當食，負去者，為成棄捐不受。如是財物當分是，取，為成棄捐不受。」尊者優波離：「若眾僧物、眾僧所須，彼比丘不與取，是誰棄捐不受？」世尊告：「眾僧物難賞，若檀越與財物，彼功德斷，是故棄捐不受。」優波離復白世尊：「佛塔寺綵幡蓋，若比丘不與取，是誰棄捐不受？」世尊告：「若佛塔寺物，取者，為成棄捐不受。聲聞塔亦爾。謂檀越施與塔寺，斷彼施主福，為成棄捐不受。盜塔寺物入地獄。」

佛世尊住那竭國揵抵越園(園主名也)。有優婆塞，自以信自在自悲自意，開作講堂已，私施與尊者羅云。於是尊者羅云受是講堂已，出行兩月。彼優婆塞聞尊者羅云受講堂已行至兩月，彼優婆塞聞已持講堂施與招提僧。於是尊者羅云行至兩月已還到那竭，羅云聞檀越持講堂施與招提僧，聞已到佛所，到已頭面禮佛足却住一面。尊者羅云以事而白世尊。佛告汝羅云：「至彼優婆塞所，到已作如是說：『我於汝優婆塞作不可事、苦事、非事、不淨事、非沙門事、不隨順耶？』」於是尊者羅云受世尊所說、極受持，受持已從坐而起，遶佛而去。於是尊者羅云盡夜已，早起著衣持鉢入那竭乞食。入那竭乞食已，往到彼優婆塞所。彼賢者眼遙見羅云來，見已從坐起，一向著衣叉十指，至羅云所白曰：「善來羅云！善哉羅云！久乃來，就此坐。」隨所施坐，羅云坐之。坐已告優婆塞言：「優婆塞！我不於汝不可事、苦事、非事、不淨事、非沙門事、不隨順耶？」如是說已，優婆塞言：「汝於我無有非事乃至不隨順。」聞是語已，羅云從坐起，還至佛所。到已頭面禮佛足，却住一面，如事白佛。於是世尊以此事和合僧會已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十非法施、非法受、非法用。施一比丘已，奪持與二，是非法施、是非法受、是非法用。施二已，奪二與二，是非法施、非法受、非法用。奪二以與多者，是非法施受、是非法用。施多已奪與一，是非法施受用也。施一已奪與二、奪多施與僧、與僧已奪與他僧、與二僧已奪與比丘尼僧、奪比丘尼僧已與他比丘尼僧，僧鬪作二分未合，奪一眾與一眾，或助一或不助一，是非法施、非法受、非法用。前施是施，後施非施。檀越施雖得自在，正可守護。王是地主，即床臥主。衣鉢在比丘，此應用。」如是佛說，不與沙門結戒。即於蒲萄園中有主，有比丘上樹，不與菓上樹取菓。取菓，波逸提。若取菓直五錢，為成棄捐不受。如是一切生菓、一切生花。在甘蔗園，園有主，若比丘不與截取持去，波逸提。菓滿直五錢，為成棄捐不受。藕根有主無主，若比丘取有主者掘地，為波逸提。截，為波逸提。下直五錢，成棄捐不受。如是及一切根，比丘食處而受兩分，下直五錢，為成棄捐不受(言二人犯妄言)。及請飯兩分亦如是。若近國界，比丘教王各各相伐，為成棄捐不受。若自將導，成波羅夷。相伐起軍，波逸提。所得下直五錢，為成棄捐不受。◎

◎佛世尊在跋署村(金剛)跋渠沫江(秦言槃曲)，與大比丘僧俱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觀諸惡露，極觀莫疲坐。觀食不淨想不忘。何以故？觀惡露者得大果功德福。」爾時諸比丘作是念言：「世尊說惡露不淨行。乃至坐觀食不淨行。不淨行觀此行已，當得大果大功德報。諸賢當共勗勉觀不淨行，乃至坐觀食不淨行。我等觀此行已，當得大果大功德報。」是諸比丘觀不淨行、極觀不淨行，乃至坐觀

食不淨行。作是觀行時，厭此臭身眾惱集會，還自慚愧，用此身為？何時當脫此苦？譬如壯夫端正無雙，以諸珍寶瓔珞其身，隨時澡浴香熏塗身，頭著寶冠及花鬘飾，身被天衣不受塵土，手腳柔軟髮紺青色，鬚髭奮吒為人中最。若以死蛇及狗、死人青膖膿爛食不盡段段異處、便血塗染臭處不淨，以此三尸瓔此人頸，人甚穢惡眾惱集會，還自慚愧，何時當早脫此患去？如是諸比丘觀諸不淨，乃至坐觀食不淨行，厭此臭身意自念言：「何時當死？」爾時眾中有一比丘觀不淨行，乃至自患厭，即捨本位，往獵師種沙門崛比丘所(沙門崛其名也)，語沙門崛言：「賢嚴比丘能殺我者，當雇卿三衣。」爾時沙門崛比丘手執利刀斷其命。殺此比丘已，執刀詣跋渠末水坐洗其血。時水上有立魔天(現神足在水上也)，讚沙門崛比丘言：「善哉善哉！賢嚴成大功德！能取精進比丘不度者度、不脫者脫、不般泥洹者令般泥洹。」時沙門崛比丘作是念：「誠如天言，我大得功德，令諸比丘不度者度、不脫者脫、不般泥洹者令般泥洹。既度沙門加得三衣。」喜自慶賀。爾時沙門崛比丘信此倒見已，執向者刀，還至眾中房房告令：「我能不度者度、不脫者脫、不般泥洹者令般泥洹。」時諸比丘觀不淨行，乃至自厭臭身穢惡。房房中諸比丘出，詣沙門崛比丘所，作是語：「能取我輩殺斷命者，當雇卿三衣。」時沙門崛比丘執利刀殺一二三四五乃至六十比丘斷其命。爾時世尊十五日說戒，在大眾中敷高座坐具坐定，遍觀眾比丘竟，見諸比丘坐少不足言。世尊知問阿難：「云何阿難！今日眾僧坐何以希集會說戒。」時阿難承世尊所說、善受持，右膝著地，偏袒右肩整衣服，叉手向佛，白世尊言：「世尊勅諸比丘觀不淨行，乃至厭身臭處行不淨行，坐觀食想已，得大果大功德。爾時諸比丘各自相語：『諸賢當知，世尊說觀不淨行、行不淨行已，得大果大功德。我等當共觀不淨行、行不淨行已，得大果大功德。』爾時諸比丘觀不淨行、行不淨行已，厭此臭身。譬如壯夫端正無雙，以諸珍寶瓔珞其身，隨時澡浴香熏塗身，頭著寶冠及花鬘飾，身被天衣不受塵土，手腳柔軟髮紺青色，鬚髭奮吒為人中最。若以死蛇及狗、死人青膖膿爛食不盡段段異處、便血塗染臭處不淨，以此三屍瓔此人頸，人甚穢惡眾惱集會，還自慚愧，何時當早脫此患去？如是眾比丘觀諸不淨，乃至坐觀食觀不淨行，厭此臭身，意自念言：『何時當死。』爾時眾中有一比丘觀不淨行，乃至自患厭，即捨本位，往獵師種沙門崛比丘所，語沙門崛言：『賢嚴比丘能殺我者，當雇卿三衣。』爾時沙門崛比丘手執利刀斷其命。殺此比丘已，執利刀詣跋渠沫水坐洗其血。時水上有立魔天，讚沙門崛比丘：『善哉善哉！賢嚴！成大功德，能取精進比丘不度者度、不脫者脫、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。』時沙門崛比丘作是念：『誠如天

言，我得大功德，令諸比丘不度者度、不脫者脫、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。既度沙門加得三衣。』喜自慶賀。爾時沙門崛比丘信此倒見已，執向者刀還至眾中房房告令：『我能不度者度、不脫者脫、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。』時諸比丘觀不淨行，乃至自厭臭身穢惡。房房中諸比丘出，詣沙門崛比丘所，作是語：『能取我輩殺斷命者，當雇卿三衣。』時沙門崛比丘執利刀殺一二三四五乃至六十比丘斷其命。以是之故比丘僧說戒希少。善哉世尊！願說餘方便，使諸比丘得無量智慧之證。」

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學安般念，廣修其行，食息之頃莫失安般念行。何以故？行安般念廣修其行，後得大果有大功德報。於此比丘中，比丘若在村落、若在城郭依彼止住，到時著衣持鉢入村落乞食。將護其身，專定六根莫失至行。若眼見色不興起想染著之意，作如是行，則成眼根。如是耳鼻舌身意，法不興起想染著之意，意不適彼則成意根。若於村落乞食之後，取衣鉢著房中，先洗脚舉尼師壇著肩上，求無人處，向彼閑靖樹下露精草廬、園外平處塚間山谷巖窟，依彼止住。若至閑居，若至樹下布尼師壇，結加趺坐。平坐不傾猗，繫念在門(鼻也)。比丘念息頃，息出亦念、息入亦念、息出長亦知長、息入長亦知長、息出短亦知短、息入短亦知短、身諸毛孔息出盡覺知、身諸毛孔息入盡覺知。若意定，覺滅出息、覺滅入息。身口意覺滅出息、覺滅入息(出息為安入息為般)。譬如旋作輪若旋弟子，牽旋長亦知、牽旋短亦知(此土亦作此輪作，南土名之為勃勃作，大品衍中輪同此)。比丘如是行安般念廣修其行，乃至意念覺滅出息入息。作是行安般念廣修其行，得大果有大功德報。」爾時諸比丘各自相勅：「世尊憐愍卿等說安般念，欲使我等廣修其行。行安般念廣修其行已，得大果報有大功德。卿等來共至所在，行安般念廣修其行，不失安般念。何以故？行安般念廣修其行，得大果報有大功德。」爾時諸比丘行安般念廣修其行，逮無量智慧，證得阿羅漢道。爾時尊者阿難詣世尊所，頭面禮佛足右膝著地，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「世尊廣說安般念行乃至廣修其行。諸比丘承佛聖教行安般念，皆得無量智慧，證得阿羅漢道。」爾時世尊以是因緣、以是妙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世尊為沙門結戒：「諸比丘當防此事。若比丘，若人、人形之類，自手念斷其命，若持刀、若使他持、勸他使死。若稱譽死，或作是語：『咄此男子！用此苦生為？汝生不如死。』彼人心從此心作是念，無數方便勸他使死、若稱譽死。設使此人就死者，如是比丘棄捐不受。」比丘在避屏處，持弓刀弩關機(機射科)及穽用是殺人者，波羅移不受。比丘向官讒言、以官勢殺人者，波羅移不受。比丘鞞陀路婆(鬼著尸也，使起殺人)、若作呪、若作藥持用殺人，波羅移不受。比丘作弶羂人頸殺，波羅移不

受。比丘和合吐下藥、若灌鼻若從下灌、若鍼灸出血、若著眼、散持用殺人者，波羅移不受。若復比丘，女人懷妊，有殺心持手按腹、若教他人按。若兒女人死，波羅移不受。若一死二死，俱波羅移不受。若比丘懷殺心教人投火赴水投巖，作是殺人者，波羅移不受(外道多爾故戒)。比丘懷殺心，密作書讒，使持書人云有重罪，令殺彼。若殺者，波羅移不受。在母胞胎中得二根：身根、命根，比丘若於彼懷殺意呪墮人胎，作是殺者，波羅移不受。

佛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當爾時尊者薄佉羅處鍛作園中(鍛作人立此園，故以為名)止房中遇患病苦。尊者分尼侍扶給水漿。爾時薄佉羅語分尼：「往詣佛所，持我名字頭面禮世尊，聖體康強輕利不？起居有力得行道不？往作是語：『近日薄佉羅比丘在鍛作園止房中遇病困。此比丘遙禮世尊，聖體康強輕利不？起居有力得行道不？薄佉羅比丘欲來覲世尊，但患身，無氣力至世尊所問訊。善哉世尊！願屈意至鍛作園，為薄佉羅比丘。』」爾時分尼比丘速疾速疾受薄佉羅比丘語，詣世尊所，頭面禮足具如是白：「善哉世尊！願屈意往到鍛作園薄佉羅比丘所，為薄佉羅比丘故。」世尊默然不答。爾時分尼見世尊默然可，便從坐起，頭面禮足遶佛三匝而去。爾時世尊見分尼去不遠，食後從禪起，往至鍛作園薄佉羅比丘所。薄佉羅比丘遙見佛來，欲從坐起，然無氣力得起。爾時世尊語薄佉羅比丘言：「不須起但臥。更有餘坐，吾當昇座。」坐定後，世尊告薄佉羅比丘：「堪忍漿粥、得消化不？體中苦痛疼有除降不？除降覺增覺損不？」薄佉羅比丘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不堪忍漿粥、無有消化，有苦痛疼，但增無損，覺增不覺損。譬如世尊！有力之人以索纏頭，此人如是頭苦痛痛疼。如是世尊！我頭痛疼亦如彼人無異。以是故，不堪忍漿粥、無有消化，但有增無損，覺增不覺損。譬如世尊！有力之人手執利刀頭而鑽頂上，如是頂上患苦疼痛。我今頭痛，世尊！亦爾，但覺增無損。譬如世尊！有力之人執刀刺牛腹，患此腹疼痛不可言。我今如是，腹疼痛亦如彼。譬如世尊！有兩健人捉一羸者，各持手脚於火坑上轉旋，此人疼痛不可言。我今，世尊！身如是。以是故，不堪忍漿粥，但覺增不覺損。我今，世尊！欲持刀自刺殺，不堪取生。」佛言：「我還問卿，汝當答我。云何薄佉羅！夫言色者，有常無常耶？」答：「無常也。」「云何苦無常者，為苦為樂耶？」答：「苦。世尊！」「云何若無常苦變易法者，或復於此聞諸道證，言是我所非我所，有信者不？」「不也。世尊！」「云何薄佉羅！痛想行識有常無常？」「無常也。世尊！」「若無常者，苦耶樂耶？」答：「苦也。世尊！」「若無常苦變易法者，或復於此聞諸道證，言是我所非我所，有信者不？」「不也。世尊！」「以是之故，薄佉羅！所有

色，過去當來今現在，內外大小善惡、若遠若近，此一切我所非我所盡無，觀諸法等。以是故，薄佉羅！痛想行識，過去當來今現在，乃至觀諸法等。薄佉羅！聞說諸道證，覺色空無所有則得解脫，得解脫已智慧生，我今生死盡、逮淨行、所作已辦、不復處胞胎。如是痛想行識不復更，乃至不處胞胎。以是故，薄佉羅！莫恐莫怖，汝不復入惡道、不生惡道中、去處不遇惡。」世尊說已，逕還精舍中。即日夜半，有二天人色像無雙，來至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住。其一天人前白佛言：「尊者薄佉羅得護解脫(第三軟根也)。」次第二天前白佛言：「尊者薄佉羅於解脫得解脫(二解脫：一時解脫、二無疑解脫。時是信無疑法也，各於三時鈍根法利根，而其人云六阿羅漢無疑解脫，四以下時解脫，第五能通六火氣，四以下不能通也。其人云爾實三已下，時四已上法耳。此人三已下人，故曰護也)。」諸天作是語，禮佛而去。◎

鼻奈耶卷第一

鼻奈耶卷第二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◎爾時世尊即於其夜告諸比丘：「向者有二天來問此義，尊者薄佉羅得解脫護。第二天問，於解脫得解脫，受解而去。」佛告一比丘：「往詣鍛作園薄佉羅比丘所(祇洹牆裏有六僧伽藍，此一也)作是語：『君聽世尊教及天問，莫恐莫怖，不生惡處、不於惡處生、所生處無有惡。』此世尊教。昨夜有二天來至我所，一天者問：『尊者薄佉羅得護解脫不？』第二天問：『尊者薄佉羅於解脫得解脫不？』此，薄佉羅！是天語。」比丘聞佛教已，往詣鍛作園。時薄佉羅語侍病比丘：「諸賢共舉我著床上舁出門。不堪取活，我今持刀欲自刺死。」諸比丘即著床上舁出門，時大比丘眾於門外經行。彼佛所遣比丘詣經行比丘所，作是語：「薄佉羅比丘住何所？欲往問訊。」眾比丘答：「薄佉羅比丘今舁出門，持刀欲自刺死。若欲問訊，便往。」時此比丘逕至薄佉羅所。薄佉羅遙見一比丘來，即語侍病比丘：「小停床住，待此比丘來。」即便停床。彼比丘至，語薄佉羅，如佛所教具向說之，乃至此是佛教、此是天語。薄佉羅答：「我所得者世尊亦知，我所見者世尊亦知，是故我無疑於色有常無常乃至行識，若復無常苦空變易之法，及於諸法聞沙門證，是我所非我所悉無，如其實等見。我所知者諸天亦知，我所見者天亦見，是故我不疑有常無常，乃至等見無疑。宿對見逼持刀自斷命。」作是語已，便舉刀自刎。諸侍病比丘皆自疑：「我等不犯波羅移不受婆？我等共舁出者往問佛。」佛答：「若厭患，殺意授刀與者、若教使死、有殺意舁出者，波羅移不受。若有慈悲喜護、隨意不逆病者、不有波羅移不受。」

拘薩羅界有諸比丘止住，此比丘數數鬪二國王，有比丘驛使送書，若導軍前殺人、教他殺，波羅移不受。

佛世尊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處。爾時調婆達兜十二年誦經學道，稟受教授無有休懈，於其間聞佛所說經盡皆諷誦，親近巖穴無事樹下空處塚間舍利弗、目揵連、阿那律、難提、金鞞羅比丘等共侶。此調達於世尊不起惡意時，初不犯戒如毫毛。後正起惡心於世尊，於是便犯戒。彼諸堂室地盡布坐具，世尊先以結戒不洗足不得入，爾時調達不洗足而入。時有優鉢色比丘尼語調達：「云何調達！世尊制戒言，不洗足不得入。」調達答：「何弊惡比丘尼，汝知戒能勝我耶？」即以力士力拳打比丘尼頭上，比丘尼即命過。諸比丘如狀向世尊說。世尊告曰：「愍此惡人得無限罪。此比丘尼得阿羅漢

道。」時世尊緣此事集和合僧結戒：「若比丘若男若女，自手斷命犯者，波羅移不受。」

佛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尊者目犍連為執杖梵志(手所持杖似人頭)所打，如壓竹筒乃命盡。彼國人民即知，尊者目犍連為執杖梵志所殺，身體碎爛如壓竹筒。馬師、弗那跋二人聞師為人所殺，瞋恚熾盛毛衣盡豎，以大力士力盡取執杖梵志殺。佛觀此事，知而告馬師、弗那跋比丘：「我今與卿等說四句法義婆(四諦)。」時馬師弗那跋慚愧無顏，右膝著地叉手向佛，白世尊言：「我等罪重，不敢聞此深法義也。」世尊慇懃問，乃至再三。世尊愍此惡人，離我遠、離深法遠，即因此事為諸沙門結此戒：「若比丘自手殺人、教他殺者，波羅移不受。」(此二人墮龍中，在揵陀越國西失利虎頭山水中，瞋佛昔不與說法，欲出水壞佛法。輒有化佛在其前，立曰：「汝！汝欲聞四深法義婆？」恚便止。如是非一。此二人佛從弟)

佛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尊者耶捨比丘，將從弟子二百五十。尊者跋陀西跋檀陀兒將從弟子，亦二百五十人。從拘薩羅國來至舍衛國，欲覲世尊問訊。諸比丘在祇洹門外談論，聲徹門內。世尊聞大聲，世尊知而問阿難：「門外有何等人，談論聲高乃徹此間？」時阿難具白世尊：「是諸比丘論義之頃，眾人雲集語聲遂高。」即遣阿難：「語耶捨眾及跋陀先眾：『世尊告卿等，不得於此舍衛國夏歲坐。』」時阿難承佛教，即詣耶捨眾及跋陀先眾所：「世尊告卿等，不得在舍衛國夏坐。」時尊者耶捨及跋陀先眾，即詣跋渠末江水邊，作廬舍結夏坐。當於爾歲人民飢餓，霜雹飛蝗食穀，乞求難得。時諸比丘作是念言：「卿等知不？今穀貴時霜雹飛蝗食穀，乞求難得。我等共詣鞞舍離國諸長者家，各各相稱譽：『長者知不？此某甲比丘名是姓是，得第一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，亦逮慈悲喜護，得四空定、止觀、安般守意，須陀洹果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果。』共同此語各相讚歎，然後於此國當得供養。國王大臣長者婆羅門行道庶民，當得衣被乞食床臥病瘦醫藥。」時諸比丘入鞞舍離國，諸長者前各相稱譽：「長者當知，此某甲比丘名是姓是，得須陀洹乃至阿羅漢果。」時諸長者皆信，謂呼得道，隨時供養眾僧衣裳飯食。諸佛常法，眾僧集會有二時節：春後月(外國三時分一年，春三月、坐後一月詣佛，詣師二時亦爾)往詣佛所禮覲稟受佛所說法，吾等當學於夏坐中諷誦。歲後月夏坐訖，三月中補納衣，一日竟衣，執鉢往詣佛所。此二時節眾僧大會。爾時跋渠末江水邊夏坐比丘，三月補納衣，一日竟衣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詣佛所。諸佛常法，有遠來比丘，先問於夏坐中善得誦經行道得無悕耶？時世尊以此句以此義告比丘曰：「諸比丘等誦經行道得無悕耶？」諸比丘答言：「我等，世尊！無有疲極。」跋渠末江水

夏坐沙門身體肥盛、血脈隆脹；其舍衛國夏坐沙門，身體羸瘦、顏色無光、氣力微少。江水邊諸沙門語舍衛國比丘：「卿等何以羸瘦顏無光澤？」答曰：「卿不知耶？此國穀貴，乞求難得。以是故身體羸黑顏無光澤。卿等何以獨肥盛顏光暉暉？」此諸比丘如狀具說。羸比丘聞是語，甚怪所以：「云何卿等以少臭食故，言是上人法？」此諸比丘極甚責數諸比丘：「云何比丘，世尊無數方便說妄語之罪，不妄語者歎其德。」諸比丘各詣佛所，頭面禮足坐一面，即以此事具白世尊。世尊知而問曰：「諸比丘實為此事耶？」諸比丘慚愧，兩膝著地叉手向佛：「審爾。世尊！」世尊告曰：「云何比丘，我前不為癡人無數方便說妄語罪，不妄語歎其德。卿等云何種此罪根？」佛以無數方便，因是事緣和合集僧，備十功德，為沙門結戒，使諸沙門得知此義：「若比丘，不知不見上人法。『我得諸德，我知我見；善處無為，我知是見是。』此比丘若於餘時，若有人問：『卿是阿羅漢非？』答言：『非，我無狀。前作是語，當淨其過。憶所作事，不知言知、不見言見，空妄語、誑言。』不淨除過而故為者，比丘波羅夷不受。」

佛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有一比丘年少，學道日淺，不悉法去真、念根未定，行無節度，若至他家自稱上人法。時大比丘眾執鉢著衣入舍衛國分衛，聞年少比丘自稱言我是上人法。諸比丘聞，得食出城去，往詣年少比丘所語言：「卿莫數數至他家，莫自稱言是上人法。」年少比丘答曰：「諸長老比丘常至他家，況我何不得至他家耶？」如是諫不從。長老比丘語諸長老比丘，往詣佛所具白此事。世尊告曰：「譬如，比丘！大空曠深山有泉水處，中有龍象下入泉水選取藕根，洗泥土却極令使淨而取食噉。此諸龍象食各飽滿，氣力強壯歡樂不暴，不相殺害無有死苦。大象群中諸小龍象，若下入深泉水澤，取藕根竟不洗淨，合泥土食。食已氣力轉微無復歡樂，緣是故共相殺害而有死苦。如是長老比丘婬怒癡離，久修淨行，又不數至諸檀越家。以不數至檀越家故，不信法而來求信、信者重令信。若得呪願物，意不染著、不懷嫉妒。若受信施而得消化，不相謗苦無邪偽意。此諸長老比丘眾中有年少比丘，學道日淺未解法去真，自相稱譽言上人法。所至到處，不信法者增其不信、若常信者損其本心。所得信施，懷染著意、嫉妒結友、不解無常而取食之。食之已顏無光澤、無有氣力，以是故而有死苦。」時世尊緣此事集和合僧，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至長者家，恒自稱譽言上人法者，比丘波羅移不受。」

佛世尊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。時調達初求作沙門，齎三百千兩金，所乘象亦直金百千兩，象之乘具亦直金百千兩，調達所著衣裳服飾亦直金百千兩。出家剔除鬚髮著袈裟，捐棄國土入山行道，誦

經稟受，於其間世尊說經法盡誦上口。彼亦有大神足比丘，往以閻浮樹名故此地名閻浮提，諸神足比丘往取閻浮果，持來食噉。去閻浮樹不遠，有大呵梨勒園、大阿摩勒園(各相去五十由旬)，或至欝怛曰取自然粳米，持來食噉。或至兜術天上，取天甘露持來食噉。或至東方南方西方北方，種種變化飛騰虛空。調達見如是起憎嫉意：「我當何時有此大神足，往詣閻浮樹下取甘果來食，乃至飛騰虛空無所罣礙。」便生念言：「我今先當往詣佛所問神足道。」便往佛所問神足道。世尊知此調達當為此不救罪，於此佛法作無益事。是故佛語調達：「去，不須問神足道，但思念無常苦空無我，思此事。」調達聞此不入神懷，意故念神足，復作是念：「舍利弗者大智慧人，當往問神足道，當不逆我。」即往問舍利弗神足道。見佛不然，故不向說。復作是念：「此目揵連者於聲聞中大神足第一，當往問神足道。」便往問神足道。目揵連亦不與說。復作是念：「此阿難者是我小弟，世尊亦說於聲聞中多聞第一，當往問神足道，必向我說神足道。」往詣阿難所問神足道。時阿難未得神通不慮此事，又已垢未盡，所聞神足便向說。時調達從阿難稟受神足道不忘，便向空靜處樹下深山園果處所，習行此法晝夜不懈，便得世俗四禪，依此禪便得神足。以前所言誓往詣閻浮樹下取果來食噉，乃至兜術天取天甘露，無數方便變化非一。

時調達便起妬嫉意，向如來復作是念：「此沙門瞿曇生處種姓不能勝我，此亦釋種、我亦釋種，有何差降？所以人來供養者，以其神足。我今亦當以神足教化，受化者多。」彼復作是念：「今王頻婆娑羅，以在沙門瞿曇道。阿惟越致聲聞，我不能以神足化此。」調達至聰明翻揵，天文地理虛空星宿盡明達知，遍觀眾人唯太子阿闍世王相備具：「此太子必作王無疑。我今當往以神足化太子，使此居門當受我教。」時調達化身為象，往至阿闍世太子所，從壁入、門中出，作若干變化，欲使阿闍世太子知是調達。復化身為馬，出入無礙，或從門入、從非門出。或化諸珍寶以作寶冠，在阿闍世太子膝上，太子便取冠之。雖爾，知是調達變化所作。復化作小兒，金銀瓔珞其身，在太子膝上坐。太子抱弄，唾哺嗚口，亦復知是調達變化。時阿闍世太子便起嫉妬恚意，調達神足乃欲勝佛，便興供養衣服飲食床臥病瘦醫藥，日送五百釜飯至調達所，嚴五百乘車，將從自至調達所。亦有五百比丘，在調達所坐食。時諸大比丘眾，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分衛。時諸比丘聞阿闍世太子供養調達無能過者，乃至嚴五百乘車至調達所。調達所將從五百比丘坐食。諸比丘聞已，往詣佛所具白此事。世尊告曰：「汝等莫詣調達所受供養，莫興起羨意。何以故？如飲毒藥，豈有不死者耶？既自飲毒、復飲他人。譬如，比丘！建陀利樹果生枝折，竹葦子生則死，如騾

懷軀二命俱死。如是比丘！調達供養，既自飲毒、復飲他人。譬如，比丘！大力之人執杖打惡狗或破頭鼻，狗遂惡不？」比丘答言：「唯然世尊！如是調達所得供養，意遂熾盛。念此愚人長夜受太山罪。」時調達便興此念：「我今供養勝於如來，如來何以禁固眾僧不使來受供養？」調達興念適竟，便失神足。

當於爾時，尊者目揵連在羅閱城迦陵伽峪。時目揵連同學比丘名陝浮陀，拘利長者子，修四等心生梵天上。陝浮陀梵即以天眼見調達失神足。時陝浮陀梵如人屈申臂頃，從梵上至目揵連所迦陵伽峪前，白尊者目揵連：「尊者知不？調達已失神足。目揵連可往白世尊調達以失神足。」目揵連便興此意，坐入三昧觀調達心。時目揵連便入三昧，知調達已失神足。時目揵連默然可天所白，天便還天上。時目揵連見天去不久，即坐三昧至竹園所。去佛不遠從三昧起，整頓衣服來至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立，白世尊言：「如陝浮陀梵言，調達失神足。」如是語頃，調達將從五人，瞿婆離、鴦陀羅婆婆、迦留陀帶、三文陀羅、[口*系] 頭(戶擋反)。世尊遙見調達將從五人來，世尊顧語目揵連：「止止，護口不須作是語。此癡人來當自有言。」時目揵連便作是念：「我今入三昧正受於此間坐，使調達不見我。」時調達來至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，白世尊言：「今世尊老大氣力微弱，年已時過。善哉世尊！勅諸眾僧受我供養。」世尊答曰：「如舍利弗、目揵連等大神足人來索眾僧，吾尚不與。況汝在懷抱受他唾哺，當與眾僧？」時調達便興此念：「云何世尊獨歎舍利弗、目犍連，而闕絕我德？」時調達便起惡意，向佛及舍利弗、目揵連不辭，即從坐起去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信施甚重。比丘墮人冥中，不得言得。前所誦者今懈不諷，不得證言得證。譬如力士切筋作索用纏脚膊，兩頭互牽。此索傷皮及肉，肉盡傷筋，筋斷至骨，徹骨及髓。如是比丘當知，信施亦復如是。墮人冥中不得言得，前所誦者今懈不諷，不得證言得證。其有比丘受信施者，味著以為己有，傷皮乃徹骨髓。善哉比丘，從今以去當學，所得信施不味著以為己有受，當如所施受，心無狐疑。比丘當作是學。」時世尊因此事緣，乃至備十功德，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，若依俗禪起神足，及自稱譽言上人法，此比丘波羅移不受。」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知其有比丘，以衣裳飲食床臥病瘦醫藥故，非阿羅漢言阿羅漢。若復比丘作賊導師，將從百人二百三百，乃至千人，此二大賊有何差降？」比丘答曰：「將從百人及千人者，此常小賊。此第二賊，天上人中梵魔眾沙門婆羅門，以衣裳飯食床臥醫藥故，非阿羅漢言阿羅漢，此賊中之大賊。」

時尊者優婆離問世尊曰：「波羅移者，義何所趣？」世尊答曰：「一切根力覺道、登道樹下得果、諸結盡都棄，是故言棄。譬如，

比丘！人有過於王所，盡奪養生之具，舍宅捐棄。如是於四波羅移展轉犯事，一切功德盡捐棄。云何不受名？若說戒受歲、其眾僧祕事，比丘不受。不受非沙門、非釋種子。」

鼻奈耶卷第二

鼻奈耶卷第三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僧殘法之一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尊者迦留陀夷(迦留陀夷，黑光也，阿難從弟也)於祇桓歲坐，掃灑房室，於中敷床，前著澡罐，外復有澡罐。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，得食而還，入房舉衣鉢息。迦留陀夷婬意偏多，憶向所見得食之家婦女，婬意熾盛，以手弄陰精墮。即便洗手澡浴掃灑房室，如是再三，乃至竟夏坐。時諸比丘是迦留陀夷知識，在拘薩羅結夏坐。坐已具補納衣，一日竟衣，著衣持鉢來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諸比丘往詣迦留陀夷比丘所，各各相向禮拜問訊已，在一面坐。「云何優陀夷！體履健不？於夏坐中無苦不乞求婆？」優陀夷答：「我於此間掃灑房室，乃至弄陰。」具向諸比丘說。諸比丘答：「云何優陀夷無數方便，世尊說婬不淨，向婬念婬、婬熾盛，說婬之惡露。卿云何於中起婬意？」如是諸比丘極苦責諫。責諫已便起去，往詣世尊，如事具白世尊。世尊知而自問優陀夷：「審為此事耶？」時優陀夷內懷慚愧外則恥眾，從坐起，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叉手向佛，白世尊言：「審爾。世尊！」世尊告曰：「云何癡人，我不以無數方便說婬之不淨，向婬念婬、婬熾盛婬之惡露。云何癡人而以此手受長者信施，復以此手而捉此形弄耶？」如是佛世尊無數方便誨責，因此事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世尊為沙門結戒：「諸沙門當共防此。若比丘憶念弄陰墮精，僧伽婆施沙(秦言眾決斷)。」

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比丘在祇桓夏坐。此比丘於夢中失精，覺已便懷狐疑：「我不犯僧伽婆施沙耶？」便問諸比丘。諸比丘不知當何報。諸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夢中失精無罪。若比丘弄陰失精，除其夢中，僧伽婆施沙。」時尊者優波離問世尊：「失精有幾處，是僧伽婆施沙？」世尊告曰：「左右手弄者，僧伽婆施沙，使他手弄亦爾。他兩曲肘弄者，及屈膝間兩掖間臍兩邊，及岐間尻溝間，兩肩上項間，現身上屈申處衣裹弄者，伏床褥弄者，畫女像木女像作處所弄失精者，僧伽婆施沙。」
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難陀婬意偏多，入舍衛城分衛。有一長者婦，以手接難陀足作禮，女人手濡，難陀便失精墮此人手上。女人即舉手塗頂上：「我今得大利，乃使尊者難陀婬意熾盛，梵行全碩，意不犯戒。」難陀便懷狐疑：「我不犯僧伽婆施沙？」便問諸比丘。諸比丘不知報，即往具白世尊。時世尊因此事，集和

合僧。世尊知而問難陀：「實如此事不？難陀！」時尊者難陀，內懷慚愧外則恥眾，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叉手向佛，白世尊言：「審爾。世尊！」爾時世尊於眾人前歎難陀言：「善哉善哉！難陀！乃能作是全梵行能爾。行梵行者得大果報、得大功德。」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其族姓子見難陀者，誰能訾言不端政乎？身體柔濡筋力勝人，婬意偏多，誰能勝難陀也？如是比丘！難陀族姓子閉塞根門，飲食知足，夜不失時，念定不亂(此上四句，其人名曰修妬路，是本明也)，難陀能盡形壽淨修梵行。彼難陀族姓子云何能閉塞諸根門？於此難陀族姓子，眼見色者意無染著，設使見色眼根不具者，當念無明憂惡不善法，意不向者則護眼根。如是耳鼻舌身意法知已不起染著，設使意根不具者，當念無明憂惡不善法，意不向者則護意根。此是難陀族姓子閉塞根門。彼難陀族姓子云何飲食知足？於此難陀族姓子摶飯食知足，無有貪餮，不求顏色氣力無細滑意。所以食者，欲使身體久住，以滅故病、新者不興，樂得行道。譬如有人有瘡痍病，以膏塗之。所以塗者何？欲使瘡愈。如是難陀族姓子飲食知足，無有貪餮，乃至樂得行道。譬如有人以脂膏車。所以膏者何？以其重載故。如是難陀族姓子飲食知足，無有貪餮，乃至樂得行道。此是難陀族姓子飲食知足。彼難陀族姓子云何是夜不失時？於此難陀族姓子，晝日經行坐禪，夜亦經行坐禪。初夜時經行坐禪，降伏心不使睡眠，中夜之時瞖憂多僧使四疊而敷坐上，舉僧伽梨著頭前，右脇著地、累足更互申脚，繫想在明，何時當曉？後夜即起經行坐禪，降伏心法。此是難陀族姓子初夜後夜不失時。彼難陀族姓子云何念定不亂？於此難陀族姓子，若欲視東，正身思惟而視東，無有亂意。若欲視南西北，正身思惟而視，無有亂意。於是難陀族姓子，若欲有痛想終不失智，行識亦爾，痛想未起不令使興，若痛想有起次第滅之。此是難陀族姓子念定不亂。是故難陀失精無罪。若復當有如是失者，亦復無罪。諸比丘！從今以去，當著舍勒(半泥洹僧)。弄陰者義何所趣？獨處興意念想，若己若彼身體相近弄陰，是弄義也。」

佛遊釋羈瘦迦惟羅越那拘陀園。爾時尊者迦留陀夷當五日直，有諸長者婦女來至園中諸房間觀。時尊者迦留陀夷手執鑰牡在門外立，呼言：「諸姊來前，入此園遊觀，中有浴池泉源。」時諸婦女即入園遊觀，開諸房戶使入觀看。歷陰室內，捉諸婦女抱嗚捻捏身體。諸婦女或欲從者、或不從者。其不從者出語諸比丘：「常無畏處，安隱處而更大有恐畏。」諸比丘問：「有何恐畏？」即以所見事具白諸比丘。諸比丘不知當何報，往詣世尊具白此事。世尊知而問尊者優陀夷：「審為此事耶？」時優陀夷內懷慚愧外則恥眾，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，白世尊言：「審爾。世尊！」世尊告曰：

「云何我前不為癡人無數方便說婬不淨，向婬念婬、婬意熾盛婬之惡露。云何憂陀夷！我前不向憂填王說婬不淨耶？王憂填問我：『瞿曇！此諸比丘年少端正，新來入法鼻奈，諸根善具眼鼻充澤、皮濡如桃花，安詳不犯他婦女，盡命淨修梵行。』爾時我語王：『諸比丘其像母者當呼言母，其像姊妹者當呼言姊妹，像女者亦當呼言女。以是義理故，大王！使諸比丘年少端正者，乃至不犯女色，盡形命得修梵行。』王復問：『世尊！人心多想。設使我等像母言母，乃至像女言女，心故走世法。頗更有餘義，使諸年少比丘盡命淨修梵行不？』世尊告曰：『我以語諸比丘，大王！諸比丘當觀此身，從足拇指上至髮際，觀種種惡露不淨。此身中有髮毛爪齒塵垢、皮肉血筋脈骨髓、心肝脾腎肺腸胃腹、屎溺肪膏膽涕唾涎腦膜。以是義故，大王！使諸年少比丘盡命得修梵行。』王復問：『世尊！此心多想。設使我等觀此惡露，故謂是淨，頗更有餘義，使諸年少比丘盡命得修梵行不？』世尊告曰：『我前以說，大王！諸比丘當閉諸根門，守念不忘、意不分散。設眼見色心不染著，設眼見色有染著者，心念無明憂惱不善之法使不近者，則守念眼根。如是耳鼻舌身意法無有染著，假有染著意，心念無明憂惱不善之法，使不近者則守念意根。以是義故，大王！使諸年少比丘盡命得修梵行。』王白世尊：『儻有此義，諸年少比丘盡命得修梵行。若我入宮裏時不護身念根，意不端一則心走向婬意世法。若護身念根，意端一心無分散，不向婬世法。是故世尊！可奇可特。誰聞沙門瞿曇此語，能不具諸根？我今自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。願世尊聽為優婆塞，盡命不殺生，受三自歸。』」爾時世尊告優陀夷：「此世人常能爾，癡人而不防此。像母者當言母，乃至女亦如是。」爾時世尊以無數方便誨責優陀夷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為比丘結戒：「若比丘婬意熾盛，手摸女人，若執手捉臂捉髮及諸身體腕節，摩扠把持，犯者，僧伽婆施沙。」

時尊者優波離問佛：「把持女人幾處，是僧伽婆施沙？」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以婬意熾盛，從堂上抱女子著象上，僧伽婆施沙。若象上抱下著馬上、馬上抱著車上、車上抱著輿上、輿上抱著床上、床上抱著繩床上、繩床上抱著机上、机上抱著地，若復從地抱展轉還至堂上者，僧伽婆施沙。除其母姊妹、病人，無染著意者，不犯戒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有眾比丘於拘薩羅國夏坐，夏坐已補納衣，一日成衣，著衣持鉢來至舍衛。去舍衛不遠有江，名阿脂賴跋提，南岸止住，水流駃疾。時有諸婦女白比丘言：「諸嚴賢等渡我等。」諸比丘答：「諸姊當知，世尊不許得渡女人。」諸女人各相執手便入水中，為水所漂。即稱怨言：「諸賢諸賢，誰有

慈心能勝釋子，我今沒溺，願來見救。」諸比丘愍念，往執手救。諸比丘各懷疑：「不犯僧伽婆施沙？」即問諸比丘。諸比丘不知當何報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無染著意不犯罪。以慈心往救，若復當有溺沒者，若捉髮執衣不得持體。火厄亦爾。」有一女人行嶮峪側，時比丘捉手過。比丘便疑：「我不犯僧伽婆施沙？」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無染著意不犯罪。若復當更有如此者，以衣裹手往捉臂過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迦留陀夷於祇桓止住。有諸長者婦女來至浴池房園觀看，執鑰牡開諸房戶，呼曰：「諸姊來入浴池觀看。」婦女至浴池園觀，優陀夷共諸婦女談語經時，說婬快樂相娛樂事。其中婦女或有然可、或不然可。其不然可者，出白諸比丘：「常聞無畏安隱處，而更恐畏。」諸比丘問：「有何恐畏？」諸婦女具白比丘。時優陀夷以出，語諸比丘亦爾。諸比丘諫責優陀夷：「世尊不以無數方便說婬不淨，向婬念婬、婬意熾盛婬之惡露？」諸比丘苦諫已，往白世尊。世尊知而問尊者優陀夷：「審為此事，如諸比丘所白不？」優陀夷內懷慚愧外則恥眾，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叉手向佛，白世尊言：「審爾。世尊！」世尊告曰：「我不以無數方便說婬之不淨，向婬念婬、婬意熾盛婬之惡露？卿云何歎婬相娛樂事？」世尊無數方便誨責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為比丘結戒：「若比丘婬意熾盛，向女人歎婬相娛樂事，惡語相向惡眼相視，若大若小女人，犯者僧伽婆施沙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諸比丘各行乞食至揭貳迦村(婬聚)，諸長者見，嫌其到彼：「此諸釋子吉無不利，自知稱好而入此婬聚，如彼婬人，入者以婬故。亦入諸女家大童女家，如欲娶婦者。」諸比丘以此因緣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比丘有五事不應行。云何五？入婬種家、入大童女家、若寡婦不端者家、沽酒家、偷賊家。比丘此五不應行，比丘不得入。若其入者，此比丘為犯罪、為有重過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彼有一婆羅門生女，顏色姝好端正無雙，以其端正故母字為善光。初生之日為相師婆羅門見記：「此女人當與五百人通。」遂長十六歲，諸人聞記當與五百人通，無有娶者。有一入海商人，與共比村，遙見此女端正，便起婬想，即問：「此誰家女？」答者言：「婆羅門女。」復問：「為嫁未？」答：「未也。」「若爾者我當娶為婦。」答者言：「此女盡好，有一不可。」問：「是何事？」答者具語：「初生之日，相師梵志記，當與五百人通。」商人復作是念：「我舍無有人入，唯有釋子。然釋子無有此意。」商人便娉為婦娶之。未遠有商人入海採寶，彼國常法，其有商人數入海者常使導前，若自不肯，王逼之。

時商人來語此商人：「君次應在前採寶。」商人便勅守門者：「我今入海採寶。莫使異人於此止宿，除其釋子。所以爾者，釋子無有婬意。」即日發引入海。有沙門婆羅門至此家乞食者，婦便共調戲說婬之歡樂：「可來與我作不淨行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何報，各懷疑往詣世尊，具白此事。世尊告曰：「如此家者比丘不得入乞食。若入乞食者，不得坐、不得與言語。何以故？如此家壞人梵行。設坐聽受語者，僧伽婆施沙。」彼女人婬意熾盛，即日向暮便死，莊嚴服飾輿棄塚間。時有五百群賊從塚間過，見此女尸便起婬意，向五百人盡為不淨行。如前婆羅門所記，其語不虛。坐與沙門婆羅門調戲故，由此因緣生三惡趣，天竺國北泉水名毘怛吐作龍妻，有五百龍常與共通。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有諸長者婦女來至房舍園觀觀看，時六群比丘語諸長者婦女言：「我等國王子端正無雙，身體香潔精進無比。於法中最上者，汝等可與我戲笑相娛樂，能以身施者於檀中最尊。」其中婦女或然可者、不然可者。其不然者出語諸比丘：「常無恐懼安隱之處，而更有恐懼。」諸比丘問：「有何事？」諸婦女具白比丘。比丘不知當何報，往白世尊。世尊知而問六群諸比丘：「審為此事耶？」比丘內懷慚愧外則恥眾，偏袒右臂右膝著地長跪叉手，白佛言：「審爾。世尊！」世尊告曰：「云何癡人！我不說婬如蛇毒蜇人(修妬路)，寧為蛇毒虺毒黑蟒毒所蜇，不與剎利種婆羅門種長者種婦女交會。雖復端正無雙服飾殊好，寧投身入火不與交會。我不說婬如大聚薪(修妬路)放火然，大聚薪火炎熾盛，寧身投入中，不與剎利種婆羅門長者婦女交接娛樂。我不說婬如深火坑(修妬路)，大深坑盛滿火，但有赤炭無有烟氣，寧投身入，不與剎利婆羅門長者種婦女交接娛樂。婬如狗齩(五巧反)骨、如鳥銜肉，肉既少少受苦多也。如蜜塗刀，婬亦復爾。如王有教取彼罪人，日三時拷拷則矛刺百瘡，婬亦復然。亦如畫瓶中盛臭處、如毒花香向鼻則死，寧飲毒漿而不向婬。如人彈琴，但有空聲，亦如劍樹上下刺人，如怨家盜賊常無善意，如沸屎灰河地獄，婬亦復然。我不說婬義因緣、婬本末鬪諍、縣官佞讒眩惑欺誑，作種種無數惡法，皆由婬起。我無數方便說婬不淨，向婬念婬、婬意熾盛婬之惡露。卿等云何於中造惡？」時世尊無數方便誨責，因此事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為比丘結戒：「若比丘婬意熾盛，於女人前自歎身端正，又言精進比丘，於法中最上淨行。作如是法行者，僧伽婆施沙。」(一跋難陀，二難陀，生天迦留陀夷，闡怒闡怒車匿也。佛去世已，於阿難許得道，二人般涅槃，馬師、弗那跋，生龍中。六人也。皆從弟。闡觸綿反。怒奴故反)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尊者阿難，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，分衛已還出城。爾時甚熱夏後月暑盛，時尊者阿難行路中道焦渴。彼中道有旃荼羅女名鉢吉蹄，於井汲水。時阿難詣井乞水，語：「大妹！我今須水，施我少水。」時女報阿難：「我是摩鄧伽種。」阿難語：「我不問是義旃荼羅非旃荼羅也。我今須水，但施我水。」女報：「君母種成就，沙門瞿曇第一弟子，王波斯匿所敬末利夫人阿闍梨。我是旃荼羅種，不敢持水相與。」阿難語女：「我不問汝旃荼羅非旃荼羅。我今須水，速以水見與。」女答：「若須水者便取。」時女先掬水澆阿難足，復掬水澆阿難手。澆手足已，復生婬意。時尊者阿難飲水已，便前進路。時鉢吉蹄女見阿難前行不遠，捉水瓶還家，啟白父母：「阿母！願以沙門阿難為夫婿。」母答：「此阿難者轉輪王家子，剎利釋種，姓瞿曇。國王大臣盡識知，沙門瞿曇弟子。是波斯匿所敬、末利夫人師。我等小家旃荼羅種，當云何得阿難以為夫婿？」女報母：「若不得阿難為夫婿者，我若當飲毒、以刀自刺、若自絞死。」母報女曰：「此間亦有摩鄧伽神語符呪，能移日月以墮著地，復能移著。彼亦能呪因帝梵天使下，況不能得沙門。阿難使來，或能以一事不可得，若死若生不能婬。設復為沙門瞿曇所護者，我不能得，除此可得。」女聞此語歡喜踊躍，便起澡浴莊嚴身體，著白服飾敷臥具思想而望來。時母亦藻浴著白服飾，以牛屎塗地，以五色綖結縷，盛滿四瓶水、盛滿四椀血、盛滿椀四種香水、盛滿四椀麨漿，以四口大刀竪牛屎，四角頭竪四枚箭，然八明燈。取四死人髑髏，種種香塗其上。以花布地，捉熨斗燒香繞三匝，向東方跪而誦摩鄧伽呪術。時阿難於祇桓意便恍惚，為呪所縛，如魚被鐵鉤、如象隨鉤。時尊者阿難隨呪術至旃荼羅家，母便語女：「阿難已至，從卿所為。」時鉢吉蹄女見阿難，踊躍歡喜，前抱阿難坐著床上，牽掣衣裳捻挃阿難。譬如力人手捉長毛小羊，從其人手。爾時尊者阿難見十方盡闇冥，譬如日月為羅睺阿須倫手所障，無復有明。如是阿難為大呪所厭不得動。於是阿難有大力人力(當十大力士力，拘夷力亦如阿難)，為呪術所厭，不能得動。時尊者阿難聖道諦力念還得寤：「我今困厄，世尊不慈愍我？」世尊知阿難為旃荼羅呪術所縛，便誦佛語：

「佛者最極尊於世間，　諦無有能過佛之前，
佛者最極尊於人天，　諦諸法之王無上田。

「阿難以此實義，於旃荼羅舍得解。

「法者最極尊於世間，　諦無有能過法之前，

法者最極尊於人天，　諦斷諸縛結永息田。

「阿難以此實義，於旃荼羅舍得解。

「僧者最極尊於世間，　諦無有能過僧之前，
僧者最極尊於人天，　諦美福第一無上田。

「阿難以此實義，於旃荼羅舍得解。」誦偈適竟，旃荼羅家內所設呪具，刀箭碎折瓶甕破壞、燈滅髑髏迸碎、黑風起展轉不相見，旃荼羅呪術不行。母便告女：「此必瞿曇沙門神力所為，眾物碎散、呪術不行。」時阿難便作是念：「此將是世尊恩力。」時尊者阿難得解，譬如大象王盛年六十，醉暴凶惡身大牙長，從鐵鞅得解，從城走向空閑處。阿難亦爾，乃尊誦佛語從旃荼羅舍得解，還向祇桓。時此女人逐阿難至祇桓門，並作是語：「阿難是我夫！阿難是我夫！」如犢隨母不離須臾，時此女人逐阿難後不離須臾。時尊者阿難往詣世尊所，頭面禮足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我於諸法中不見幻惑誑人如女人者，人亦復爾。何以故？以其婬繫意故。是故阿難！當覺意方便，不為六欲所牽。」時尊者阿難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分衛。此女人亦逐其後，語諸長者：「阿難是我夫！阿難是我夫！」時阿難分衛竟還至佛所，前白佛言：「此女去處，語諸長者污染人，不審當何為？」世尊告曰：「汝往共語，如姊妹相向。何以故？此女人應當作比丘尼。」時此女人來到佛所，白世尊言：「願世尊還我沙門阿難，用作夫婿。」世尊告曰：「若須阿難者，於我法中為比丘尼，當與汝阿難。」時此女人歡喜踊躍：「爾時世尊當為道。世尊當為道。」如來世尊問：「有父母不？辭父母未？」女報：「有父母而未辭父母。」「汝往辭父母還。」時此女人即從坐起，詣父母所，而以此事具白父母。父母聞此語已，歡喜踊躍，本殖善根各應得道。母告女：「欲為道者便為，我等亦欲共往見世尊。」時父母及女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住。時世尊為此女故，廣與大眾說法。無數方便現諸法義，柔濡義、檀義、尸義、天義、說婬不淨義、增長生根諸結義、出家義、諸道品義。時世尊說四聖諦苦習盡道，時此女人即在坐上解四聖諦，父母得阿那含道，女得須陀洹道。譬如純帛氈衣易為作色，彼聞法亦爾。時父母叉手白佛：「從今以往歸佛歸法歸眾，聽為優婆塞，盡命不殺歸命。」時鉢吉蹄女現世得果，頭面禮佛足叉手向佛，白世尊言：「所犯過者，世尊含容，願如來不尤責。如小兒如癡、如無善，所向阿難作不善意，願恕聽入道為比丘尼，得依世尊修行梵行。」時世尊告阿難：「汝往，阿難！將二比丘尼及此女人，往夏坐比丘尼

所，摩訶鉢柘鉢提瞿曇彌。『世尊有教，以此女為道，授具足戒。』」時阿難受此教已，將二比丘尼及此女人，往詣鉢柘鉢提瞿曇彌所：「世尊有教，使此女為道，授具足戒。」大愛道問阿難：「云何阿難！世尊許旃荼羅女為道耶？」阿難報：「瞿曇彌！此女人以得道果，何以不得為道？」時大愛道即與剔髮為道，授具足戒，教威儀禮節，得八解脫禪、得阿羅漢道。時大愛道將此女人及五百比丘尼往詣佛所，頭面作禮在一面立。時世尊觀鉢吉蹄女人意，語言：「汝今須阿難為夫不？」時比丘尼慚愧羞恥，長跪白佛言：「尊者阿難是我兄，同一法、同一水乳。」時阿難意懷狐疑：「我不犯僧伽婆施沙不？」即問諸比丘。諸比丘不知當云何答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阿難不犯罪，此乃摩鄧伽呪所惑。若復當有被呪術者，彼亦無罪。」

鼻奈耶卷第三

鼻奈耶卷第四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僧殘法之二媒嫁戒
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有一比丘名迦留，鹿園子(母字)於中止住，廣有知識，國王大臣長者梵志所求衣食臥具病瘦醫藥。時大有長者婦女便作是念：「此迦留比丘廣有知識，國王大臣長者梵志無不識者，所求盡得。我等共往誘誂迦留比丘，使至他家。」時諸婦女即往詣迦留比丘所，白比丘言：「尊者廣有知識國王大臣，所求盡得。欲相勞屈，為我等行至某甲家，聞汝女端政、我兒亦復端政，可嫁卿女為我子婦，門族種姓亦不相減。我雇君，君為我往。」時此比丘即隨是語，即往媒嫁女人。復有一寡婦，囑比丘言：「往至某甲長者家，作是語：『此某甲婦端政無雙，可為作夫。若不作婦，可與私通。』」此比丘即媒此事。復有一長者，語比丘言：「尊者廣有知識，國王大臣長者梵志，為我故往至某甲家，語某甲婦女：『卿又無夫，我既無婦。我是大長者，能與我作婦不？』」諸長者囑及比丘，如是非一。時此比丘即往至諸婦女家，具傳此事。其中婦女或有從意者、或不從者。其不從者展轉語諸親里，諸長者聞是語各各怨恨：「此沙門釋子自稱譽精進，今方似商人販賣媒嫁男女。」諸長者聞是，語其中有行十二法比丘。諸比丘聞愁罔，不知當何答，往白世尊。世尊知而問迦留比丘：「審為此事不？」答：「審然。世尊！」世尊告：「汝違比丘行。汝出家學道，媒嫁女人以為歡樂。有死亡時汝亦在中，歡樂時汝亦在中。汝非沙門行，汝為沙門，執奴僕使。」世尊無數方便誨責已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用心，媒嫁女與男、媒男與女、媒嫁寡婦與傍夫，僧伽婆施沙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彼迦留比丘廣識諸長者，導諸長者施設福事。諸長者夫婦自共鬪諍，此比丘往教使和解，牽捉使共宿。餘長者親里笑此比丘所為：「我等所應和解者，反更比丘為。」諸長者懷嫉妬心，即往語諸比丘。諸比丘不知當何報，往至佛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諸比丘不得至彼家和合合偶。」時世尊緣此事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用心，媒嫁女與男、媒男與女、媒若嫁寡婦與傍夫，下及和解合偶，僧伽婆施沙。男有三婦：一劫掠得、二財買得、三結髮婦。若比丘於此三婦中語其夫：『可與此婦臥置。』彼婦鬪諍和解，僧伽婆施沙。若比丘解放畜生合其牝牡，僧伽婆施沙。」

佛世尊遊羅閱祇竹園迦蘭陀所。時達貳比丘瓦陶家子便作是念：「我工陶作，無與我等者。我既盛壯前造木舍，阿闍世王欲取吾殺。我今當作瓦舍於中住。」便和泥造大舍，瓦戶瓦閾、瓦楣額瓦窓牖、瓦龍牙杙瓦衣架。時此比丘收拾薪草枝葉蓬蒿，放火燒此坏舍，火炎盛熾，國人無不見者。燒瓦舍竟，周行分衛，「六十日我所乞者，集會諸比丘入舍。」佛見此事，知而告阿難曰：「汝著衣來，我欲至某處觀看。」時世尊將阿難至達貳比丘瓦舍所。世尊遙見瓦舍火炎熾盛，世尊知而問阿難：「此是何物，炎火乃爾熾盛？」時尊者阿難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汝往，阿難！壞此瓦舍。所以然者，當為後世人故。於吾此法初不見有作瓦舍者。」時阿難即往壞此瓦舍。達貳比丘二月分衛，還到羅閱城。達貳遙見瓦舍壞，就看起恚意，問比住比丘：「誰來壞此瓦舍？」答：「世尊來壞。」達貳言：「審世尊壞者，當復如之何？」

佛世尊遊釋羈瘦(釋種)迦維羅越尼拘陀園。爾時迦維羅越釋種新造大堂舍，新成不久，量度尺寸不失其法，門向東方。迦維羅越諸釋種聞佛已至在尼拘陀園，便作是念：「我等造作此舍，新成不久，量度尺寸不失其法，戶向東方。未有住者。沙門婆羅門釋種釋種子，先當請佛及比丘僧入舍，施設飲食留佛一宿，及比丘僧，當得大福利。」時諸釋種出迦維羅越城東門，詣尼拘陀園。爾時世尊與無數眾圍繞說法，釋種遙見世尊坐樹間，端政無比身如金山，諸天人師最尊第一，三十二相自莊嚴身。釋種見已，各下車馬前至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世尊與諸釋種說法，使意歡喜。時世尊與諸釋種說法已默然。諸釋種從坐起，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叉手向佛，白世尊言：「我等，世尊！於迦維羅越造大堂舍，新成不久，量度尺寸不失其法，戶向東方。然未有住者，沙門婆羅門釋種子。願世尊將比丘僧到彼觀看，當使我得大福利。」時世尊默然可之。時諸釋種見世尊默然可已，從坐而起，頭面禮足各繞三匝如去。至新堂舍，鏟治掃灑敷諸坐具，氈毯褥氍白氎休，持[昔*毛] 氎布地，瓶盛好水，以好淨油白氎為炷然大明燈。如是供養不可稱數。復往世尊所，頭面禮足叉手向佛，白世尊言：「微供已辦，今正是時。」時世尊食後著衣持鉢莊嚴，及比丘僧，往詣新講堂所。在外洗足，入講堂中，遍觀堂已就大高座，顏色和悅。比丘僧亦洗足入講堂中，次第西壁下東向坐。時諸釋種在外洗足，入講堂中，東壁下西向坐。爾時世尊即於其夜見眾會定，為釋種說法。無數方便說法已，世尊告曰：「夜欲過半，各從所宜。」時諸釋種從坐起禮佛而去。爾時世尊見諸釋種去未久，觀諸比丘心宜，唱：「皆寂靖，皆寂靖，深入微妙種種三昧。」世尊告目揵連：「唱皆寂靖，皆寂靖，比丘眾深入微妙種種三昧。吾今使汝為比丘僧說法，我今患脊

痛不堪說法。」時目犍連從佛受教，唱默然寂靖。時世尊四疊襞憂多僧敷床上，僧伽梨著頭前，右脇臥師子座，累膝互屈申脚，繫意念明何時當曉。時尊者目犍連告諸比丘：「向者面被世尊教，從佛承受此名無聞之聞法。如比丘無聞能行、如比丘聞能行。云何比丘無聞能行？於此比丘中，比丘若眼見色念色，色著不念，色色離意，不專一意解脫，智慧解脫如實不解，諸惡法所生處故在不滅，不得有餘無餘處。此謂比丘無聞能行，念色著色者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細滑、心法念色法著，不念色法，法離意不專一意，解脫智慧解脫如實不解，諸惡法所生處故在不滅，不得有餘無餘處。此謂比丘心意法著無聞能行，作是無聞行者，比丘！魔得其便，壞敗其意。若眼見魔，魔則得眼便。耳鼻舌身意見魔者，魔得其便。譬如比丘！有乾竹葦叢，若碎毫聚，以火往燒四方，豈有不然者乎！如是比丘若眼見魔，魔則得眼便，壞敗其意。如是耳鼻舌身意法，魔得其便。如是比丘為色所降，不能降伏色聲香味細滑法。比丘為法所降，不能降伏法。為色所降、為法所降，不能降伏惡法。不能降伏惡法，則生諸結增長種，後世苦生老病死。如是比丘，此謂無聞能行。云何比丘聞能行？於此比丘中，比丘若眼見色念色，色不著不念色，色離心，得專一則得意解脫(止也)、智慧解脫(觀也)，如實知，法所生處即滅不起，得有餘無餘處。此謂比丘若眼見色聞則能行眼見色，不著聲香味細滑法，念色法不著。不念色法已。離心得專一。則得意解脫。智慧解脫，如實知。惡法所生處，即滅不起，得有餘無餘處。此謂比丘意法知聞則能行。如是比丘作是行者，魔在在處處不得其便，不能壞敗。譬如有人造作石舍若堂，復重泥塗其上四面，執炬燒之而不能然。如是比丘在在處處眼見魔，魔不能得便，耳鼻舌身意魔不得便。此則比丘能降伏色，不為色所降。如是聲香味細滑法，比丘能降伏法，不為法所降。不造來世惡法，眾結不與，生老病死苦斷。此謂比丘聞則能行。」

時世尊從臥起，脊痛間結跏趺坐。時世尊告尊者摩訶目犍連：「汝向為諸比丘說無聞之聞法耶？」答：「唯然世尊。」時世尊歎目揵連：「善哉善哉！目連！汝數數與諸比丘說法，莫使斷絕。」是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奉持無聞之聞法誦習，為眾生故演此句義，諸天世人得聞此法。」時世尊以達貳比丘故，告諸比丘：「此釋種長者造作堂舍，量度尺寸不失其法，門正向東。世人尚爾，況汝達貳於吾法中所不許而作瓦舍？」世尊因此事，備十功德，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自用如達貳作瓦舍者，僧伽婆施沙。自為自作主，當有限量。彼舍限量者，長十二肘，是如來舒手(右指盡兩端)廣七肘。於其間呼持法比丘，持法比丘當以法量，不以婬怒癡量。若以婬怒癡量

者，不得作舍。比丘自求索作舍，自為自作主，又不呼持法比丘，過限量者，僧伽婆施沙。」(上「自為」已下是戒語，非鼻奈經)
佛世尊遊羅閱祇耆闍崛山。爾時有一摩訶羅比丘，於四徼道頭斫大白楊樹用作講堂。時彼樹神抱男負女更三子，從往世尊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住，白世尊言：「於世尊有摩訶羅比丘，斫大樹臥四徼道頭。此樹是我舍，於今向寒竹園葉落，將此兒子當向何所？」時世尊以大慈悲告語一天：「將此樹神安隱所宜，使過大寒。」彼國街巷無不聞者，皆傳此摩訶羅比丘四徼道頭斫大樹臥持用作堂舍。彼諸長者聞此已，皆嫌比丘所作：「此諸釋子比丘皆言精進不犯嬈人，而斫此大白楊樹持用作堂舍，與我俗人當有何異？」時頭陀沙門聞此不馨問，往白世尊。世尊知而告此摩訶羅比丘曰：「汝實斫此樹那？」時摩訶羅比丘，內懷慚愧外則恥眾，右膝著地叉手白世尊言：「審然。世尊！」世尊告曰：「汝為比丘，常當慈心。云何斫他四徼道神祀大樹持用作堂舍？」世尊以無數方便誨責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為沙門結戒：「摩訶羅比丘起大堂舍，僧伽婆施沙。若起堂舍，當呼持法比丘并呼檀越。持法比丘來，當語尺丈不使增減。若摩訶羅比丘起大堂，不呼持法比丘及檀越，自用意作者，僧伽婆施沙。」(量從檀越也)
佛世尊在羅閱祇耆闍崛山。爾時王頻毘沙羅告御車者：「汝往嚴駕羽寶車，我欲往世尊所禮拜世尊。」時侍御史即往嚴駕車，來詣王門白王：「勅嚴羽寶車，今已在外。」時王頻毘(光澤)沙羅(第一)乘羽寶車出羅閱城，詣耆闍崛山。往世尊所。下車上山。剎利王法却五威儀。解劍、却蓋、脫珠冠、去玉柄拂及金鏤屣，從人留後，少將步人前至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其諸從人中有禮佛者、揖讓者、有合手敬者、有遙觀佛者。爾時世尊與王說法，諸人寂然無聲。時王頻毘沙羅聞佛說法，即從坐起，右膝著地偏袒右肩，叉手白世尊言：「明日設淨微食，願世尊及僧臨顧。」須臾世尊默然受頻毘沙羅請。時王見世尊默然可，從坐起頭面禮足，繞佛三匝而去。還詣所在，即於其夜具好飲食敷好坐具，告一傍臣：「汝往世尊所，持我名字問訊世尊。飲食已辦，今正是時。」時此臣受王教已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而白世尊：「飲食已辦，今正是時。」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，及比丘僧往詣王宮，各次第坐。時王頻毘沙羅見佛比丘僧坐定，自行澡水，次行種種飲食，自手斟酌不以為勞。眾食已訖，王在一面坐。須臾從坐起，叉手向佛白世尊言：「願世尊及比丘僧受我夏坐。於此羅閱祇城，近為世尊立一講堂，尺量應法戶東向，西壁大牖門戶端直。復為比丘僧起五百房，五百床、五百領薦席、五百拘遙枕各五百，有好供具香粳米。王藏中有病瘦醫

藥，持用供佛及比丘僧。」時世尊默然可王所說。時世尊與王達嘵：

「梵志事火(終身恒續不從他求也)，　續為目佉(門也向也前也首也)；
梵經四部，
章句為首。　諸人民中，　以王為首。
眾水流河，　以海為首。　星列空中，
月為其首。　眾熱之中，　以日為首。
上下四域，　所有諸方，　兩足人天，
三佛為首。」

世尊如是說達嘵已還去。食後，世尊因此事集和合僧，告諸比丘：「此，比丘！王者種，把持人民為一切主，住大土界，為國事得大力勢。此王見四道神樹，猶不斫作講堂。作講堂不過量，善量善度，戶向東方，西壁窓牖門戶正直。何故比丘不限作舍？」

佛世尊在羅閱祇迦蘭陀竹園。當爾時尊者比丘名陀驃末路子，王舍城知分處食、知分處床臥。分諸比丘食，不私親友、不選好惡、不畏不癡，次第下次第上，次第行不違。爾時有名蜜妬路地比丘，次應貧家食。彼比丘食惡食時作是念：「我為苦、我為災、我為困，而彼末路子知已差我食惡食。我當云何報彼怨？」作是念：「無根棄捐謗之。」即爾時彼比丘有妹比丘尼，名蜜妬路(姓也)。彼比丘尼到彼比丘所，到已接足禮却住一面住已。彼比丘不共語、不讓坐。彼比丘尼便作是念：「今我不犯此諸賢耶？不有苦不有過耶？而此諸賢今日不共我語、不讓我坐。」諸比丘語妹：「汝不知耶？我輩為彼末路子差我惡食而觸嬈我，汝不助我，以是故不共汝語、不讓汝坐。」比丘尼答：「我當云何？」彼比丘曰：「妹！汝去至世尊所，作如是白：『於此，世尊！有何平等？有何可貴？陀驃末路子與我共為不淨行棄捐。』」比丘尼答：「云何我當謗真淨比丘梵行無根本棄捐法？當為此耶？」比丘答：「汝若不往白佛者，我不與汝坐起言語。」比丘尼答：「可作是語，但為不應耳。」比丘答：「汝徐徐來，我等先至佛所，汝徐徐來至。」爾時諸比丘往至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坐未久，比丘尼至，頭面禮足在一面立，白世尊言：「於此，世尊！有何平等？有何可貴？陀驃比丘與我共為不淨行棄捐法。」爾時同情比丘白世尊言：「審爾。世尊！如比丘尼所言，我等盡知。」爾時尊者陀驃比丘在世尊後執拂拂佛。時世尊顧謂陀驃比丘：「如汝於今當復何言？今蜜妬路比丘尼云：『有何平等？有何可貴？陀驃比丘與我為不淨行棄捐。』」陀驃比丘白曰：「唯如來知。唯世尊知。」世尊告曰：「汝今陀驃不應引我為證，言：『唯如來知。唯世尊知。』若憶為者當言為，若不憶為者當言不為。」比丘白佛：「不憶也。世尊！不憶也。如

來！」爾時世尊告比丘曰：「今陀驃比丘所白，此蜜妬路比丘尼自言有是，即是棄捐。」世尊說已從坐起，還入靜室。爾時眾比丘見世尊去不久，數責蜜妬路比丘尼，善責誨及同情比丘：「汝等頗見陀驃比丘過不？何時見？云何見？從何誰聞言見？」如是諸比丘數責問其情實。同情比丘答：「自用意瞋恚癡，陀驃比丘信清淨梵行。」眾比丘告：「汝等何以自用意瞋恚癡誹謗，今復言陀驃比丘信清淨。」如是再三責數同情比丘，作是語也。

聞如是，一時佛遊羅閱祇竹園迦蘭陀所。當於是時，尊者陀驃比丘，比丘分飯、分付坐席，不自用意、不瞋恚不愚癡，從上至下從下至上，不違威儀。時遇有請，值貧寒家，得惡飯食，便生此念：「甚苦、甚劇、甚厄。此陀驃比丘，處我等著此間，我等當與生其過，使墮無根棄捐法。以是故，諸賢！我瞋恚癡說是語耳。陀驃比丘信清淨梵行。」爾時世尊從靜室起，還講堂，比丘僧前坐。時諸比丘叉手向佛，具白世尊言：「向者如來入室不久，善責蜜妬路地比丘：『汝等云何見？何時見？從何誰聞言見？』蜜妬路地言：『自用意瞋恚癡，說此語。』」世尊告曰：「云何比丘！我本不說此義耶？念陀驃比丘所白，蜜妬路比丘尼自言有是，即墮棄捐。」時世尊因此事，備十功德，佛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憎嫉妬謗彼清淨比丘，不犯無根棄捐法誹謗，我當墮此失梵行。若於後時被責數，言無根棄捐謗。比丘不改者，僧伽婆施沙。」

佛世尊遊羅閱城耆闍崛山。當於爾時，尊者陀驃比丘在一石室止住。彼諸比丘次第教訓比丘尼，時陀驃比丘次應教訓比丘尼。時諸比丘尼往至陀驃比丘所，時諸蜜妬路地同情比丘，以前飲食怨故常求過失。伺比丘尼出入石室，諸比丘在一石龕中遙看，便生是念：「是諸比丘尼乍出乍入，此陀驃比丘必當牽捉，與共私語。」各共相語：「此必然不疑。」便告諸比丘，彼闇鈍比丘便信此語。頭陀比丘聞是語已各懷不樂，往具白世尊。時世尊緣是事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憎嫉妬彼清淨比丘，謗墮不淨行，伺小小過不犯棄捐，言犯棄捐。若於後時被責數，還悔者可。若不悔者，故伺小小過為作大過者，僧伽婆施沙。」

佛世尊遊羅閱城耆闍崛山。時尊者舍利弗、摩訶目揵連平旦著衣持鉢，從耆闍崛山入羅閱城分衛。道逢暴雨，入石室避雨。有牧牛女人先入中避雨，臥夢失精。舍利弗等見即尋出去。時瞿婆離比丘調達弟子，見舍利弗、目揵連出，尋入石室，見此女人，便生念言：「此舍利弗、目揵連必與此女人為不淨行。」時瞿婆離入城語諸比丘：「諸君常言舍利弗目揵連污清淨行，我向者具見此事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何答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此癡人成大重罪。清淨比丘淨行以無根本棄捐謗，此癡人長夜受苦墮地獄。」時瞿婆離比丘

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世尊告瞿婆離：「瞿婆離比丘！汝宜及時悔心向舍利弗目揵連。何以故？此等梵行全。」瞿婆離白佛：「知如來信彼人意淨，但為眼見舍利弗、目揵連為惡。」世尊復再語瞿婆離：「瞿婆離！汝宜及時悔心向舍利弗、目揵連。何以故？此等梵行全。」瞿婆離白佛：「知如來信舍利弗等，但為眼見舍利弗、目揵連為惡。」佛如是三語瞿婆離：「瞿婆離！汝宜及時悔心向舍利弗、目揵連。何以故？此等梵行全。」瞿婆離白佛：「知如來信彼人意淨，但為眼見舍利弗、目揵連為惡。」時瞿婆離比丘，佛三語不受，便從坐起而去。去不久，身體生瘡，狀如芥子。漸漸長大，轉如蜱豆、行如大豆、轉如雌豆(如棗核許)、轉如阿摩勒果、轉如勒路(如百子瓠)，潰爛一切身膿血流出。時瞿婆離比丘即夜命斷，墮婆曇暮地獄。即夜有一天來至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立，白世尊言：「瞿婆離(牧牛)比丘起惡意，向舍利弗、目揵連謗言犯梵行，墮摩訶婆曇暮地獄。」白世尊已，禮足沒還天上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昨夜有天來至我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住，白我言：『瞿婆離比丘起惡意，向舍利弗、目揵連謗言犯梵行。死墮婆曇暮大地獄。』此比丘因小事作大誹謗清淨比丘梵行。若比丘作是誹謗者，僧伽婆施沙。」時世尊「若諸比丘！欲聞婆曇暮大地獄眾生壽命長短不！今正是時。」「願世尊說婆曇摩大地獄，諸比丘聞當承受奉行。」「譬如，比丘！摩竭大斗十二斛，胡麻子簞盛滿麻子上使盛鋒，有人百年取一麻子。諸比丘！尚 可數知麻子之數，無知阿浮地獄人命不可數知，如二十無實地獄，不如一空無實地獄。如二十空無實地獄，不如一喚呼地獄。如二十喚呼地獄，不如一使河地獄。如二十使河地獄，不如一須犍提地獄。如二十須犍提(甚香)地獄，不如一摩頭犍提地獄(蒲陶酒香)。如二十摩頭犍提地獄，不如一優波羅地獄。如二十優波羅地獄，不如一拘勿豆地獄。如二十拘勿豆地獄，不如一分陀離地獄。如二十分陀離地獄，不如一婆曇摩地獄。彼瞿婆離比丘調達弟子，謗舍利弗、目揵連，生其中。」

鼻奈耶卷第四

鼻奈耶卷第五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等譯

僧殘法之三破僧戒

佛世尊遊羅閱祇迦蘭陀竹園。彼調達受供養衣被飯食床臥病瘦醫藥。大子阿闍世所貴重，隨時供給，日送五百釜飯，嚴五百乘車，將從連日至調達所。調達初現將從有百，漸二百三百四百五百，用惑王眼。坐食時，調達欲壞亂比丘僧，誘誂諸比丘，與衣鉢戶鑰鍼筒革屣大小鍵[金*咨] (淺鐵鉢也)及餘什物。語諸比丘：「此亦釋種瞿曇、我亦釋種瞿曇。此亦母族成就、我亦母族成就。此亦生釋家、我亦生釋家。此族姓與我無殊。」爾時國界飢饉乞求難得，時眾多比丘著衣持鉢入羅閱祇城乞食。乞食已，聞調達欲壞亂比丘僧，誘誂諸比丘，與衣鉢戶鑰鍼筒革屣大鍵[金*咨] 小鍵[金*咨] 。及什物，諸調達弟子貪衣共相佐助。眾多比丘乞食已，出羅閱城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諸比丘白世尊言：「向入城分衛，聞調達欲壞亂比丘僧，其比丘貪衣鉢戶鑰鍼筒革屣大鍵[金*咨] 小鍵[金*咨] 及什物。」世尊告曰：「汝等比丘莫近調達供養。何以故？諸比丘！寧飲毒自殺，不近調達供養，自飲毒、復飲他人。譬如比丘、以杖打惡狗鼻壞。云何比丘！此狗遂惡不？」「唯然。世尊！」「如是比丘！此癡人，長夜受苦無有窮已。我亦知調達當壞比丘僧正爾，食時當壞和合僧。諸佛世尊常法，若於食時和合僧壞，至暮當還合，於其中間不得為道、不得為比丘、不得為比丘尼、不得為式叉摩尼、不得為沙彌、不得為沙彌尼、不得行八關齋、不得為優婆塞、不得為優婆夷，無獲道果證、無發三佛意。時天地闇冥，天人失明。如來法向暮必還和合僧，若不和合者，天地翻覆。」時舍利弗、目揵連聞調達破壞和合僧，聞已往詣世尊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，白世尊言：「調達以破壞和合僧。今欲往詣調達所，還和合僧。」世尊告舍利弗、目揵連曰：「速往。今正是時。」時舍利弗、目揵連即從座起，頭面禮足，繞佛三匝而往詣調達所。遙見調達如如來昇高座說法，諸比丘僧圍遶，右有鶖陀、陀婆，左有迦留羅、提施(四人是調達左右弟子)，海義捉拂在後。調達遙見舍利弗目揵連來，歡喜踊躍不能自勝：「是沙門瞿曇上足弟子，今來至我所。」如世尊見舍利弗、目連等法，唱言：「善來比丘。」調達亦復唱言：「善來舍利弗、目揵連。」起右鶖陀，坐舍利弗；起左迦留陀，坐目揵連。如世尊告：「尊者舍利弗、目揵連與諸比丘說法。我今患脊疼欲得小息。」調達亦復告舍利弗、目揵連：「與諸比丘說法。我今患脊痛欲小息。」如世尊四疊襞優多僧

布床上，僧伽梨著頭前，右脇倚臥師子座，互屈伸脚，繫意念明何時當曉。調達亦復爾。時調達眠，首陀會天來下，壓其身。甚欲得覺，竭力不能得覺，喘息麁惡，或時寤語手脚不住，捫摸四壁作種種變，不能得覺。時尊者舍利弗歎譽佛法及比丘僧。時目揵連作若干變化，東沒西出南沒北出，坐臥虛空。或坐三昧，於三昧中放種種光明，或青或黃、或赤或黑、或琉璃色。身下出火身上出水，身上出火身下出水。西南上下作若干變化無所罣礙，放諸光明普有所照。時五百比丘見目揵連現諸變化，各共相語：「我等不墮顛倒見婆？云何捨如來依倚調達？」復作是念：「此必然不疑。」時尊者舍利弗、目揵連與說法言，便心開意解，起慈心向如來悔前所為。時舍利弗、目揵連及五百比丘來詣世尊所，調達座上盡空無人，唯有調達及四弟子。時鶩茶陀婆比丘以左脚蹋調達使覺，捉起調達：「舍利弗、目揵連將五百人去，座席盡空。」時調達覺見座上空無復有人，便從座上自投于地。其弟子以水灑面，還坐床上。

爾時世尊從靜室起，出至外堂，床上布尼師壇結跏趺坐。時五百比丘遙見如來於堂上結跏趺坐，內懷慚愧外則恥眾，前行詣如來。如來亦見五百比丘來，顧語阿難：「若我不與語者，沸血當從面孔出。」時如來以大悲意欲度彼人，便與共語：「善來比丘！如來難遇，時時乃有。雖如來出世，聞法亦難。欲求滅度亦復難得。欲入泥洹當行此法，癡緣行生、行緣識生、識緣名色生、名色緣六入生、六入緣更生、更緣痛生、痛緣愛生、愛緣受生、受緣有生、有緣生生、生緣老病死生、老病死緣憂悲苦惱生，如是則成五陰苦。癡不覺行、行不覺識、識不覺名色、名色不覺六入、六入不覺更、更不覺痛、痛不覺愛、愛不覺受、受不覺有、有不覺生、生不覺老病死、老病死不覺憂悲苦惱，成五陰病。」說是十二緣法時，五百比丘得阿羅漢道，八十百千天女得法眼淨。爾時世尊，備十功德，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有壞亂和合僧，僧伽婆尸沙。調達犯此，無救入地獄。」

佛世尊遊王舍城耆闍崛山金毘羅閱叉所住處，有大石室。爾時調達欲害世尊，以四千兩金雇四力人，共此四人上耆闍崛山，抱大石當石室上立，伺如來出。時佛出石室將經行，調達共此四人山上下石磓如來。時金毘羅閱叉在世尊後，仰視大石來下，兩手接之以擲南山。彼時此石碎散，有小段縱廣七十步，迸來向世尊。時如來為眾生故，現宿對有報，即坐三昧飛昇虛空，石亦逐後，眾生盡見；南西北方，石皆逐後。時如來入大海水中，石亦逐後。時如來昇須彌頂，石亦隨之。時如來上四王尼耶山上天宮，石亦隨之。時如來上三十三天、焰魔、兜率、涅磨羅那提、波羅尼蜜婆舍跋提、梵迦夷、梵、福婁醯陀、波栗多婆、阿婆嘬羅、阿男斃弗如、鉢羞多、

毘頗羅宿呵、宿呵阿施那、宿呵訖栗那、阿迦尼吒天，石亦隨後。時世尊以神足力還石室戶。此石磕世尊右足趺，破脚血流。此調達及四力士為無救罪。時世尊患脚疼痛，自力說偈曰：

「非空非海中，　非入山石間，
無有地方所，　得脫宿罪殃。」

時眾多比丘在石室左右，乍坐乍行，恐調達害如來。時如來遙見，知而問阿難：「彼眾多比丘石室外，何等作為，乍行乍坐？」阿難白佛：「遙看如來，恐調達害，是故在彼乍行乍坐。」世尊告阿難曰：「如來出世，調達終不能害。汝頗聞如來為人所害不？」「不也。世尊！」時世尊仰視，時四力士見如來視，心懷恐懼衣毛皆豎，欲走脚不移。時諸沙門一一捉得，來詣佛所。時如來語四力士：「善來童子！我與汝說法。」時四力士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時世尊與說法語，解悅其意，各使歡喜。「童子汝還本舍，勿向向者來處。」時調達見此四人遲不時到，更以八千兩金雇八大力士：「汝往殺此四人，使根本斷。」時世尊遙見八力士來，告曰：「善來童子！我與汝等說諸法言。」時八力士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時世尊與說法，解悅其意，各使歡喜。「童子汝還本舍，勿向向者來處。」時調達見此八人復遲不至，復以十六千兩金雇十六力士：「汝往殺彼八人，斷其根本。」世尊遙見十六人來，告曰：「善來童子！我與汝說法。」時十六人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時世尊與說法，解悅其意，各使歡喜。告曰童子：「汝還本舍，勿向向者來處。」時調達見十六人復不時至，更雇三十二人：「汝往殺十六人，斷其根本。」世尊遙見三十二人來，世尊告曰：「善來童子！我與汝說法。」時三十二人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時世尊為說法，解悅其意，各懷歡喜。「童子！汝還本舍，從其所宜。」時三十二人承世尊命，從座起，頭面禮足而去。時世尊見三十二人去不久，顧語阿難：「汝往入羅閱城，往大市四街巷頭，作是唱言：『若調達所作行、身口意所為，莫呼佛法僧教使為，調達自有親信弟子。』」時阿難白佛：「前歎譽調達，今復說其惡。眾人有譏者，當云何答？」世尊告阿難曰：「有此語者，以此語答。『本雖習善，今復習惡，何足怪耶！』」

時阿難將一比丘，即詣羅閱城，住大市街巷頭，告諸行人：「調達所作行、身口意所為者，莫呼佛法僧教，調達自有親信弟子。」時阿闍世大子其左右傍臣事親調達者，聞說調達惡名，還相謂言：「沙門瞿曇甚為憎嫉，謗賢調達。調達豈有身口過耶？」時調達亦聞此聲，「沙門瞿曇遣信入羅閱城，住大市道頭，作是唱言：『若

調達信行、身口意所為，莫謂佛法僧教。調達自有親信弟子。』」時調達加瞋意熾盛，往詣阿闍世大子所，語作是言：「卿自殺父，我殺沙門瞿曇。汝作摩竭大王，我當作佛。於摩竭界裏，新王、新佛不亦快耶。」王聞是語歡喜。時王頻婆娑羅乘羽寶車，詣後園觀。時阿闍世大子腰帶利劍，自匿在門間待父王。王竟日戲駕駟馬車還宮，適入門時，大子以劍遙擲，馬去駛竟不中。王時大子便走四人逐得四人，問曰：「大子欲何所為？」大子答言：「我欲殺王。」四人復問：「伴黨是誰？」「是賢調達及四弟子。」時四人議曰：「若實爾者，當盡取沙門釋子殺。」或復議曰：「置沙門釋子，但取調達、將從殺。」復有議曰：「亦莫殺沙門釋子，亦莫殺調達將從。何以故？此王頻婆娑羅吉祥良 善，繫牢獄應死者常赦宥之，況當殺沙門釋子及調達將從耶？旦往白王，王自當處斷，我等何為於此自作怨咎？」即往白王。王於明日出殿上坐，遣信往呼大子阿闍世。大子至，即問：「童子！子欲何為？」「我欲殺王。」「汝何以弒吾？」大子言：「王有鳴鼓、我無鳴鼓，王有曲蓋、我無曲蓋，王有鹵簿、我無鹵簿。」王告大子：「汝代我處，鳴鼓、曲蓋、鹵簿盡隨汝後。」時鳴鼓、曲蓋、鹵簿即隨大子後。時大子佞諂傍臣便作是語：「若審爾者，大子就位。就位已，取父王弒，一以自由。」時大子可其所白，即遣旃陀羅往收父王閉著獄中，即往收王繫獄。王素仁慈於民，數千萬人送食餉王。阿闍世問傍臣：「父王故活耶？」答言：「故活。」「何由活？」答：「人民送食來餉故活。」王勅莫使人得前。時諸夫人送食往餉。阿闍世問：「父王故活耶？」答言：「活。」復勅門家莫令夫人得前。時第一夫人以飲食塗身，外著衣裳不令現，入見王，使王就身上食。王復問：「父王故活耶？」答言：「活。」勅莫令夫人入。所繫獄門向耆闍崛山，遙見世尊與比丘僧舍利弗、目揵連、阿那崙陀、難提、金鞞羅，上山下山。王得道迹，見比丘僧歡喜，無有飢渴想。王阿闍世問傍臣：「父王猶活乎？」答言：「王活。」王問傍臣：「以何故活？」傍臣嫉妬答言：「日向如來謁拜，以是故活。」王告曰：「汝促往築高牆障獄前，莫令見耆闍崛山。」即往築令不見。諸去來現在佛常法，若欲入城有諸瑞應，象鳴鼻面舉馬亦皆鳴牛吼，鳧雁鴛鴦孔雀鸚鵡、白鵠千秋鶴盡皆和鳴，箜篌箏鼓琵琶筑笛不鼓自鳴。諸長者庫藏金銀水精瑠璃珊瑚虎珀車璩馬瑙，不觸自作聲。盲者得目、聾者能聽、瞎跛躄癭諸苦痛者皆得休息，伏藏自發。世尊入城有此瑞應。時王頻婆娑羅知佛入城，踊躍歡喜。於獄孔隙瞻視世尊及比丘僧。王得道迹，見世尊除飢渴想。時王阿闍世問諸傍臣：「父王猶活耶？」答言：「故活。」問：「以何故活？」諸臣嫉妬答王言：「父王於獄孔隙瞻視世尊入城，使其活

耳。」「卿往以利劍削足下，勿令得行，重加桎梏。」即往削足，重加桎鎖。王日羸瘦。
時阿闍世入宮與夫人共食。阿闍世有幼子，在外鬪雞戲。王阿闍世問夫人：「幼子所在？」答：「在外鬪雞戲。」王語夫人：「呼來共食。」時幼子即抱雞入而不肯食。王問：「何故不食？」「若此雞不食，我終不食。」時阿闍世語夫人言：「奈此幼子何？我今大王欲令共雞食！」夫人答言：「王何所嫌？或有人以兒故食雞肉。」王聽夫人所白，憶本父王執辛苦不。王問夫人：「有何辛苦？」夫人答王：「王小時患左手母指，晝夜患痛不得眠寐。時父王抱王膝上，取王痛指含著口中，指得暖氣王得小睡。時指膿潰於王口裏，王作是念：『若我出指去膿，或能疼痛。』即便咽膿而不出指。汝父有是辛苦，不揚於外。願王見原，莫殺王。」王聞是語，默然不言。時夫人謂呼以原，即出堂戶唱言：「原王命。」展轉遍城內，至獄數千萬人，皆悉歡喜稱善稱善，皆奔走獄所：「王已得脫。王已得脫。」王聞是語已：「我子兇惡，無孝順心。知當更加何事，固不原我。」即從床上自投于地，王即命終。時王阿闍世弒父得無救罪。
佛告諸比丘：「前遣阿難於市唱說調達身口意所作者，正以今日事故。殺父者不得為道被法服、不得作比丘、不得作比丘尼、不得作優婆塞、不得作優婆夷、不得聽入八關齋。何以故？此人無有道迹、得果證。不但殺父，殺母亦爾。若比丘知而容使為道者，與上壞僧同。」
佛世尊遊王舍城耆闍崛山，與摩訶比丘五百俱。爾時調達欲壞亂比丘僧，時舍利弗、目連等欲往曉喻：「調達！勿壞亂比丘僧。何以故？僧和合一水乳一稟受。」爾時調達弟子鵰陀陀婆、迦留羅、提施、三門陀羅系頭，語舍利弗等：「諸君莫語調達作是語。何以故？調達如法去趣真，調達所說我等盡奉行。」舍利弗等語鵰陀陀婆等：「莫作是語，言調達如法毘尼。諸君莫隨調達教，鬪亂比丘僧，莫助欲鬪亂者。何以故？僧和合一水乳一稟受，是故莫鬪亂僧、莫相佐助。」此比丘語彼比丘，彼比丘不從語，故往隨調達教。時舍利弗等不知當如何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因此事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世尊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有壞亂僧者，於中相佐助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佛世尊遊王舍城耆闍崛山，與五百大比丘俱。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從耆闍崛山來入王舍城分衛，分衛已還詣耆闍崛山，於石室結跏趺坐，七日不起入種種正受。過七日已，著衣持鉢從耆闍崛山入王舍城分衛。時調達聞沙門瞿曇遊王舍城耆闍崛山，將從弟子五百人，至時著衣持鉢從耆闍崛山入王舍城分衛，分衛已還入石室一跏趺

坐，七日乃起。阿闍世王有象，名望伽婆(暮藏反)，兇惡暴橫，邊國諸王無此惡象，如阿闍世王望伽婆。時調達懷五百兩金，詣望伽婆象師所，語象師言：「汝知我阿闍世王許有力勢不？」對曰：「知。」「若我使人富貴能不？」答曰：「有是力。」時調達將五百兩金：「以此雇卿，辦我此事。亦當語王，與汝田業。」「不審何事？」調達語：「此沙門瞿曇遊王舍城耆闍崛山，將從弟子五百人，到時著衣持鉢來至王舍城分衛。分衛已還耆闍崛山，結跏趺坐七日不起。若入羅閱祇城時，汝將此望伽婆象與醇清酒使飲，解鋼鐵絆，放使殺沙門瞿曇。」象師答言：「此是小事不足殷勤。若我事辦後，願不見忽。」時象師日日屈指數待七日。七日已至，以醇清酒飲望伽婆象，以鋼鐵絆絆使不動，隱城門間以待如來。諸佛常法若欲入城有諸瑞應，象鳴舉鼻馬鳴牛吼，鳧雁鴛鴦孔雀鸚鵡白鵠千秋鶴盡皆和鳴，箜篌箏鼓琵琶筑笛不鼓自鳴，諸長者庫藏金銀水精瑠璃珊瑚虎珀車璩馬瑙不觸自作聲。盲者得眼、聾者得聽、瞎跛躄癭諸苦痛者皆得休息，伏藏自發。世尊入城有此瑞應。時御象師知佛欲至城門，便解象鋼鐵絆放，數千萬人各各奔走求所安處，人民怖懼，或入舍內、或復上屋閣上立。象奔如來所，人民愕看，各各唱言。其中不信佛者：「咄咄殺是沙門。」其信佛者：「此小象無如佛何。」有一長者遙見象走，便乘一象先至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望伽婆象以清酒飲使令醉，解鋼絆却使來害世尊。善哉世尊！願入此舍避、若還出城。此象狂醉，備害如來。」世尊告曰：「此象終不害我。世尊終不為他所殺。」象遙見如來及比丘僧，蹋地瞋吼噤切牙齒、張郭兩耳擎鼻搥尾，急走向世尊所。時諸比丘僧見象走趣，毛衣皆豎，棄遠如來，唯有阿難一人不去。時象至如來前，世尊仁慈意向象，醉勢解無瞋怒心，兩膝跪地以舌舐如來足。時世尊出金色臂摩象頭，如父告子而說偈言：

「汝莫起嗔恚，　害心向如來，
其嗔恚向佛，　終不生善處。
伊羅鉢那象，　在於二天宮，
如須彌山側，　諸象王處中，
彼靈山之頂，　阿耨達象王，
皆稽首正覺，　汝種害佛殃。
諸象修善本，　而得在彼處，
汝今醉懷害，　安得生彼數？」

時望伽婆象悲泣墮淚，頭面禮足便去，七日不食草命過，即生第四天上。時數千萬人見如來此變化，盡來至佛所。爾時世尊顧語阿

難：「汝往取床及水，我欲洗足。」時阿難承佛教，即布床備水。阿難右膝著地，白世尊言：「床水已辦，願如來往洗脚。」洗脚已，爾時世尊坐三昧，現種種變化，東沒西涌、北沒南涌，坐臥虛空，身放光明，青黃白黑或瑠璃色，身下出火身上出水、身上出火身下出水。作種種變化已還復本坐，結跏趺坐。爾時人民見世尊變化，心開意解。時世尊觀眾生意，種種說法，各得所願。其中人民或發神足意者，或發信根，或發法忍，或得道迹果、頻來果、不還果，發無上正真道意、辟支佛聲聞意，拘利人得度。爾時世尊不及中食，右肱挾阿難飛還耆闍崛山。時五百比丘迸走諸谷，羌虜中乞食。乞食已各還精舍，舉衣已詣世尊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眾多比丘白世尊言：「甚奇甚特。是阿難見大象來，不捨世尊左右。」世尊告曰：「不但今日。聽我說。昔久遠世時有鹿王，名失利末，與五百鹿在雪山止。時有獵師散飯草間，張大繩弶。鹿王在前，左足墮弶。鹿王便作是念：『若我告諸鹿墮弶者，諸鹿不得食想。』諸鹿食足，便告言：『我今墮弶。』諸鹿聞是語皆各迸走，唯有一鹿不捨失利末王走。時此鹿白鹿王言：『努力求脫，今獵師至。』答：『我今竭力求脫，繩麁入網，知當奈何？』獵師至前，此一鹿言：『寧執刀前殺我身却，乃殺王。』獵師作是念：『怪其能語，此畜奇，復欲代他死。』便語鹿，言：『我不殺汝亦不殺汝王。我今解弶放汝王去。』便解弶放之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爾時鹿王者，即我身是。爾時五百鹿者，今五百比丘是。爾時亦棄我，今復棄我。爾時獵師者，今望伽婆象是。本不觸我，今復不觸。爾時一鹿者，今阿難是。本不捨我，今亦不捨我。」爾時世尊因此事，重說往昔所更。「去波羅奈斯不遠，有池水名吉雨，水涌出豐多魚鱉，多雁鴛鴦。彼有雁王，名蹄提賴晝，將從五百雁於池水戲。爾時獵師張羅捕雁。時雁王墮羅網中，便作是念：『若我說墮羅網者，諸雁驚不得食。』諸雁食足，便言：『我墮羅網。』諸雁聞驚，各各飛散。有一雁名須默，獨住不去。時雁王語須默：『我今墮羅網，汝代我作王。』須默答：『我不堪任代王處。』王問：『何故不堪？』須默以偈答曰：

「『寧與王俱死，　不失王獨活；
生死牽連久，　不敢獨解脫。』

「時雁王方便求脫，不能得解。獵師已至，時須默以偈語獵師：

「『雁王血肉，　與我無異。　汝先殺我，
願赦王罝。』

「時獵師便作是念：『此雁可奇可特，乃欲代他死。』以偈答雁曰：

「『汝為鳥獸形，　忠主代身當，
我今不殺汝，　亦不害爾王；
今當解網放，　隨卿意所向。』

「時獵師便解網放。時雁王小退，還相對談：『此人大慈，於死生我。若當殺我者，誰當來救？』獵師來問：『汝說何等？我今放汝何不早飛？』答：『不為不能飛。所以議者，欲小報恩。』獵師問：『汝為鳥獸，何能報恩？』雁王答曰：『將我二雁往婆羅奈城梵摩達王所，到彼當相報恩。』獵師問：『到彼儻傷害汝等，當作何計？』雁答：『不足慮此，但將我去。』時獵師各挾一雁入城，從大市中詣王門坐。肆諸商人見雁可愛，或以五錢、十錢、二十錢與此獵師，比到王門以得數千。時獵師抱此雁放於王門。時雁王語守門者：『蹄提賴吒雁王在門求見。』時守門者即奏於王，王教使入。時梵摩達王與敷金床，雁王就坐，須默隨侍。其後時雁王以偈問訊：『王安隱不？王康強不？國界士馬健不？民順化不？』時梵摩達王以偈答雁：『卿從遠來，飛越山海，經歷悠長，身不疲怠不？』爾時二王共談說五百偈。時雁須默默然不語，梵摩達王問：『汝何默然？』須默答曰：『一是人王，二是雁王。二王高談，不敢間預。』時梵摩達王語雁王言：『可受我請，此間園池樹木可於此住，所須飲食當相供給。』雁王答：『不敢受請。』梵摩達問：『何故不受？』雁王言：『王飲酒醉，勅厨烹雁。若無餘者，取我等殺。以是故，不敢留耳。』時五百雁聞雁王在梵摩達王所，相率飛來在宮上翔。王問：『此是何雁？』鴈王答：『是我將從。』王問：『審欲去乎？』答言：『去。』『欲須何物？』雁王言：『我無所須。唯有此人抱我達此，願王賜金銀珍寶飲食所須。』作是語已，便即高翔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爾時蹄提賴吒雁王者，今我身是。爾時五百雁棄我逝者，今五百比丘走者是。爾時王梵摩達者，今輸頭檀釋是。爾時教我使去，今復放我出家。爾時獵師者，今望伽婆象是。爾時不害我，今亦不觸。爾時須默雁侍我後者，今阿難是。昔不棄我飛，今故不棄我也。

「比丘重聽！去此久遠有師子王，遊於雪山，將五百師子。師子王年耆根熟，兩目無所見。時師子王在諸師子前行，墮空井，五百師子盡棄去。去井不遠，有野狐見師子王墮井，便作是念：『有此王時我常飽滿飲食。我今當思方策使得出井。』去井不遠有大河水，

即掘窟通水使來入井。水漸漸多，師子轉上，遂得出井。山神以偈歎曰：

「『人之有朋友，　不必擇弱猛，
如彼小狐獸，　師子出深井。』

「說此偈已便不復現。」佛告比丘：「爾時師子王者，今我身是。爾時五百師子棄去者，今五百比丘是。爾時野狐者，今阿難是。布施精進不修惡事，其發意向道者，所生處不逢惡對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馬師、弗那跋比丘遊那竭提國迦羅園，止往白衣家，修行惡事，比居村落無不聞者。爾時佛遣尊者阿難詣罽尸國分衛六十日。阿難去後，佛昇天上與母說法竟四月。爾時尊者阿難十日分衛，漸漸還過那竭提國。平旦著衣持鉢入城分衛，分衛無所得，空鉢而出。爾時優婆塞名劫不(夫鉤反)來入城裏，遙見尊者阿難出城，便前頭面接足禮，叉手白阿難言：「久違顏色，分衛教化勞婆何時來此？」時尊者阿難語劫不優婆塞：「賢者知不？朝著衣持鉢來入乞食，乞食空鉢無所得。此間無釋種子，壞敗優婆塞、作非沙門行、犯身口意那？」賢者答：「此間迦羅園中有二比丘，馬師、弗那跋，數至白衣家止宿，作諸惡事，比居村落無不聞見者。或共婦女一床席坐、同一器食、同一器飲，襞僧伽梨著架上，共婦女歌舞彈琴敲節琵琶，搏頰弄口著花鬘，或插花鬢上、或帶香瓔著綵色衣連臂，至婬種家，牽配男女，或著俗服弄五兵、或復射戲、或習擲拖連絕高赴投挾入案，或共角走、或乘象馬出入園觀。須臾不住日時已到，善哉！願尊者阿難到舍小食。」時尊者阿難默然受請。到舍就座行水，自手斟酌布淨食飲。阿難食訖行澡水，時尊者阿難與劫不說法已，從座而去。漸漸分衛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以此因緣具白世尊。世尊因此事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世尊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住白衣家，作上惡事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比丘闡(支栴反)怒執心剛強甚難可化。語諸比丘：「諸君無說吾善言惡言，我亦不說若善言惡言。」時諸比丘語闡怒(耨暮反)：「君不說我善言惡言者，我亦不說君善言惡言。汝所知善法毘尼語諸比丘，諸比丘善法毘尼亦當向君說。若其爾者長益佛種，諸比丘展轉相授、展轉相教。君為惡者莫從、君意剛強莫執是心。」時闡怒比丘不從諸比丘語。此闡怒甚難可化，諸比丘不知當如何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因此事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世尊為沙門結戒：「喻婆怒比丘自心剛強不受諫誨者，僧伽婆

尸沙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置鬧怒(當車匿)比丘。吾涅槃後自當受化。」

優婆離問世尊：「云何僧伽婆尸沙？」「僧伽婆尸沙者，有怖於比丘僧、有怖於聖道、有望於果證、有怖於悔過。若悔過時集二十僧。當自悔過六宿，五體布地，所犯過不得藏匿。僧決斷原如是，故曰僧伽婆尸沙。」

鼻奈耶卷第五

鼻奈耶卷第六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二不定及三十捨墮法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迦留陀夷數至浮帶優婆夷舍，無人屏猥處共坐。時浮多優婆夷欲為不淨行，共一處坐。時迦留陀夷可其意，復恐犯戒而不從之。時比舍長者見，還私相語：「此沙門釋子自稱歎我精進無疇匹。今與婦女在屏猥處坐，必當有以。」諸頭陀比丘往具白世尊。世尊知而問優陀夷：「審為此事不？」優陀夷白佛：「審爾。世尊！」世尊因此事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與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與婦女屏猥處坐，受婦女語，說棄捐、說僧決斷、說貝逸提。比丘坐聽此三法：棄捐、僧決斷、捨。墮此者，阿尼竭。」

時迦留陀夷復更至浮帶優婆夷舍，共露地敷坐而坐。時是優婆夷露處欲牽捉迦留陀夷身，共一處坐。時迦留陀夷意念欲隨，復恐犯戒。諸長者見，私相告語：「此沙門釋子常自稱歎精進無疇匹。今共婦女露地共坐語，必當有以。」諸頭陀比丘聞，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共婦女露地敷坐聽婦女語，說二法：僧伽婆施沙、貝逸提。若比丘聽此二法者，阿尼竭。」

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跋難陀釋子貯畜衣裳，積久朽敗，虫蠹鼠嚙。諸長者見，各懷嫌恨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衣裳節儉，而今貯畜衣裳，積久朽敗，蠹虫鼠嚙。」時諸長者見，便告諸頭陀比丘。諸比丘不知當何報，便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因此事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，有三衣及一日成衣，得終身持。若過者，尼薩耆貝逸提。」

佛世尊遊王舍城竹園迦蘭陀所。時摩呵罽葉住耆闍崛山。時摩呵罽葉有僧小緣，不著僧迦梨至竹園，時天霖雨不得還上耆闍崛山。明日還石室，便自懷疑：「我不失僧迦梨婆？」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不著三衣及一日成衣，至他家一宿者，不持僧迦梨、憂多羅僧、安陀羅衛去者，除其僧使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達慕提那比丘尼，共諸比丘尼於舍衛夏坐。時王波斯匿力人近此比丘尼園止住。此力人於波斯匿王所得廩食，日日博戲輕用不足供身，諸婦女衣不蔽形。此比丘尼日日聞戲笑聲，明日比丘尼便往至力人婦女家，語諸婦女：「衣何麁惡不足蔽形？」婦女報：「官所賜粟纔足供口，不足衣帶。」比丘尼語：「汝所得賜半用作衣食、半用布施。」諸婦女答：「諾。

如來教。」時官有賜輒留半衣食、半用布施。時力人家漸漸大富，衣食豐盈，所著衣裳與人有異。諸婦女各相謂言：「我等所有錢財是達慕提那比丘尼恩力，當共相率報恩。」時婦女便語其夫：「我等富足，由達慕提那比丘尼。欲請夏四月坐一處供養，設好淨飯。」夫報妻：「大佳。」時諸力人往詣達慕提那比丘尼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時比丘尼與說法，說法已默然不語。時力人從坐起，長跪叉手白比丘尼言：「從今以去歸佛歸法歸比丘僧，願聽為優婆塞，盡命不殺生。願諸阿姨受夏四月請。」諸比丘尼答：「今佛近在祇桓，先請佛者當往受請。」力人報：「當往請。」力人便往詣祇樹給孤獨園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世尊為說種種法。說法已須臾退坐，白世尊言：「願世尊及比丘僧於此園受貧鄙夏四月坐。」時世尊默然受請。諸力人見世尊默然許可，從坐起頭面禮足，繞佛三匝，便退還家。為佛比丘僧辦具飲食，供四月調。世尊知夏坐日逼，將比丘僧至彼夏坐四月。時諸力人供佛比丘僧衣裳飲食病瘦醫藥四月竟。諸力人得信佛，非漉水不飲，常持漉水器繫弓鞬側。時王波斯匿邊界叛逆，召諸力人：「某處叛逆，汝等當往攻伐。」諸力人拜：「唯如王命。」時諸大臣白王言：「王遣力人至彼攻伐，不能剋辦。」王問：「何故不辦？」臣答：「諸力人非漉水不飲。小虫尚不殺，何況能攻伐？」彼王問諸力人：「汝等將不誤我事耶？」力人答：「不審何事？」王曰：「聞汝等非漉水不飲。於小虫尚爾，況能攻伐大者？」力人答：「此小虫無過於王，若當犯王法者亦殺不置。」時王便作是念：「或有人淨潔非漉水不飲。」時諸力人便相謂言：「前供養世尊比丘僧竟，未施衣。若當征行，或沒不還。今曼時可共施比丘僧衣。」便撾揵𥟖，比丘雲集，唯佛不來。時諸力人以衣施比丘僧，比丘僧不受，恐犯長衣。諸力人強施，諸比丘不知何答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得受衣，以慈悲受。」時世尊因此事，與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有三衣及一日成衣，若得長衣，此比丘自手受，得一月著，過一月與人。若過一月自畜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時諸力人以得慈意便往征伐，兩敵相對即坐慈三昧，外敵便退。其入慈三昧者，火不能燒、刀斫不入、飲毒不死、不為他所殺。王波斯匿聞此力人征伐有功，重增田業，加廩賞二倍。
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阿羅鞞比丘尼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分衛。分衛已還出城舉衣鉢洗足，尼師壇著肩上往詣安陀婆山，以尼師壇布一樹下結跏趺坐。爾時有賊劫人已得財物，逃此山中。時有賊主信佛法眾，遙見比丘尼坐樹下禪，顏貌端正諸根恬息。時此賊主見比丘尼已，倍歡喜踊躍，持一段肉來布施比丘尼。比丘尼答：「我今一食，過時不飡。」賊主益復歡喜，以極細白氎一端裹

此肉懸著樹：「若有沙門婆羅門取者，永以施之。」作是語已，便還出山。時比丘尼便思惟：「賊主作此語留氈肉者，為我故。」明日平旦比丘尼持此肉入祇樹給孤獨園，持肉付厨供眾比丘食，還持白氈著肩上來出。跋難陀釋子見問：「阿姨何所得此白氈鮮明淨好？從何許得，可以見惠。」比丘尼不逆，即以此氈與。跋難陀釋子語諸比丘：「比丘尼以此氈施我。」時比丘尼便作是念：「故來入城不見世尊便還者，非我禮。」即往世尊所，衣裳弊壞。世尊遙見比丘尼來，顧語阿難：「汝取一捨衣與此比丘尼。」時阿難即以捨衣與比丘尼。比丘尼取著，前至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住。世尊為說法。說法已，世尊告曰：「汝還所在，今正是時。」即頭面禮佛足而去。比丘尼去不久，佛問阿難：「此比丘尼衣何以弊壞？」阿難白佛：「此比丘尼向有一端白氈，跋難陀奪去。」爾時世尊因此事，集和合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云何比丘！此比丘尼衣裳弊壞而奪其氈？」世尊無數方便誨責已，與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，非親里比丘尼奪衣取衣，及從匄者，除其貿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迦留陀夷往與崛多比丘尼知識，別行二月分衛。二月分衛已，漸還至舍衛。時崛多比丘尼聞迦留陀夷分衛已訖還至舍衛，比丘尼便澡浴身體，以香油塗首粉黛粧面，治齒鵠白著新衣裳，往詣迦留陀夷所，頭面禮足在其前坐，熟視迦留陀夷。迦留陀夷亦復熟視比丘尼。迦留陀夷從坐起，單著泥洹僧在前行。時比丘尼亦單著一衣，逐迦留陀夷後行，不欲身相觸。何以故？畏犯戒。迦留陀夷婬意熾盛，便踞地失精，污泥洹僧。比丘尼以知失精，時比丘尼更取一泥洹僧貿，持去浣。迦留陀夷更著衣已，便與使浣。比丘尼取此衣屏處浣，取浣汁飲半、半從下灌，即覺有娠。還所在，身漸漸大。諸比丘尼罵：「咄惡比丘尼！汝非晚作比丘尼。小小入道，此何由而得？」諸比丘尼善責數之，時崛多比丘尼具說本末。諸比丘尼不知當何為，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汝等莫呼此崛多比丘尼犯戒。何以故？此清淨梵行。莫惡意向崛多比丘尼。」逕八月九月中生一男兒，顏貌端正。諸比丘尼聞生男兒，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因此與比丘尼結戒：「一比丘尼不得獨宿，有二比丘尼得宿。不得與男子宿，得與崛多比丘尼共宿。」諸比丘尼白佛：「世尊！向者教不得與男子同室宿。此今有兒，當云何宿？世尊！」世尊告曰：「兒未斷乳得與宿，斷乳後不得與宿。」諸比丘尼受教已退還。時世尊因此事，集和合僧，佛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，非親里比丘尼與故衣浣者、染碾令光出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數數至長者家匄衣裳。諸長者嫌其數煩，還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自言精進。我等先既未

許當與衣裳，數數至此匄衣裳。」十二法比丘聞，便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非親里長者長者婦，強逼匄衣，捨墮。或得匄衣被賊、或失衣、或被火、或衣朽敗、或王奪得，至長者長者婦家匄衣，如所失取。比丘若長取者，捨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一長者婦與跋難陀釋子作衣。時跋難陀聞某甲 長者婦與我作衣，即往至其家，作是語：「卿若與我作衣，極令好，持用施我。」時長者即好作而與。來至房中自譽，語諸比丘：「某甲 長者與我作此好衣。」諸比丘默然不知當云何答，便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聞他與作衣，先未許，便往經營，教令極好作與我而取者，捨墮。」

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二家長者與跋難陀作衣。時跋難陀聞二家長者與作衣，往至彼家，便作是語：「善哉長者！若與我作衣者不足各作，可合作一領佳者。」時長者壞二為一，成而與之。還至僧中自貢高，語諸比丘：「某二長者破二衣作一衣，持用施我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何答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非親里長者婦女，先來許與作二領衣，使破為一而取者，捨墮。」
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憂填王聞舍衛比丘衣被儉惡，即遣婆羅門使持衣直至舍衛與諸比丘。諸比丘不取：「世尊不許取衣直，已成衣者便取。」使人問比丘：「諸賢無有人能買衣者那？」諸比丘答：「無人。」比丘不知當云何，即具白世尊。世尊因此事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世尊為沙門結戒。世尊告比丘：「比丘欲買衣，當借近知識守園人、若五戒賢者。此比丘言：『此買衣人、此非買衣人。』因直詣市市衣。此人若至市、若錢肆、金銀肆、銅鐵肆、綿絹絲肆。使人於中坐，比丘當四往五往六往，默然在前立，得者善；若過六更往求者，捨墮。若不得衣，當自往、若遣信至得物家：『前所施衣直因信來者，某甲 比丘竟不得。還自往索，莫謂比丘得，莫費散物。』」
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取拘施用作新臥具。諸長者見：「此沙門釋子不貪好，取拘施作此臥具，與王長者有何異？」諸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以拘施新作臥具者，捨墮。」(拘施，絲布)此六群比丘純用黑羊毛作新臥具。世尊告曰：「不得用純黑羊毛作臥具。作臥具者，捨墮。」時六群比丘復以純白羊毛作臥具。世尊告曰：「不得以純白羊毛作臥具。若作臥具者，兩分黑羊毛、三分白羊毛、四分牦。若違限作者，捨墮。」此六群比丘棄故臥具作新臥具。諸十二法比丘聞，便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作臥具，當滿六歲。六歲已還，捨更作者，捨墮。若大壞敗，當白眾，眾許者得作。若不許而作者，捨墮。」
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跋難陀釋子新作尼師檀，故者捐棄。諸比丘見，便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新作坐具，取故者緣，緣四邊以亂其色。若不取故緣緣四邊者，捨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有憂陀夷與眾多比丘從拘薩羅至舍衛國。道逢賈客，驅車策馬大載毳至舍衛國。時道中多賊寇，諸比丘語賈客：「我等欲與汝為伴至舍衛國。」諸賈客報：「亦相貪為侶。」諸比丘畏塵土坌體，常在後行。有一賈客車軸折，語諸同伴：「汝等眾眾與我致少毳。」諸同伴語：「吾己分尚不能致，況能致汝物。」便捨前進。時此賈客對毳愁悶坐。須臾間諸比丘至，時此賈客以毳布施比丘僧，諸比丘各各分持而去。時此路當由一城裏過，路側人民語比丘言：「此毳為索幾許？毳為貴賤？貿易何物？辛苦檐負獲何等利？」其中十二法比丘聞此語，不知當何答。前至舍衛，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行路，人施羊毛，得持行三由延。若過者，捨墮。」
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迦留陀夷所得毳分與諸比丘尼，與我浣擇染為色。迦留陀夷，波斯匿王善知識、末利夫人阿闍梨，諸比丘尼不違語，與取毳浣擇染，妨誦經稟受。大愛道瞿曇彌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非親里比丘尼與羊毛浣擇染者，捨墮。」

佛世尊遊鞞舍離獼猴江石臺所。時跋難陀釋子平旦著衣持鉢入鞞舍離分衛。時鞞舍離城內有諸童子，住街巷頭，遙見跋難陀釋子來，還相謂言：「此跋難陀是兇橫惡比丘，我等取金銀試著道頭。若取者，我等當捉，牽向耆老。」時跋難陀釋子尋到其所，便取此金銀。諸童子來前牽捉：「汝為比丘，何以不與取金銀？」跋難陀答：「我亦不盜，此落墮地，我取之。」便將詣耆老所。童子語耆老：「此比丘盜我金銀。」諸耆老盡信佛法眾，語此童子言：「此沙門釋子信不盜汝金銀。」復語跋難陀：「賢嚴還舍，莫復更為。」跋難陀即還，語諸比丘。諸比丘不知當何答，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若手捉金銀、教他捉者，捨墮。」
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跋難陀釋子坐肆販賣金銀求利。諸長者嫌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自坐肆販賣金銀求利，與彼賈客有何異？」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坐肆販賣金銀求利，與世人不別者，捨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跋難陀釋子復俠雜物分一為二而行貨賣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自稱精進，懷雜物而行貨賣，欲活誰命？」十二法比丘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因此事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世尊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俠種種物行市貨賣者，捨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跋難陀釋子與一坐肆賣香小兒相識。肆上有一摩尼鉢，跋難陀釋子見，語小兒言：「此鉢甚好。可以施我。」即以盛滿飯而施。持此鉢詣祇桓，語諸比丘：「我每出行吉無不利。過香肆前有一小兒，以此鉢布施我。」諸比丘聞，語：「云何比丘當畜長鉢？」即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得長鉢，不得過十宿。若過十宿不捨者，捨墮。」

佛世尊遊王舍城竹園迦蘭陀所。爾時長者樹提遣子弟入海採寶，得牛頭栴檀一枚還來詣家。子弟便作是念：「我當持往獻長者樹提。」即以上之。長者藏中栴檀甚多，雖得此栴檀不以著意，即勅巧師刻以作鉢，豎大長木去地十仞，舉鉢置上。發心念言：「其有沙門婆羅門，不施梯閣能得取者，便以與之。」時富蘭迦葉聞長者樹提與我作好栴檀鉢，即往詣其舍，便語樹提長者：「審作栴檀鉢，用施我耶？」長者報：「我不為一人作。今豎大長木，去地十仞，鉢在其上。其有沙門婆羅門，不施梯閣能得取者，便以施之。」富蘭迦葉便作是念：「無此神足，能得彼鉢？」即從坐起，振迅頭而去。尋後摩呵離、瞿耶樓、阿夷湍波休、迦栴先、毘盧持、尼犍弗，來詣樹提長者舍，語長者言：「審與我作栴檀鉢耶？」長者答：「我不為一人作。今豎長木，去地十仞，鉢在其上。其有沙門婆羅門，不施梯閣能得取者，便以施之。」六師復作是念：「無此神足得取彼鉢。」即從坐起，振迅頭去。時尊者賓頭盧聞樹提長者作栴檀鉢，豎大長木，去地十仞。若有沙門婆羅門，不施梯閣能得取者，便以施之。時尊者賓頭盧往詣尊者目犍連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賓頭盧曰：「目犍連當知，樹提長者造栴檀鉢，豎大長木，去地十仞，以鉢置上。若有沙門婆羅門，不施梯閣能得取者，便以與之。世尊常嘆聲聞之中目犍連神足第一，可往取之。」時目連答：「以木鉢故現神足乎？以是故，我不往取。」時尊者賓頭盧即還房中，明日平旦著衣持鉢，上下齊整不左右顧視，如擎油鉢，念不分散端攝五根，如牛被駕，往詣樹提長者舍。長者遙見尊者賓頭盧來行步安詳，被僧伽梨捉鉢持杖，即起出迎，叉手白言：「善來賓頭盧！久不來此。聖體輕強不？可於此坐。」時尊者賓頭盧即坐，樹提長者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賓頭盧問長者：「聞汝作栴檀鉢，豎大長木，舉鉢著上。其有沙門婆羅門，不施梯閣能得取者，便以施之。為實爾不？」長者答曰：「審有此語。」時賓頭盧不起于座，遙申 手取鉢。長者見此神變，歡喜踊躍。長者白言：「願借此鉢入舍盛飯。」即入盛滿羹飯授與賓頭盧。賓頭盧即起，詣竹園迦蘭陀所，語諸比丘：「我向者至樹提長者家，大長木頭取此鉢。」諸比丘聞不知何答，往具白世尊。世尊知而問賓頭盧：「汝審為此事耶？」「審爾。世尊！」世尊告曰：「云何比丘

坐小木鉢自現神足？賓頭盧！我今擯汝，終身不得般泥洹、不得住閻浮提。」時尊者賓頭盧受世尊擯，從坐起，頭面禮足遶三匝而去。時世尊見賓頭盧去不久，集和合僧，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恒自食鉢破為五分，綴用。若更求好者，捨墮。比丘得新鉢，當持故者還比丘僧。比丘僧持新者，授此比丘，終身持，壞乃止。」時賓頭盧還房收攝什物，即坐三昧沒閻浮提、出拘耶尼，於彼夏坐中授五百優婆塞、五百優婆夷戒、五百弟子授具足戒。起五百塔婆，五百房薦席床，拘遙枕各五百。賓頭盧於拘耶尼而作佛事。

佛在釋祇瘦迦維羅衛尼拘陀園。時諸釋種別有織衣坊。時六群比丘從諸長者乞求綖，來至親里釋家，語：「可勅織坊與我織成作衣。」時諸織人既不得價又不得食，各怨恨言：「此沙門釋子強以力逼迫，使我織衣。」十二法比丘便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詣長者家乞綖縷，強使非親里織作衣者，捨墮。」

佛在釋祇瘦迦維羅衛尼拘陀園。爾時迦維羅衛釋種與跋難陀釋子織衣。跋難陀聞釋種與我作衣，即往詣織坊，語織人言：「汝知不？與我織此衣極令好妙，我分衛飯食以相供給。」時跋難陀語諸比丘。比丘不知當何答，便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先未然許，竊至作房語織人言：『好織此衣極令使妙，我當分衛以相供給。』若得衣者，捨墮。」

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跋難陀有一弟子戒行純備。跋難陀素性喜治生賈販，作是念：「我此弟子足供手力。」即以衣一領布施弟子。爾時世尊於夏坐竟，將諸比丘著衣持鉢普行分衛。跋難陀弟子辭索從佛，而不肯放。弟子報：「是非當去。」跋難陀語弟子：「我所以與汝衣者，事須手力故。若欲去者，留此衣。」即前強奪。弟子涕泣，詣如來所頭面禮足，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與比丘衣，後便瞋恚強力還奪、若教人奪：『比丘取此衣來，我不與汝。』此比丘當還衣，彼比丘取衣者，捨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及比丘僧在舍衛夏坐。爾時比丘於歲裏，人施衣，諸比丘不取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於歲裏，人施衣，當善意受，莫逆檀越意。」佛因此事，世尊為沙門結戒：「十日未至歲，比丘得衣，即當受。若得新衣，應停至歲。過十日，當用施人。若留者，捨墮。」

佛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婆覆常阿練兒(空處也)留僧伽梨入舍衛國。還所在失僧伽梨，便語諸比丘：「我入舍衛城後失僧伽梨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答，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三月後一月，阿練兒比丘住空閑處，欲有所至，前有虎狼盜賊。此比丘從空閑處，以三衣送寄城內，此比丘行得六宿離三衣。若過六宿，捨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毘舍佉無夷羅母請佛及比丘僧，即夜施設飯具。明日敷坐，遣一使人至祇樹給孤獨園，白佛及僧：「飯食已辦，今時已到。」時此使人即到祇桓，值諸比丘露地洗浴像尼揵子，使人便作是念：「此間無有沙門釋子，純尼揵子滿祇桓中。」即還白：「無有沙門釋子，一切盡尼揵子滿祇桓中。」毘舍佉得道迹聰明人，便作是念：「比丘僧必當露地浴。」復重遣往白佛及僧：「食具已辦，今正是時。」使便往白。佛將比丘僧至毘舍佉舍，各次第坐。坐定，自手行澡水布種種食。比丘僧食竟，行澡水已，在一面坐，以向者事具白世尊：「願世尊聽施比丘舍賴。」世尊即許。佛達嘲而去。到祇桓，因此事為比丘結戒：「春一月過，比丘當作遮雨舍賴。半月一月得持，若過者捨墮。」(少未至歲一月)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尊者夜舍與大比丘僧遊拘薩羅界。長者婆羅門普識夜舍，供養比丘僧飯餅甘饌，及白氎施比丘。僧達嘲所得物。夜舍持入已，諸比丘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比丘云何取比丘僧物？」即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知是比丘僧物，自入己；檀越欲施比丘僧物，求以入己，捨墮。」
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必陵伽婆蔡患兩眼痛，諸長者婆羅門送飯食供具、四種藥酥麻油蜜黑石蜜，貯積日日服。諸比丘見，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因此事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積貯四種藥，不得過七日。過者，捨墮。」

優波離白佛：「云何名尼薩祇？世尊！」世尊告曰：「若三失三衣，更不得受亦不得著。若貿易、若匄人，此名尼薩祇貝逸提。名燒聖道根渚人，不得生三昧，此名捨墮。」

鼻奈耶卷第六

鼻奈耶卷第七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等譯

波逸提法之一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羅芸於眾人中戲笑妄語。諸比丘誨責：「汝為佛子，云何妄語？」諸比丘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羅芸曰：「汝何為戲笑妄語？」以偈誨責羅芸：

「妄語地獄近，　作之言不作，
二罪後俱受，　是行自牽去。
法衣在其身，　為惡不自禁，
苟為惡行者，　命逝墮地獄。
無戒受供養，　街巷乞不慚，
死噉燒鐵丸，　極熱劇赤火。」

如是世尊誨責已，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戲笑妄語者，貝夜提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種類罵諸比丘。諸比丘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種類相罵者，貝夜提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常與十七群比丘共諍。此間聞語，便往告彼；彼間聞語，便來告此。諸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調戲兩舌鬪亂彼此者，貝夜提。」
佛世尊遊拘舍彌瞿師羅園。彼拘舍彌比丘喜鬪繫閉，坐眾耆老事以得解。六群比丘還揚舉本事：「諸君以何事諍不使我等斷？」諸比丘聞六群比丘事解還揚舉，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諍，如法事止，還揚舉者，貝夜提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迦留陀夷獨入宮，與末利夫人說法。王諸大臣自相謂言：「云何比丘獨入宮說法？」十二法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獨與女人說法，不得過五六語，除其有人，貝夜提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向沙彌說毘尼語。諸比丘見，「云何向未受大戒者說戒？」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向未受大戒者說一句戒法，貝夜提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比丘入沙彌聚，自稱譽言：「我得初禪第二第三第四禪、慈悲喜護。」諸比丘見即往責數：「云何比丘向未受大戒者自稱得禪？」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

「若比丘向未受大戒人自稱譽言：『我知是見是。』實者，貝逸提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語不受大戒人：「某甲比丘犯僧伽婆施沙、貝逸提。」諸比丘聞，便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向未受大戒人說，犯僧伽婆施沙、貝逸提者，除其僧使，貝逸提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諸長者來詣園房觀看，若還去者身飢不能得達，便語十二法比丘：「此沙門釋子常食人供，而到園了無待賓。」比丘語六群比丘：「此諸長者詣園觀看，若還去時飢不能得至，可聽少糴穀米以供賓客。」六群比丘答言：「大善。」後比丘多糴穀米以待賓客。六群比丘語諸比丘：「誰使汝等大散僧物糴穀米以待賓客？」比丘答：「君前自許。」復言：「我不許汝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何答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先共要，後作是語：『汝減比丘僧物。』用違前要者，貝逸提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十五日撾揵搥，比丘僧集說戒。尊者闡怒語諸比丘：「半月用說是雜碎戒為？使諸比丘愁憒不得行道。」諸比丘聞，便往白世尊。世尊因此事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說戒之日作是語：『半月用說此雜碎戒為？』彈却戒者，貝逸提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六群比丘斫樹作床，樹神瞋，往語十二法比丘：「我所居舍盡斫壞。」諸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有神依樹根、有神依樹岐、有神依樹枝裏、有神依樹皮裏、有神依樹皮裂中、有神依樹蓓蕾、有神依樹葉、有神依樹花住、有神依樹菓，一切藥草樹木盡有神。神所以依住者，食其香故。若比丘自斫樹、教他斫，墮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六群比丘常與十七群比丘共諍，十七群比丘不能忍，卒便瞋恚。諸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卒瞋恚者，墮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撓擾激動阿練兒：「諸君已得初禪第二第三第四，盡生死修梵行。」諸比丘聞，便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激動人使瞋者，墮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於露地敷床鴈席拘拓，竟日坐論，便起去。時天大雨，盡污濕座具床鴈席拘拓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我等減損子孫分以供比丘僧。此比丘不慚，取他信施，使雨澆爛。」十二法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於露地敷比丘僧床鴈席拘拓，若坐若臥。起後不自收、不教他人收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於房中敷臥具，起去後不收，坐具虫食。諸長者來房中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夜臥已不收臥具，使虫噉食。」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比丘僧坐具於房中敷，若坐若臥。起後不自收、不教人收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耶舍將五百眾從拘薩羅至舍衛國，六群比丘自相謂言：「我等小避，須此比丘掃灑房室敷坐具已，我等當往問：『君為幾歲？』彼自當說爾許歲。答言：『我等大君。若不出者，當強驅出。』」伺諸比丘掃灑房室敷坐具已，即往問：「君為幾歲？」答：「我爾許歲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大君。促出去，不須住此。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至比丘房，詐為瞋恚驅他使出、若使人驅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眾多比丘於講堂前夜敷坐具，或禪或臥。迦留陀夷從後至，亦敷坐具臥。時迦留陀夷詐囈喘，喘息麁惡，如厭喚呼、手脚煩擾。諸坐禪比丘不住，即皆收坐具避去。諸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於房中先敷臥具，若後有來強敷坐具，『若不喜我者，自當出去。』及煩擾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。時新成重閣，重閣上敷義足床，閣下有一比丘。禪跋難陀釋子於閣上放身疾坐床上，床足下陷蹄比丘頭破，禪比丘即失聲喚。眾比丘集問：「汝何以頭破？」具陳所由。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上重閣上作尖足繩床，縱力坐若臥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。尊者闡怒以有虫水灑地和泥。諸比丘語闡怒：「汝無以虫水灑地和泥。」闡怒佷戾不隨諫語。諸比丘不知當如何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知有虫水灑地、若教人灑，自和泥、若教人和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一摩訶盧比丘，取檀越百千兩金作大講堂，一日累塗覆，即夜崩壞。其長者聞，驚怪愁憂：「用乃爾所錢，竟不成講堂。」即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因此事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為沙門結戒：「比丘作大講堂，先作闊窓牖得通日光，細泥塗地再三覆之(重草蓋之)。若過三者，貝逸提。」
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次未應與比丘尼說法，自往與說法。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比丘僧次未差與比丘尼說法，自往說法者，墮。」
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諸比丘次第與比丘尼說法，尊者難陀次應直往而不肯行。摩訶愛道瞿曇彌將五百比丘尼詣如來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住。時世尊與大愛道及五百比丘尼說微妙法。說法已：

「今正是時，各還所在。」大愛道及五百比丘尼頭面禮足，右繞三匝而去。去不久，顧問阿難：「次應誰與比丘尼說法耶？」阿難白佛言：「比丘僧已周，次應難陀。難陀不肯行。」時難陀亦在座上。時世尊告難陀：「汝可往為比丘尼說法。何以故？我之說法、汝之說法有何等異？」難陀聞佛教，默然而受。

時尊者難陀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分衛，分衛已還出城，舉衣鉢，舉座布著肩上入房坐禪。時比丘尼眾聞難陀次來說法，自相謂言：「難陀於夏四月讀一偈不能得，欲云何與比丘尼說法？」難陀出竫室在堂前敷座具，結跏趺坐。時大愛道及五百比丘尼詣難陀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時尊者難陀則入三昧，以三昧力東沒西踊西沒東踊，坐臥虛空，身放種種光，青黃赤白或瑠璃色，身下出火身上出水、身上出火身下出水，如是變化不可稱數，還於本座上結跏趺坐。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與汝說法，善思念之。云何諸妹！眼有常無常耶？」答曰：「無常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者，為苦不苦耶？」答曰：「苦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苦，為變易法。彼見諦人作是求，言是我所、非我所不耶？」「不也。難陀！」「云何諸妹！耳鼻舌身心，有常無常耶？」「無常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者，苦不苦耶？」「苦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苦，變易之法。彼見諦人作是求，言是我所、非我所不？」「不也。難陀！何以故？今如諦等智見眼無常，眼識苦樂亦復無常。如是耳鼻舌身心無常，意識起想苦樂不苦不樂亦復無常。」「善哉善哉！諸妹！如汝所言，眼無常、眼所識苦樂亦復無常。如是耳鼻舌身心無常、意識起想苦樂不苦不樂亦復無常。云何諸妹！眼因緣有識，彼眼識者有常無常？」「無常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者，苦不苦耶？」「苦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苦，變易之法。彼見諦人作是求，言是我所非我所不？」「不也。難陀！」「如是耳鼻舌身心，心因緣有識生，心識者有常無常？」「無常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者，苦不苦耶？」「苦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苦，變易之法。彼見諦人作是求，言是我所非我所不？」「不也。難陀！何以故？如諦等智見眼無常，眼色識無常，眼識起想苦樂亦復無常。如是耳鼻舌身心法心識無常，心識因緣生想苦樂不苦不樂亦復無常。」「善哉善哉！諸妹！如汝所言，眼無常色眼識無常，眼識因緣起想苦樂不苦不樂亦復無常。如是耳鼻舌身心法心識無常，心識因緣起想苦樂不苦不樂亦復無常。諸妹！眼因緣色、色因緣識，三事共會有更。云何諸妹！更者有常無常？」「無常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者，苦不苦耶？」「苦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苦，變易法者，彼見諦人作是求，言是我所非我所不？」「不也。難陀！」「如是耳鼻舌身心，法心識心更心，更者有常無常？」「無常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者，苦不

苦？」「苦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苦，變易法者，彼見諦人作是求，言是我所非我所不？」「不也。難陀。何以故？如諦等智觀眼無常，色、眼識、眼更，眼更因緣起想苦樂不苦不樂亦復無常。如是耳鼻舌身心法，心識心更，心更因緣起想苦樂不苦不樂亦復無常。」「善哉善哉！諸妹！如汝所言，眼無常，色、眼識、眼更因緣起想苦樂不苦不樂亦復無常。如是耳鼻舌身心法，心識心更，心更因緣起想苦樂不苦不樂亦復無常。云何諸妹！眼因緣色，色因緣識，三事合為更。更因緣痛，彼更痛有常無常？」「無常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者，苦不苦？」「苦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苦，變易法者，彼見諦人作是求，言是我所非我所不？」「不也。難陀！」「如是耳鼻舌身心法，心識心更，心更所生痛有常無常？」「無常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者，苦不苦？」「苦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苦，變易法者，彼見諦人作是求，言是我所非我所不？」「不也。難陀！何以故？如諦等智觀眼無常，色眼識眼更痛，眼更痛因緣起想苦樂不苦不樂亦復無常。如是耳鼻舌身心法，心識心更，心更痛無常，痛因緣起想苦樂不苦不樂亦復無常。」「善哉善哉！諸妹！如汝所言，眼無常，色、眼識、眼更、眼更痛因緣起想苦樂不苦不樂亦復無常。如是耳鼻舌身心法，心識心更，心更痛因緣起想苦樂不苦不樂亦復無常。云何諸妹！眼因緣色，色因緣識，識因緣更，更因緣痛，痛因緣愛，彼眼愛者有常無常？」「無常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者，苦不苦？」「苦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苦，變易法者，彼見諦人作是求，言是我所非我所不？」「不也。難陀！」「如是耳鼻舌身心法，心識心更，心更痛愛，彼痛愛者有常無常？」「無常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者，苦不苦？」「苦也。難陀！」「若無常苦，變易法者，彼見諦人作是求，言是我所非我所不？」「不也。難陀！何以故？如諦等智觀彼，法法自生、法法自滅。」「善哉善哉！諸妹！彼法法自生、法法自滅。如是諸妹！六情因緣起想苦樂不苦不樂亦復無常。諸妹！譬如屠牛人若屠牛弟子，執利刀殺牛，剝皮取筋肉，段段置著一處，還以其皮覆上。云何諸妹！還得成牛不？」比丘尼答：「不也。難陀！何以故？牛以分離，實不像本。」「所以引斯喻者，當解此義。如是諸妹！牛者六情相因起想苦樂不苦不樂，常住不滅、無變易法。作是等求者，為可得道。何以故？如諦等智觀不見彼法法生、不見彼法法滅。所以引喻者，觀意不聚。如牛者六情無異，如彼筋肉六塵是，彼利刀者等智是。何以故？諸妹等！智刀盡斷一切生死結，不復生彼，此界斷等斷。善哉諸妹！當作是學，於染著法心不染著，欲得息於牽連法，心不隨瞋恚愚癡息。次當學四意止、七覺意、八聖道、八解脫門。是故當學。諸妹！如是學者，諸多陀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

皆從中出，無數善法皆從三十七品中出，常等心身無令中絕。」說是法時，五百比丘尼得阿羅漢道。見始變化時，二百五十比丘尼得阿羅漢道。其二百五十比丘尼，迦葉佛時曾 聞此法故，今聞法得果。難陀語：「諸妹！今正是時，各還所在」。時大愛道及五百比丘尼頭面禮足而去。

明日大愛道及五百比丘尼，平旦著衣持鉢詣如來所，頭面禮足却住一面。世尊觀諸比丘尼盡得道須臾，佛告諸比丘尼：「今正是時，各還所在。」諸比丘尼作禮已還去。世尊告曰：「難陀！明日復次與比丘尼說法。」時難陀默然受教。

難陀明日著衣持鉢入舍衛分衛。分衛已還出城，舉衣鉢洗手足，以尼師檀著肩上，入室坐禪。出室，於堂前敷座具，結跏趺座。瞿曇彌大愛道將五百比丘尼詣難陀所，頭面作禮在一面坐。尊者難陀與說種種微妙法。說法已竟：「今正是時，各還所在。」諸比丘尼禮足而去。時日入，城門已閉，或依樹下宿、或住阜邊宿、或依池水宿、或依流水宿、或依城池宿。明日門開，諸比丘尼入城。其守門者自相謂言：「諸比丘尼是沙門婦，城外共宿、清旦來入。」其十二法比丘聞以是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比丘僧次第與比丘尼說法，不得至暮還。至暮者，墮。」

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與比丘尼同道行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與諸比丘尼同道行，是沙門婦。若非婦者，何由同道行？」其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共比丘尼同道行，從一村至村落內者，墮。或應共行者，若有賈客、前有虎狼賊寇，得共行。」
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從拘薩羅國來至舍衛。時阿脂羅江須舡爾乃得渡。六群比丘與比丘尼同舡，或逆水上、或隨水下。經時日已沒，便渡水各散去。時比丘尼為賊所劫，以此事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與比丘尼同舡，或逆水上、或隨水下，除直渡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迦留陀夷與崛多比丘尼衣著。諸比丘尼問：「所由得此衣？」答：「迦留陀夷見施。」諸比丘尼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非親里比丘尼持衣施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迦留陀夷使崛多比丘尼作衣。諸比丘尼問：「與誰作衣？」答言：「迦留陀夷作衣」。諸比丘尼不知當云何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非親里比丘尼使作衣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迦留陀夷與崛多比丘尼屏處坐。諸比丘尼見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獨與比丘尼屏處坐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迦留陀夷與佛陀優婆夷露處坐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云何與婦人露處坐？」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獨與婦人露處坐者，墮。」(上比丘尼妹)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一優婆夷，請摩訶迦葉、舍利弗、目揵連、阿那律。時長者婦饌具種種飲食，敷好坐具。時鍮羅難陀比丘尼，先與長者婦善知識，平旦著衣持鉢來詣此家，見饌具種種飲食敷好坐具，即問長者婦：「欲請阿誰？作是好飲食敷好坐具。」長者婦答：「請摩訶迦葉、舍利弗、目揵連、阿那律。」比丘尼語：「捨龍象而請騾驢。」長者婦問：「誰是龍象？」比丘尼答：「尊者調達、騫陀達婆、迦留羅、提施、三文陀糸頭，此上人是。」迦葉最大先前入舍，鍮羅比丘尼見來入，語長者婦：「善哉優婆夷！所謂龍象以至。」時長者俱聞此語，便作是言：「惡比丘尼！先言騾驢，今言龍象耶。去，惡比丘尼！莫復入此舍。」時長者見賢嚴坐定，自行澡水，布種種飲食。飲食已竟，重行澡水已在一面坐，聽達嚫。摩訶迦葉說達嚫已，即從坐起去。詣如來所，頭面作禮在一面坐，以此事具白世尊。世尊因此事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，知比丘尼譽一比丘僧、毀一比丘僧，往彼飯者(調達婆兒、阿難妹也)，波逸提。」

佛世尊遊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所。當於爾時，人民飢饉乞求難得。諸長者或請一比丘、或請兩比丘，其不請往者或四或五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不知厭足、無有慚愧。其請一者，五三自往。」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不請強往者，墮。或時應往、或病、或執僧事、作衣，此應食。」
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拘薩羅界有一長者起招提僧舍，其有客比丘得一日食。時尊者舍利弗遇病，從拘薩羅至舍衛國，過此僧舍住三宿食。時舍利弗便發去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便懷狐疑：「我不過食招提僧食耶？」往自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無病，得一宿住食，若過食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多比丘從拘薩羅詣舍衛國，有長者中道請飯豐饒酥酪。時六群比丘兩三鉢盛下行，比丘不得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重疊兩三鉢盛下行，比丘不得。」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請入舍，長者設好食酥酪豐饒，不得兩三鉢盛。犯者墮。若兩三鉢取出外，當等分與不得比丘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舍衛國有一長者，居門衰喪，唯有一少男兒在後。此少兒聞其飯佛及比丘僧者，得生三十三天第二天：「我當往行，出筋力作，所得錢財當飯佛及比丘僧。」即往詣比舍，語一長者作是語：「我欲客作，為可爾不？」長者答：「須

幾許物？」少兒言：「與我五百兩金，自當竭力作使。」長者便思惟：「如今人飢饉乞求難得，乞一食者尚不可得，況爾所兩金。」長者問：「少兒能何等作為？」少兒答：「能坐金銀銅鐵綿絹絲肆。」要不取價。竟十月已，長者便作是念：「或有人先索價却作使，今此少兒先與人使却乃索直。」即使知金銀肆。是少兒宿有福德，常人坐肆得一倍利，此少兒得八倍十倍。長者便作是念：「得此少兒是我之幸。常人坐肆得一倍利，此少兒坐肆得八倍十倍利。」次使知銅鐵綿絹絲肆，皆爾獲利。次使知田業，常人耕種得一倍利，此少兒得八倍十倍利。十月期盡，即從長者索直。時長者不為不欲與，正欲與恐少兒去。復重再三索：「為欲與我不？」長者問：「得此金用作何等？」少兒答：「我聞飯佛及比丘僧得生三十三天，所以客作，欲飯佛及比丘僧。願見時與。」長者便作是念：「怪此少兒為佛及比丘僧執此勤勞。」即問少兒：「汝欲飯佛耶？」答言：「飯佛。奈得薪草釜竈器皿及人力！可即於此間飯佛及比丘僧，二人俱時得福。」少兒答：「亦可爾耳。」長者語：「汝自往請佛及比丘僧。」即詣世尊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世尊與說法，說法已默然。時少兒即從坐起，偏袒右肩右膝著地，叉手向佛白世尊言：「欲設微供，願佛及比丘僧臨顧須臾。」時世尊默然受請。少兒見如來默然可之，即起頭面禮足而去，即夜具種種飯食敷好座具。往白世尊：「飲食已辦，今正是時。」比丘僧往，世尊住，別送食來。僧詣長者家，各次第坐坐定。少兒自手行水，布種種食。時是月八日，國俗此日食先亡者，以殘食施諸比丘僧。諸比丘僧食已，至少兒家略不食。諸比丘同聲語：「行食人稍下。」少兒見飲食不減，便作是念：「比丘僧不食者，我必不生三十三天。」涕泣詣如來所，白世尊言：「比丘僧食少不多。比丘不食者，我必不生三十三天。」世尊告曰：「汝往稍益食，必生三十三天無疑。」少兒復作是念：「如來廣長舌言，必得生三十三天。」歡喜踊躍不能自勝，即頭面禮足繞佛三匝而去，往詣比丘僧所。比丘僧食竟，行澡水已，在前長跪受呪願。上坐呪願已便去。即日有五百賈客，入海還歸。最大導師入城求食。問行路人：「誰家有食賣？」行人答言：「某長者家今日飯佛及比丘僧，必有飲食。」導師即詣此舍，語守門者言：「汝往白長者，外有入海導師欲得相見。」守門者即為白，長者出迎共相問訊，揖引入坐。須臾起，語長者言：「承有飲食賣，當送直。」時少兒在一面坐。長者答：「此非我食。」指言：「此檀越食也。」復問少兒：「有食見與，當送直。」答言：「我食不賣。若須者便相呼入坐，當相供給，不須直。」即往呼伴入坐。少兒自手行水，布種種食。賈客食訖，少兒還就床坐。去少兒不遠，有拘薩羅碼磁揵茨(拘薩羅國外大故稱)。時

大導師語諸賈人：「此少兒飯食我等皆令充足，我等各各共報其恩。」諸商稱善。時大導師語少兒：「過此揵茨來。」即過與。導師開頭巾裹一明珠，直百千兩金，著揵茨鉢中。其餘商人，或直九十千兩金珠、或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，下至直十千兩金珠，流溢揵茨，持與少兒。少兒不取，曰：「薄食不賣，自相施耳。」導師復語：「計此珠價百千萬倍，勝汝飲食。意欲相遺，幸莫見逆。」少兒便作是念：「我若取者不生三十三天上。」「少住此間，聽我往問世尊還。」即詣如來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住，以此事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汝往受之。此並花報，果實在後。」少兒歡喜踊躍不能自勝，頭面禮足便退去。去不久，佛與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先食，重往食者，墮。」

時此長者往詣婦所，作是語：「此少兒門戶種姓不減我族，計一珠價足得我田業，可嫁此女與為夫婦。」婦曰：「善。」即嫁女與。俄爾長者夫婦盡喪亡。王波斯匿聞彼長者亡，問傍臣：「頗有兄弟兒息不？」答言：「無。唯有女夫在家。」王勅召來，即往召至。王遙見容顏，甚歡敬之，即封戶一千，使知邊城。日出就位，即名日出相國。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眾多比丘從舍衛國詣拘薩羅界。時跋難陀弟子欲與諸比丘伴至拘薩羅，來辭跋難陀：「今比丘去，弟子欲共行。」跋難陀以前恐故，即語：「卿少住食。」弟子對：「先以食。」跋難陀語：「知卿已食，意欲使卿更食去。」言語留連，諸比丘已去。跋難陀弟子後去不及，伴為賊所劫，即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以知比丘食，強勸使食，犯者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失梨崛長者事外道，常狐疑：「世尊是佛非佛耶？是法非法耶？是比丘僧非比丘僧耶。我當施設飯食，往請佛試之。」即往詣世尊所，擎拳問訊在一面坐。時世尊與說種種微妙法，佛說法已默然住。長者失梨崛白佛言：「欲請沙門瞿曇及比丘僧。」時世尊默然可之。失梨崛從坐起，擎拳而退。於門中鑿坑，盛滿炭火無有煙焰，以沙薄覆上。興起此念：「沙門瞿曇有一切智，知一切未然事，自當知。若無一切智，自當墮火，及沙門眾。堂上設不纍繩床，偽敷坐具。」復作是念：「若沙門瞿曇有一切智者，自當知。若無一切智者，當墮床，及沙門眾。為人所笑。」復設雜毒食，復作是念：「若沙門瞿曇有一切智者，自當知。若無一切智，食此毒飯自當死，及諸沙門。」即往白佛：「食具已辦，今正是時。」世尊著衣持鉢，及比丘僧來至失梨崛舍。世尊顧語阿難：「汝往語諸比丘，盡不得先如來前入失梨崛舍。」阿難即往告諸比丘：「不得先如來入失梨崛舍。」時如來足躡火坑，自然成浴池，中生憂鉢拘物、波頭摩、分陀利花，鳧雁鴛鴦和聲悲

鳴。時世尊足登花上入失梨崛舍，花瑠璃色、花紺碧色，如來黃金色，色色相奪。時繩偽床自然成寶床。時此長者見二變化，心開意解，叉手向佛白世尊言：「此食雜毒，願小頃留，更設好食。」世尊告曰：「但行此食無苦。」時失梨崛自手行水，布種種食。佛語阿難：「此諸比丘盡不得於此間食，當詣阿耨達所。」時世尊與失梨崛男女說法施義、戒義、十善義、生天義，貪婬墮惡、出家得道。時世尊復與說法苦習盡道。失梨崛即得道迹，如純白氎易染為色。失梨崛即從座起，頭面禮足：「從今以去歸佛歸法歸比丘僧，聽為優婆塞，盡命不殺生。」世尊及五百阿羅漢盛滿鉢飯，即入三昧，從失梨崛門盡飛陵虛，詣阿耨達宮。時阿耨達亦知如來來，化五百蓮華大如車輪。復為如來化作一華最妙，如來坐上，五百阿羅漢各次第坐。如來五百阿羅漢比丘僧食已，廣說阿耨達經。時如來及比丘僧入三昧，從阿耨達宮沒還至祇桓。時毘舍佉無夷羅母聞佛及五百阿羅漢受失梨崛請，詣阿耨達食廣說阿耨達經，今來舍衛。「我當別請佛及五百阿羅漢。」即往詣如來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住。世尊廣為毘舍佉說法。說法已，毘舍佉即長跪請佛及五百阿羅漢。世尊默然可之。毘舍佉頭面禮足而去。即夜辦饌具好食敷好坐具，重開門戶，手擎香爐叉手禮言：「飲食已辦，今正是時。」諸比丘往，或從地踊出、或從壁入、或從空下，唯如來住，別留佛食。毘舍佉見比丘坐定，自手行水，布種種食。食已竟，復行澡水，在前長跪受呪願。上坐呪願已而去。阿難來取佛食。世尊知而問阿難：「有幾比丘在毘舍佉舍食？」阿難白佛：「前所至阿耨達宮食五百阿羅漢，盡在彼食。」世尊告曰：「云何阿難！頗有一比丘，於比丘僧中唱使行不？」「不也。世尊！」世尊告曰：「愍此毘舍佉不獲一福，云何不食一比丘？彼，阿難！毘舍佉母食一比丘僧者，得大福、獲大果報。」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眾中不唱，私去會者，犯者墮。有應得去，若道路行、若乘舡、若大節會、若沙門普會，此應去。」時舉國人民聞佛言飯一比丘僧達嚫勝飯五百阿羅漢，長者婆羅門盡得信佛淨比丘僧。(三十六竟)

鼻奈耶卷第七

鼻奈耶卷第八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波逸提法之二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未結過中食戒。尊者迦留陀夷日下晡，著衣持鉢入舍衛殯陀跋陀。天陰夜黑厚雲，掣電霹靂光亘然明。有一妊娠婦女出外汲水，尊者迦留陀夷至門欲入分衛，電光中見迦留陀夷，大驚怖懼，便失聲言：「毘舍支(毘舍支鬼也)。」迦留陀夷答：「我是沙門，非鬼。」婦人答：「若沙門者，不殺汝父、不害汝母，而墮我娠。」時此婦人往語十二法比丘，十二法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日過中食者，墮。」時尊者婆特婆梨聞世尊結過中食戒，便作是語：「二食中最好最妙無過暮食，而沙門瞿曇斷我此食。」諸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此著味來日久，不但今日。聽我說。往昔無數劫時，劫盡天地融爛。後此地有肥甚甘美肥，如弱石蜜。有一阿婆最羅天子來下此地，以指嘗地肥甚甘美，意愛樂憙還上天上，語諸天子，將諸天子來下，教使嘗此地肥。至三日，身重不復能飛。地肥漸沒，地生鹵土曝。後漸自然粳米出而食之。爾時此人亦著味，今復著味。」
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尊者畢陵淚跋昔患目痛，諸長者婆羅門送酥油蜜黑石蜜及諸生食，諸弟子常停食經宿而食。時十二法比丘見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無病，停食經宿而食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不受水、不受食而食。十二法比丘見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不受水、不受食而食投面門，除其水、楊枝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所至村落，見酪乳酥魚肉脯輒乞自入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太乞魚脯用為？」往白十二法比丘，十二法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知彼村落有好酥乳酪出魚肉脯，若比丘無病往彼乞者，波逸提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有二比丘住拘薩羅界深山中住，未曾見佛，常懷企望欲得見佛。二人共議，便發進路來見世尊。時春後月極熱，野馬像水日以向中，值曠野中了無水漿，身體燋渴。二人處處求水，值小潭水，水少虫多。其一比丘語一比丘言：「飲此虫水，度此曠澤，得覲世尊。」一比丘答言：「受世尊戒，云何當壞？」時一人飲、一人不飲。其不飲水者命終，生三十三天，著百寶冠來詣世尊，頭面禮足在一面住。時世尊與說法，使

得見諦。其飲水者在後至，世尊遙見比丘來，脫憂多羅僧示黃金體：「汝為癡人，用觀是四大身為？純盛臭處。其見法者則見我身。」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知雜虫水而取飲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一長者請佛及比丘僧，時六群比丘先前至飯食厨間止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先來是間，妨作飯食。」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先至請飯食家，坐若臥、弄小兒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一長者請比丘僧。長者出行不在，長者婦獨在後作食。時尊者迦留陀夷先至長者家坐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云何比丘釋子獨與婦人一處坐？」十二法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先至請食家與婦人獨處坐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。爾時鞞羅然村有婆羅門名阿耆達兜，大富饒，錢財田業成就。時來至舍衛住一長者家，語長者言：「卿此間頗有沙門婆羅門聰明智慧，將諸徒眾，眾中人師者不？有此人者，我欲時往禮拜問訊，使我心開意解。」長者答：「此間有沙門瞿曇，是釋種子，出家學道剃除鬚髮，服三法衣，今成阿耨多羅阿惟三佛。欲往見者，今正是時，可往問訊。」婆羅門問：「瞿曇今為所在？欲往問訊。」時長者答：「今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欲往便往。」時阿耆達兜婆羅門明日出舍衛詣祇桓，爾時世尊與無數億百千人說法。時阿耆達兜婆羅門遙見世尊端正無比，諸根具足、身黃金色，即前至佛所擎拳稱善，在一面坐。世尊為說種種微妙法，說法已默然住。時婆羅門白世尊言：「願沙門瞿曇及比丘僧，受我夏坐九十日。」爾時世尊憶往昔對而不可避，即默然受婆羅門請。時婆羅門從坐起，擎拳辭退。從舍衛國即往鞞羅然，與佛比丘僧辦四月夏坐，種種飯食。至夏坐初，勅守門者：「我今於四月中在內，欲不出行，莫令有人入。若有苦樂吉凶事，亦莫白我。」守門者即奉教命。

爾時世尊夏坐時到，集和合僧，世尊告曰：「汝等各各收治衣鉢，當詣鞞羅然所。」時五百比丘從世尊著衣持鉢至鞞羅然。時鞞羅然無有堂舍，北有大失利沙山，山谷曠大草木深邃，種種華樹若干種鳥。爾時世尊及比丘僧，於彼山宿。時鞞羅然純婆羅門，人民飢饉乞求難得。世尊即夜集和合僧，告諸比丘：「比丘當知。此鞞羅然純婆羅門種，人民飢餓乞求難得。諸比丘欲於此間夏坐者坐，不者各隨所宜。」時舍利弗即退至阿茂訶山頂，受釋提桓因、須夷阿須倫女請(帝釋夫人)，四月食天厨。時世尊於鞞羅然，一不滿五百比丘結夏坐。其長者婆羅門信佛者，或作四食五食六食便止，諸比丘乞求不能得。時尊者目犍連白佛言：「所以名閻浮提，因閻浮提果名。東方去此無數千里，取閻浮果與比丘使食，去果不遠，有呵梨

勒阿摩勒國；至鬱單曰，取自然粳米；至三十三天，取天甘露，與諸比丘使食。取此地肥，以左手反此地、右手取地肥，與諸比丘使食。」世尊告目犍連曰：「知汝有此神力。此諸比丘宿對因緣，欲置何所？」世尊不許。鞞羅然界饒軟水草，有馬子驅馬於中放。見諸比丘乞求無所得，語比丘言：「此間穀貴，乞求難得。我無有熟食麨乾飯，唯有馬麥，須當相施。」諸比丘答：「世尊不許當食馬麥。」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雖知是馬麥，隨時飲水飽，生草可取食耳。」時馬有五百匹，比丘僧少一不滿五百。馬日食麥一斗，養馬人日食麥二斗。分人馬麥各半，以施佛比丘僧。時阿難持世尊分及己分入鞞羅然，求人熟。見一婦人，歎佛功德：「世尊有此戒、三昧、智慧、解脫、解脫智，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，圓光七尺(佛尋竟手足覆四支，不啻七尺)，身黃金色視之無厭。剔除鬚髮被袈裟出家學道，得阿耨多羅三耶三佛。救眾生厄，不度者度、不脫者脫、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，無生老病死憂悲惱苦。不出家學道者，當作轉輪王，七寶前導：輪寶、象寶、馬寶、摩尼寶、玉女寶、長者寶、主兵寶。當有千子，雄健勇猛。典四天下，不加刀杖。我及汝等皆當臣屬。受請至此鞞羅然夏坐。大妹！能以此麥與作麨不？」婦人答言：「我家，阿難！役務事多。自尚不供，況當供他？」去此不遠，有一婦人聞歎佛功德，甚奇甚特，便作此念：「世間乃有是人耶？」即呼阿難：「持此麥來，我與作麨。從今日始，佛阿難及餘梵行者麥來，我與作麨。」時此婦人即磨麥持與阿難。阿難持麨詣佛所，行澡水，授佛麨。佛便食之。阿難見佛食麨，悲泣墮淚。復作是念：「佛世尊是國王子，常食好食、未曾食惡食。云何今日食此麥麨！那得氣力？」時世尊知阿難心所念，語阿難言：「汝能食此麨不？」對曰：「能食。」世尊即授與一揣，使食天甘露味。阿難復作此念：「世尊食此必有氣力。」世尊食已，澡鉢行水，白佛：「向者倩一婦人作麨，而不肯作。有一婦人，不倩而自作。願聞其意。」世尊告曰：「其不作者設當為作，當為轉輪聖王第一夫人。不使而作者，獲大功德。雖不更作餘福，種阿耨多羅三耶三佛根。」

對未畢日，無有聞佛及比丘僧食馬麥者。有天魔波旬化作比丘僧，擔囊盛乾餅石蜜，摸持九百葉餅於街巷間行。諸長者問諸比丘：「從何所來？」諸比丘答：「從鞞羅然來。」「佛及比丘僧無所乏婆？」化比丘答：「飲食豐饒不能食盡，今送餘至舍衛。」往對償畢，其時十六大國皆聞佛及比丘僧在鞞羅然三月食馬麥。諸富長者婆羅門積財一億，及入海導師車馬駱駝載負種種供具，往迎世尊及比丘僧。餘有七日當新歲，佛知而問阿難：「新歲餘有幾日？」阿難白佛：「餘有七日。」佛語阿難：「將二比丘入鞞羅然邑，語阿

耆達兜婆羅門：『佛已受卿請九十日，今竟，欲普人間分衛。』」時比丘白佛：「阿耆達兜竟不一飯佛，何以故告別？」世尊告曰：「雖不設飯，交是請主，法應當別。」時尊者阿難承佛教，將二比丘入鞞羅然，住阿耆達兜門，語守門者：「汝往白，阿難在外欲得相見。」時阿耆達兜在中庭，沐頭被白氎衣踞繩床上。時守門者即白，答語：「使入。」阿難即入，徐徐就坐。默然須臾，婆羅門問：「以何事來？」阿難報言：「世尊語：『婆羅門！已受卿請九十日。今欲入人間普分衛。』」婆羅門問：「云何阿難！瞿曇於此夏坐耶？」阿難答：「卿前請夏坐而忘耶？」婆羅門問：「九十日中云何得食？」阿難答：「大困大厄，世尊及比丘僧三月食馬麥。」時婆羅門憶請佛及比丘僧辦夏坐具，勅守門者莫令人來。阿耆達兜婆羅門復作是念：「四方遠近皆當聞我為此惡事。阿耆達兜請佛比丘僧無有供養。」復語阿難：「可留瞿曇沙門得懺悔不？」阿難答曰：「不得留。」時阿耆達兜愁憂懊惱，自投于地。時親里眾以水灑而起坐，親里語阿耆達兜言：「汝莫愁憂。我等當詣瞿曇沙門所，與汝悔過。若不住者，持此種種飲食，使人舁往，當隨後行。住處有乏，當以供養。」時阿難與婆羅門及親里眾，詣世尊所悔過。世尊遙見來：「若我不住者，沸血當從面孔出。」以大慈悲更住七日，前所辦夏坐四月飲食盡舁來，豐饒盈溢。時跋嗜(邵脂反)人民聞佛當來六十日，普行分衛各辦供具以待如來。時世尊於鞞羅然具補納衣，一日衣竟，著衣持鉢詣跋嗜國。阿耆達亦載飲食隨如來後，有所乏者即供足之。知如來所投頓，輒在前供辦，並作是語：「我今日、我明日請佛。」時跋嗜人民聞阿耆達載飲食隨如來後，「此必妨我不得飯佛。」即集會自作限制：「其作食飯佛者作小食，復作蜜漿，勿聽婆羅門得作飯食。其有見阿耆達者，當罵言：『惡婆羅門！將佛及比丘僧九十日與馬麥食。今復載飯食妨他耶？』」時婆羅門愁悶在一面立，看諸人民供具少者，輒供足之。唯見無豆鬻，即以胡麻子、蘇子、豆擣阿摩勒、鞞醯勒、蕪菪、薑作鬻，奉上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分與比丘僧。」比丘僧不受：「世尊不許當食此鬻。」時婆羅門來白世尊：「諸比丘不受此鬻。」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從今以往，有病無病，常服此鬻。有五事：益於身體，除飢不渴，無風寒病，腸胃通利，生食病熟。」阿耆達復作是念：「我夏四月辦種種飲食載飲食來，復不得飯佛及比丘僧。我今當如祭神法布食著地，使諸比丘脚履上過，則為已食。」世尊告曰：「此非脚所履物，此是口所食具。」世尊與婆羅門說法，說法已婆羅門即還去。

時世尊著衣持鉢還舍衛國。有一外道梵志身體肥大，從世尊後。有一婆羅門著道來，問此梵志：「此間飲食可得不？」答言：「可

得。」復問：「由誰得？」答言：「從是禿長者得。」婆羅門言：「咄去去，汝為惡言。汝得肥壯皆由瞿曇沙門，而反更罵。若瞿曇沙門聞，當為沙門結戒，不復與外道飲食。」諸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此外道異學長夜習顛倒，此等若被打中毒橫羅官事，謂呼沙門瞿曇為。」時世尊故未與沙門結戒。前至舍衛國，舍衛國長者與佛及比丘僧，作酥餅百葉脆餅。諸佛世尊常法，飲食不足終不起坐，要當食足。若檀越少者，以佛力一切充足。有二婆羅門婦來，語尊者阿難：「見施少餅。」時以兩番餅與一人，一番餅與一。人得一番者，問彼一人：「汝得幾番？」答言：「得二番。」反問：「汝得幾番？」答：「得一番。汝長得一番，當與我分。」答：「各自得分。不與汝分。」一人言：「阿難必是汝婿。」二人共相捽搤大喚。世尊知而問阿難：「此人何以共鬪？」阿難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自手與婆羅門、婆羅門婦餅者，墮。食有五種：一根食。根食者，藕、蘆蔔、繫婆陀(根小而甜)。二莖食。莖食者，竿炙叔基(酢莖)諸所食菜。三為葉食。諸所食葉。四為華食。婆婆羅梨華(波波羅酸棗)婆婆。五為果食。諸所食果，蒲萄甘橘。復有五食：粟米、糜米、青麥、豌豆、粳米。若食此食時，有五婆羅門來乞，當言此非我食。有索水者，當言非我水。索果者，當言非我果。盡不得與，除其父母、病人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王波斯匿與阿闍世常共鬪，時興兵相伐。六群比丘自相謂言：「共往看軍馬。」即往看軍馬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出家為道，方觀軍馬。」以此事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軍馬欲發就往看者，墮。」◎

鼻奈耶卷第八

鼻奈耶卷第九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◎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波斯匿大臣伊沙多富蘭那撿跋提見諦人，將諸比丘往看軍馬。諸比丘亦有親里在軍中，留比丘住三日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出家為道，必當傳彼此語。」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在軍中，不得過再宿，若過者墮。」拘薩羅波斯匿王講武戲軍，諸比丘往看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非其所習而來觀看。」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講武戲軍、若觀軍鹵簿幢麾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常與十七群比丘共諍。六群比丘自恃豪姓，打十七群比丘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云何比丘比丘自相打？」十二法比丘聞，往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瞋比丘，打者，墮。」時六群比丘瞋，舉杖相恐，以手相搏。十二法比丘見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不得舉杖相恐，以手相搏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跋難陀弟子難陀語跋難陀弟子言：「我欲有所至，可逐我到彼。」便然共往。路逢一女人，難陀便將覆屏處為不淨行。跋難陀弟子見，還語諸比丘。諸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因此事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見犯罪藏匿經一宿者，貝夜提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跋難陀釋子便作是念：「此弟子辱我小弟，今當報之。」便語弟子言：「我欲有所至，著衣持鉢隨我來，亦當語檀越好供養汝。」即相隨去。處處將行，從一家至一家。視日欲中撾揵稚，時過便語弟子：「汝還舍衛，我不喜與汝共行。」即還向祇桓，日已過中，比丘食已竟。即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語比丘，作是語：『我欲有所至，共我到彼，當語檀越好供養汝。』將去之後復作是語：『汝去。比丘！我不喜與汝共行，我樂獨行。』作如是調誑者，墮。」(非上難陀，同字耳)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佛從舍衛欲詣拘薩羅界，中道無有村落，依一山宿。有一摩訶羅比丘，負大腐木來欲然火。有黑虺蛇木中來出，比丘怖懼便失聲喚。諸比丘聞，謂為被賊，即前問：「何以驚喚？」比丘如事答。諸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不病，於露地聚薪草牛屎糠樹葉然火。若自然、教他然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舍利弗來辭佛及比丘僧，欲六十日普行分衛。時加羅檀提比丘聞舍利弗欲六十日普行分衛，即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迦羅檀提白世尊言：「尊者舍利弗懈慢，不辭別世尊及比丘僧，欲於人間普行分衛。」時世尊即勅一比丘僧：「汝往詣舍利弗所，『世尊來呼汝。』」時比丘即從坐起，頭面禮足而去，詣舍利弗所：「世尊使我來呼舍利弗。」舍利弗與此比丘詣如來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世尊告舍利弗言：「汝向者去不久，有此比丘來言：『舍利弗不辭佛及比丘僧，欲於人間普行分衛。』」舍利弗白佛言：「所周行處未曾失旨，無不辭眾而行。但此比丘所白事誤。譬如髦牛截兩角却，將人間行，無復觝突人意。我亦如是，未曾懈慢，不辭眾而行。譬如此地含容穢惡，大小行地亦不作此言：『當載此置此。』我亦如是，與地無異，豈當懈慢不辭眾而行？」時迦羅檀提比丘從坐起，禮舍利弗足悔過：「舍利弗！悔過，願恕。我如癡不及，我今云何謗舍利弗淨行？我自前犯此妄語，願舍利弗受我悔過。」時世尊告舍利弗言：「時受悔過，勿令此比丘於此座上頭破七分。」時舍利弗承佛教，即受其悔過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比丘僧常法辭比丘僧，僧聽使行。後比丘證言不如法辭比丘僧。初可，後違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沙彌羅云舍利弗弟子，夜不聽使房中宿，所向諸房皆不聽宿。唯有一客比丘房無人，羅云於中宿。臥未久復有一客比丘至，言：「汝是沙彌，避我大沙門去。」即牽曳出。時羅云墮淚，行詣如來廁。入廁屋，持如來一隻屐枕頭如眠。有一惡蛇常居此廁，先出求食，中夜暴風雨，蛇走來趣廁。諸佛常法，夜三時觀眾生，誰應得度？見羅云正爾當為惡蛇所害。時世尊即以三昧力往至廁上，時如來三彈指，羅云即覺。世尊問：「汝是誰？」沙彌答：「是羅云。」世尊問：「何以於此眠？」羅云具白世尊。時如來左肘擁羅云頭，將至石室。平旦世尊集和合僧，告諸比丘言：「此沙彌無父無母，唯仰和上阿闍梨隨時看視。不看者，誰當看？從今已往，聽沙彌與大比丘再宿，過者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闡怒比丘生此惡念。觀如來說法。我悉知犯。此惡法者不足以為罪。時眾多比丘聞闡怒比丘生此惡念：「觀如來說法，我悉知，犯惡法者不足為罪。」時眾多比丘往至闡怒比丘所，語闡怒比丘言：「審有是語：『觀如來說法我悉知，犯惡法者不足為罪。』耶？」闡怒比丘答言：「此事信然。世尊說法我悉知，犯惡法者不足為罪。」諸比丘語：「止止。闡怒！莫作是語，亦莫謗如來。謗如來者，現世不得善。世尊無數方便說犯罪惡。汝今闡怒捨此倒見。」諸比丘諫而不肯隨，諸比丘不知當云何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生此惡念：『觀如來說法我

悉知，犯惡事者不足為罪。』善比丘再三諫，從諫者可，不從諫者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闡怒比丘故習惡見，不親近比丘僧，與六群比丘為伴，受六群教。諸比丘見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習惡見，已擯出，若與坐臥、言語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目揵連有二沙彌，不持戒、習惡法，在祇桓外各各為惡。諸比丘見，語沙彌言：「世尊無數方便說婬不淨，向婬念婬、婬意熾盛婬之惡露。汝等云何習此不淨？」時沙彌答：「我等亦見如來說法，其習婬者無有罪。」諸比丘復語：「汝為沙彌，莫作是語，言：『世尊說法犯婬無罪。』莫謗如來，其謗如來現身不得善。汝今沙彌，可捨惡見。」時沙彌不從比丘諫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沙彌作是語：『如來說法犯婬無罪。』時比丘來諫：『汝沙彌莫作是語：「世尊說法犯婬無罪。」莫謗如來，謗如來者現身不善。』若沙彌從諫者善，不從者比丘當語沙彌作是語：『從今以往不得禮如來世尊，亦不得逐比丘行。如諸沙彌，應得與大比丘再宿，汝今無是。汝今促去，不復得住此。』若比丘知此沙彌已被擯，將行作使、若同止一宿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毘舍佉無夷羅母著百種金瓔珞，往詣世尊所。毘舍佉無夷羅母中道便作是念：「我今往見世尊，著瓔珞非我禮。」即脫瓔珞，白氈裹，付一婢使。時無夷羅母前禮佛足在一面坐。時世尊與說種種微妙法。說法已即從坐起，禮佛而去。時此婢使忘金瓔珞。時阿難見，即取舉之。便懷狐疑：「我不犯墮婆？」即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手捉金寶瓔珞、若教人取者，墮。除其僧園中得金寶。當遍令無人取者，停九十日。停九十日復令無人取者，停三歲。復令無人取者，以供僧事。若三歲後有主來索者，持僧物償。此是應取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不染新衣而著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出家學道，不染衣而著，與俗人何異？」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得新衣，當染作三色，青、皂、木蘭。若比丘不染作三色青皂木蘭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王波斯匿別作浴室，問諸阿逸：「今日應浴不？」諸比丘答曰：「今日應浴。」王語比丘：「於我浴室浴。」諸比丘，或早食時浴、或食後浴、或夜浴。波斯匿王夜來欲浴，諸比丘洗，王不得浴。竟夜欲曉，方乃得浴。王便作是念：「我不見如來即還城者，非是我宜。」時王波斯匿即詣佛所，頭面作禮在一面坐。佛知而問王：「時猶未曉，王從何來？」王具白世尊。時佛為王說種種法，默然住。王聞說法已，即從坐起，頭

面禮足而去。世尊見王去不久，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世尊與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半月一浴，過者貝逸提。此應時春後一月、半歲前一月，此應得浴。除其熱風雨、僧作、著路行，此常得浴。」(六十竟)◎

◎佛世尊遊鞞舍梨獼猴江石室所。當於爾時鞞舍梨諸童子等在城門裏而射，筈筈相拄。時尊者迦留陀夷平旦著衣持鉢入鞞舍梨分衛，遙見諸童子共射筈筈相續，即往詣射所，語童子言：「汝等共射雖為奇特，不如我工。」諸童子即授弓箭。迦留陀夷問：「欲使我射何等物？」當於爾時有一鵄在上飛，諸童子言：「仰射此鳥。」迦留陀夷即以四角叉箭射鵄，叉箭叉鵄令住空不得飛。童子復言：「不殺此鳥，何以為工巧？」迦留陀夷問：「欲射何處？」童子言：「射右眼。」即射右眼，鳥墮地死。諸童子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斷眾生命者，墮。」(佛及洴沙王、迦留陀夷三人，無比射也)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六群比丘常與十七群比丘共諍，二群共著道行。六群比丘語十七群比丘言：「汝等前行蹈殺虫，犯貝逸提。可時來向我悔過。」時此十七群比丘即向悔過。諸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不殺虫，證言殺虫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諸比丘在靜室坐禪，時天甚熱各各欲睡。諸比丘以指相挃，驚禪比丘，覺欠，復以指挃口中。諸十二法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禪，以指挃驚，覺欠，復以指挃口中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諸比丘在靜室坐禪，時天甚熱各各欲睡。諸比丘以水相灑，驚禪比丘。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不得以水相灑驚禪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阿那律在拘薩羅界夏坐，夏坐已著衣持鉢詣舍衛國。中道過一邑，問中人：「此間得止宿不？」人指示一寡婦家：「此中得住。」尊者阿那律即往此家，語言：「大妹！此間得住不？」阿那律面首白淨，婦人見婬意起，答言：「得宿。」即與淨掃房室敷床使坐在內，辦種種飲食。日已向暮，持水來洗手，持食來：「沙門可食。」阿那律答：「我今一食，不向暮飯。」婦人便作是念：「今雖不食，暮必與我臥。」更好布床使臥。婦人自食已，然油明燈。時此婦人即床頭立，前牽引阿那律衣裳，欲作不淨行。阿那律答：「梵行淨，不得從汝意。世尊無數方便說婬不淨，向婬念婬、婬意熾盛。」婦人竟夜擾阿那律。婦人便作是念：「此必清淨沙門，非不淨人。」便心開意解，向阿那律。阿那律為說種種深法，即時婦人壞二十億惡，得須陀

洹，見諦得果。即從坐起，頭面禮阿那律足：「我今日已往歸佛歸法歸比丘僧，聽為優婆夷，盡命不殺生。願尊者阿那律受我請，於此間食。」阿那律默然受請。婦人入內辦種種食，行清淨水，手自授食。食已行水，在前長跪白阿那律言：「盡命受我請衣被飲食床臥病瘦醫藥。」阿那律默然受請。阿那律為說法已，即從坐起而去，詣舍衛國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佛問阿那律：「於夏坐中無所乏少婆？」阿那律白佛：「無所乏少。」時阿那律以此事具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阿那律！譬如四毒蛇同一室住，寧與惡蛇同處，不與女人同床坐。譬如有明人，王教令之：『守此四蛇，食飲不失時節。若一蛇瞋，殺汝不疑。』語此人：『從汝所宜。』時此人便捨去，復值五拔刀賊欲殺。云何阿那律！此人畏四蛇得脫，復值五賊。趣得免之，復值六怨家常伺其便，今適相逢殺汝不疑。復得脫去，前有空舍欲入中藏，見舍空無所有，捫摸四壁值瓶器皆空。有一人來語此人言：『今有賊來可時避去。』適出門遇賊。復得免去，前值山水流駛，墮水死者無數人，所立處復有狼虎欲來害人，意欲渡水無有舟船，便作是念：『我以何方便得渡此水？』即收草木縛以為筏，手足排水，得到彼岸，得脫四蛇、五賊、六怨家、空舍賊，山水虎狼得度，婆羅門得活。」佛告阿那律：「所以引喻者，當解此義。蛇所居，以喻此身。身肥白好，由父母得長，此亦無常是壞敗法。四蛇者，是四大，地界水火風界各各增，則死不疑。五賊者，喻五陰，色痛想行識。六怨家者，喻六入。空聚者，喻六情，眼耳鼻舌身意處。觀眼眼空，觀耳鼻舌身心心空。出門見賊者，外六塵。山水者，四使，欲界欲使、不可使、癡使、見使。河水者，三愛是，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。所住處有虎狼者，謂五道生死。度彼岸者，謂泥洹。栰者，八聖道。手足排水者，是勇猛。婆羅門得活者，謂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。」佛告阿那律：「我與汝等勤苦學道，正可爾耳。是以之故，阿練兒常處樹下空處禪思莫懈。」時世尊因此事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與婦人同共室宿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白善山，時佛中夜起室前經行。時須那剎多比丘協掣子反被拘執，來恐世尊曰：「我天地大神，汝避我去。」世尊告曰：「十八億魔來恐我，不能動一毛，豈當畏反被拘執遙來恐我耶？」明旦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自恐人、教人恐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取十七群比丘衣鉢藏，揵槌以鳴，比丘僧入坐，十七群比丘索衣鉢不知所在。比丘僧會罷，還其衣鉢。十七群比丘語：「汝為沙門，何以盜人衣鉢？」六群比丘答：「戲耳，不盜。」諸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

「若比丘戲藏衣鉢戶鑰鍼筒革屣及種種物，自戲藏、若教人藏者，墮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跋難陀釋子賒賣衣與比丘尼，後從借著。既著衣壞，復責他直。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賒賣衣與比丘、若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還借著。既著衣壞，復責其直者，墮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摩訶拘致羅從拘薩羅國來至舍衛國，中路依他聚宿。爾時村中夫婦共鬪，時婦逃走。尊者摩訶拘致平旦著衣持鉢出此村詣舍衛國，道逢此婦人，問：「沙門欲何所至？」答言：「至舍衛國。」婦人語沙門言：「貪為伴至舍衛國。」答言：「隨意。」時夫覓婦不知所在，逢一人隨道來，即問行人：「頗見有婦人西向行耶？」行人答言：「有一婦人共一沙門西去。」即瞋恚往逐，捉得沙門：「汝為比丘，將我婦欲何所至？」時比丘答：「我不將行，此自著路行。」即熟打沙門，放使去。至舍衛國，向諸比丘說。諸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與婦人同道行，從一村至一村者，墮。」
佛遊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所。慈地比丘數數證尊者沓婆犯僧迦婆施沙。諸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證言犯無根僧迦婆施沙法者，貝逸提。」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一比丘從拘薩羅詣舍衛國，中道至[口*蔡] 羅園，與群賊相值。即問諸賊：「君何所至？」答言：「至舍衛國。」沙門語：「相貪為伴。」即與為伴。至舍衛國，賊不著大道行，為羅護人所捉。羅人語群賊言：「此沙門亦作賊耶？」答言：「亦作賊，為最魁首。」即將詣耆老所，具陳事狀。耆老心好道德，言：「此沙門釋子終不作賊，放使去，莫復更爾。」此比丘至舍衛國，語諸比丘。諸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知群賊與共行，從一村至一村者，墮。」
佛世尊遊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所。爾時尊者大目揵連將羅閱城內十餘童子為道，集諸年少沙彌七八十人，年未滿二十，次第授具足戒。竹園門外諸沙彌少氣多飢，喚呼索食。世尊知而問阿難：「喚呼涕泣者誰？」阿難白佛：「尊者目揵連在外授諸沙彌七八十人具足戒。飢不得食，是以喚呼。」世尊知而問目揵連：「年未滿二十，汝授具足戒耶？」答：「審爾。世尊！」世尊告曰：「年未滿二十者，不耐寒熱飢渴，亦不堪行道。年滿二十者，耐寒熱飢渴，復能行道。若比丘沙彌年未滿二十授具足戒者，墮。若授具足戒則非得戒，授者諸沙門犯慚愧罪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手自掘地，復教人掘地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云何自手掘地，復教人掘

地。與耕人何異？」諸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自手掘地、若教人掘是置是者，墮。」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一長者請佛及比丘僧夏坐四月，供養供給衣裳飲食病瘦醫藥。諸比丘往詣長者所請夏坐四月病瘦醫藥，或有比丘長請四月外者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我等許比丘齊四月裏，更無餘調。」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受四月夏坐，往請衣裳病瘦醫藥，除其長請、或時時別請、或本一日請，若長請物者，墮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十五日撾揵搥，比丘僧集說戒。尊者闡怒語諸比丘：「我不學此戒。當先問博學毘尼法師，此戒有何義？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答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說戒日便作是言：『我不學此戒。當先問博學毘尼法師，此戒有何義？』者，墮。」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不解戒，當學問比丘、博學毘尼法師，此不犯。」
佛世尊遊拘捨彌瞿師羅園。拘舍彌比丘喜鬪諍訟罵詈誹謗。時六群比丘自相謂言：「此等比丘罵詈誹謗，我等誦習，明日向說之。」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共諍，默然誦習，明日向說者，墮。」
佛世尊遊拘舍彌瞿師羅園。時瞿舍彌比丘集二十僧，於中悔過。時六群比丘自相謂言：「我等默然起去，使不得悔過。」即從坐起去。十二法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比丘僧斷事未竟默然起去，不囑比坐比丘者，墮。」
佛世尊遊王舍城耆闍崛山。時六群比丘於大眾中高聲大喚擾亂眾僧。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不得高聲大喚擾亂人。若擾亂者，墮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尊者海從拘薩羅至[口*蔡] 祇多國。去[口*蔡] 祇多國不遠，有龍名阿末提吐，於中住。凶惡暴虐，人不得到其處，象馬駝牛驢皆不得到，鳥亦不得在上飛。時尊者[口*蔡] 偈妬平旦著衣持鉢入[口*蔡] 祇多國分衛。聞去城不遠，有龍名阿末提吐，兇惡暴虐，人不得到其處，象馬駝牛驢皆不得到其處，鳥亦不得在上飛。分衛已還出城，舉衣鉢洗足舉坐布著肩上，往詣龍所。樹下先三震，拂布尼師檀，結加趺坐。阿末提吐龍聞袈裟臭，即大瞋恚來。尊者海即入三昧。時龍放雷雨霹靂，尊者[口*蔡] 偈化雨霹靂成優鉢羅、鉢曇摩、拘勿陀、分陀利。時龍復雨蛇蠪龜鼈，尊者[口*蔡] 偈化蛇作青蓮傅飾，化蠪成詹蔔鬘，化龜鼈為百葉華鬘。龍復雨擲牟刀戟，海化成甘蔗石蜜蒲萄，取而食之。時龍便作是念：「此必大神人，欲度我故來坐此耳。」時龍心開意解，不懷瞋恚，捨形化作婆羅門，來至海前，頭面禮足叉手白

言：「我歸於君。」海答言：「汝莫歸我，如我歸佛歸法歸比丘僧，汝當從我。」時龍叉手受教，「正爾歸佛歸法歸比丘僧，聽為優婆塞，從今日始盡命不殺生。」時國界人民聞海降此惡龍，長者婆羅門聞爭來供養。比丘僧[口*蔡] 偈漸來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一優婆夷，聞[口*蔡] 偈來到，別請一日供養。平旦[口*蔡] 偈著衣持鉢至此優婆夷家。時優婆夷見坐已定，頭面禮足，行清淨水，自手斟酌布種種食。海語優婆夷言：「大妹！行來渴，有漿水不？」優婆夷便作是念：「若當與黑石蜜蒲萄漿苦酒漿者，恐發腹內風。」即盛酒似水、亦如水味。時[口*蔡] 偈不味而飲。優婆夷行水訖，在前聽法。[口*蔡] 偈說法，說法已便去。至祇桓兩門間，酒氣始徹醉不能前，臥於路側，三衣鉢鉢囊錫杖各在一處。佛知而告阿難曰：「汝著衣來，共出祇桓觀。」時世尊將阿難出祇桓門，遙見[口*蔡] 偈醉臥路側，三衣鉢鉢囊錫杖各在一處。世尊知而問阿難曰：「此是何人？」阿難白佛：「尊者[口*蔡] 偈。」世尊告阿難曰：「汝還祇桓，告諸比丘盡來會此。」時阿難敬承佛教，即入祇桓請諸比丘，將至門外。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云何比丘！頗見聞知[口*蔡] 偈比丘降惡龍不？」見者言見，聞者言聞。世尊告曰：「云何比丘！如今此人使降一蝦蟇能不？而降惡龍？」諸比丘對：「不能。世尊。」世尊告曰：「如是比丘！此飲酒之大失。諸比丘！從今已往不得飲酒嘗酒。飲酒嘗酒者，墮。漿有八種：蒲萄漿、甘蔗漿、柿漿、梨漿、榛漿、煮麥漿、麴漿(苦酒)、華漿。取要言之，其漿似酒、亦如酒味，飲而醉者，世尊曰皆不得飲。其漿似酒、亦如酒味、飲而不醉者，世尊曰得飲。其漿不似酒味、不似酒，飲而醉者，世尊曰亦不得飲。其漿不似酒、亦不如酒味，飲而不醉者，世尊曰得飲。」(八漿皆中前飲，其中有中後得飲者)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迦留陀夷以得阿羅漢道，便作是念：「我本未得道時，與此六群比丘在此舍衛國，多觸惱諸長者家、多犯諸事。我今當教化用補前愆。」即於舍衛教化九百九十九家，少一不滿千家。其婦得道而夫不得者，不在數；其夫得道婦不得者，亦不在數；夫婦同得者乃數。有一婆羅門，夫婦應從迦留陀夷得道。時迦留陀夷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，殯陀跋陀不失次第，至此婆羅門家。時婆羅門出行不在，婆羅門婦閉門在內作食。迦留陀夷即三昧正受，從竈前地中踊出。婆羅門婦見，便作是念：「此必從我乞食。若空中倒懸，我不與食。」迦留陀夷即空中倒懸。婆羅門婦復作是念：「眼大如釜口，我不與食。」時迦留陀夷眼即大如釜口。婆羅門婦復作是念：「若戾口著額上，我不與食。」時迦留陀夷即戾口著額上。婆羅門婦復作是念：「正爾在我前死，我不與食。」迦留陀夷即在前死。婆羅門婦大驚怖言：「此沙門釋子廣有

知識，是波斯匿王善知識、末利夫人阿闍梨。備當聞於此婆羅門家死，則誅我門族。今當活者，從意所索，不逆其意。」時迦留陀夷小頻申起，婆羅門婦見起復作是念：「著釜燋飯當與其食。」即以杓酌，終不得燋飯，但得好飯，時釜飯流來向鉢。婆羅門婦見此變化，心開意解：「此大神人來此間者，正欲度我，不來求食。」即擎鉢飯授優陀耶。優陀耶答：「妹！不用此飯。可持往施比丘僧。」此婆羅門婦於前先佛種善根，語迦留陀夷：「共往。欲持此釜飯，盡飯比丘僧。」優陀耶言：「隨意。」時婆羅門婦負此釜飯詣祇桓，鳴揵搥集比丘僧，以飯施比丘僧。頭面禮迦留陀夷，在一面坐。優陀耶即為說種種法，破二十拘利惡，得須陀洹果。時此婦人已得見諦，頭面禮優陀耶：「從今日始歸佛歸法歸比丘僧，聽為優婆夷，盡命不殺生。」時此婦人頭面禮迦留陀夷足便去。還詣家，語婆羅門言：「尊者迦留陀夷至此分衛，作若干變化，我即釜飯布施。比丘僧與我說法，得須陀洹道。君今及時，可速往聽法。」時婆羅門在先佛種善根，即往詣迦留陀夷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迦留陀夷與說法，破二十拘利惡，得須陀洹果。時婆羅門得見諦，從坐起，頭面禮足：「從今日始歸佛歸法歸比丘僧，聽為優婆塞，盡命不殺生。」時優婆塞聞說法已，從坐起，頭面禮足而去。到舍，語其婦言：「迦留陀夷最是我等善知識，斷我等生死根、閉地獄門，得度彼岸。所須衣被飯食病瘦醫藥，使此間取。」時婦語婆羅門：「君往請。」即往頭面禮迦留陀夷足，在前白言：「所須衣被飯食病瘦醫藥，願到我家取，莫有疑難。」迦留陀夷默然受之，所須常到彼取。此婆羅門唯有一子，即與取婦，呼子與婦二人在前，約勅子言：「若我夫婦死後，汝看迦留陀夷如我在時。」兒跪答言：「奉教。」後漸漸父母死。七日後澡洗著衣，往詣迦留陀夷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，白優陀耶言：「迦留陀夷則是我父母，所須衣被飲食病瘦醫藥，至我家取。」迦留陀夷有所乏少，常往取之。時此婆羅門子出行不在，時有五百賊，外劫人已持財入舍衛城。時群賊中有一魁首，端正無雙。婆羅門子婦屋上遙[門@視]，即遣一婢使往語：「可暫顧屈，見造貧舍。」即到其家，與婆羅門子婦為不淨行。尊者迦留陀夷尋亦至舍，即就坐行清淨水，布種種食。食訖復行清淨水，在一面坐，聽說法。說婬之惡露，犯戒墮惡道持戒生天。婆羅門婦便作是念：「此沙門後至，說婬之不淨、持戒生天，必當見我為不淨行。又於我夫最為親厚，若當語此事者，罪我不少。」迦留陀夷去後，語此賊師：「此沙門後至，但說婬事，必當見我為不淨行。又於我夫最為親厚，若當告此事者，罪我不少。」賊問：「當云何？」婆羅門婦言：「當取殺。」賊答：「不得殺。」婦人問：「何以故不得殺？」賊答：

「此是大種姓家子，波斯匿善知識、末利夫人師。是故不得殺。」婦言：「當作方便。」即詐病遣信呼。迦留陀夷食後著衣持鉢來至此家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迦留陀夷與說法，說法已欲去。婆羅門婦白言：「小留莫去，意貪聞陀夷說法，病如小差。」迦留陀夷復重說深法。日沒時，此賊執利刀在後斫頭，即命斷，藏舍後馬糞下。其日是十五日說戒，撾揵搥集僧說戒，行舍羅，長一。簸[口*蔡]羅問：「誰不入說戒？」比坐對：「尊者迦留陀夷不來。」簸[口*蔡]羅即問：「有囑授不？」答言：「無。」時簸[口*蔡]羅不知當云何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諸比丘但說戒，迦留陀夷已般泥洹，少一不滿五百。」世尊：「迦留陀夷常為我善知識，今日別矣。」時世尊平旦著衣持鉢，與大比丘眾入舍衛國，往詣馬糞所。佛力使迦留陀夷身踊出去地七仞，諸比丘以床仰承，即下臥床上送至城外。詣塚間，種種花香供養幡蓋圍繞，作眾伎樂，香油灌體而闍維之，與起偷婆。王波斯匿聞尊者迦留陀夷為某婆羅門所殺，即誅婆羅門家，左右誅十八家，捕五百賊，截手足，擲祇桓塹中。世尊因此事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，不囑左右比丘，非時入邑落者，貝逸提。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尊者迦留陀夷本造何惡，今得阿羅漢，故為此婆羅門家所殺？」世尊告曰：「迦留陀夷往昔久遠時作天祀主。有五百群賊，劫掠得物，持入舍衛國。五百群賊截羊四足，持來祠天。天祠主即斷此羊命。爾時五百群賊截羊四足者，今祇桓塹中五百群賊是。時天祠主斷羊命者，今迦留陀夷是。雖得阿羅漢，不免宿對。爾時羊者，今婆羅門婦是。」時世尊說迦留陀夷昔所更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作禮而去。◎

鼻奈耶卷第九

鼻奈耶卷第十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◎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宿所請佛比丘僧處，平旦至彼家坐抱小兒弄。時天甚熱，長者婦女脫衣與比丘僧辦食羞。六群比丘時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無有禁忌，眾僧未來先至此坐，妨人辦食。」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請小食中食先至彼坐，於大眾前弄小兒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自恃王家子，雞未鳴入宮裏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自恃王家子，雞未鳴入宮。」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天未明未藏舉寶、王未著衣服，過城門閾，除官急呼，犯者墮。有十事不得入王家：若比丘入宮，王第一夫人出，笑向沙門作禮，比丘亦笑向。王見便生惡念：『此沙門必與我婦通。』此初不可入王家。或時王與夫人共宿，後忘與宿而夫人有娠。比丘入宮，王便生惡心：『此沙門數來入宮，必當與我婦通。』此比丘第二不得入王家。或時王家失珍寶，比丘入宮，王便生惡心：『此沙門數數入宮，或能偷珍寶去。』此比丘第三不可入王家。或時王謀議欲殺太子及諸宗親，王未有教而事漏泄。比丘入宮、王便生惡念：『更無餘人，正此比丘傳漏此事。』此比丘第四不得入王家。或時太子欲謀殺王，比丘入宮，與太子坐起言語。王便生惡念：『此比丘數至太子所，必當與共同謀。』此比丘第五不得入王家。或時王欲殺大臣，王未有教而聲漏出。比丘入宮，王便生惡念：『更無餘人，此必比丘傳漏此語。』此比丘第六不得入王家。或時王欲以賤人作大臣，王未有教而聲漏出。比丘入宮，王便生惡念：『此比丘傳漏此語。』此比丘第七不得入王家。或時王欲攻伐他國，非人閱叉傳此語。比丘入宮，王便生惡念：『此必比丘傳漏此語。』此比丘第八不得入王家。或時王左右大臣或不喜見比丘，比丘入宮，大臣不喜見。是比丘第九不得入王家。或比丘數數入宮，留宿不得出，妨不得坐禪誦經稟受。此比丘第十不得入王家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十五日撾揵搥，比丘集會說戒。時闡怒比丘自作是語：「所有教誡我盡誦習上口。」諸比丘謂呼闡怒比丘誦戒上口。諸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說戒時作是語：『我知此法半月次來說戒，我解此法。』諸比丘謂此比丘數數來聽、或曾 聞此戒、或處處聞，如法悔過，教令一心聽戒。是比丘不解言解者，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諸比丘以象牙骨角作鍼筒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不貪好。云何持象牙骨角用作鍼筒？」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不得持象牙骨角作鍼筒，作者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諸比丘不知作床，作床施高脚。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作床，足高八指，除入榫。過者墮。」(佛指也)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收取樹綿及蒲臺，用貯臥具，未經幾日便生虫。十二法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持樹綿蒲臺、用貯充臥具者、墮。」(樹綿，野蠶綿也)

佛世尊遊舍衛國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作雨被，不知長短。十二法比丘往白佛。佛告曰：「若比丘作雨被，布長六肘、廣二肘半。過者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諸比丘衣被單薄，世尊聽著犍[口*蔡]車陀(泥洹僧覆寬衣)。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作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作犍[口*蔡]車陀，長四肘、廣兩肘。過者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世尊聽作尼師檀，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作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作尼師檀，長二肘、廣一肘半，除其緣。過者墮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難陀比丘是世尊弟姨母兒，端政無雙，佛有三十二相，難陀有三十相。世尊所著衣，難陀亦同如來所著衣。諸長老比丘遙見難陀來，謂是如來，皆從坐起迎。難陀來到相見，知是難陀非是佛，皆羞恥還坐。十二法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為沙門結戒：「若比丘作三衣與如來等者，貝逸提。如來衣者，長九肘、廣六肘。此是如來衣。」(比丘自用肘，廣三肘、長五肘)九十竟◎

◎

[其*皮]麗提舍尼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年旱穀貴，乞求難得，諸比丘顏色憔悴。瞿曇彌提恕比丘尼廣有知識，所索從意，諸長者不逆。見諸比丘顏色憔悴，所得飯食盡施比丘而自餓不食。連三四日不食，平旦欲來入城，至城門頭懸臥路側。有一優婆塞遙見，即入家遣一婢使：「汝往扶彼比丘尼來」。時婢使即往扶比丘尼，將來至舍，即煮粥飯比丘尼。優婆塞問：「阿姨！有何患苦，於路側臥？」時比丘尼具說此事。諸長者聞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不知厭足，乃使提恕比丘尼不食三四日，甚為苦哉。」十二法比丘

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，不病入邑落，從非親里比丘尼自手取食飯。此比丘當向善比丘悔過：『我為可恥，如法悔過。』此悔過法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一長者施設淨食，請眾多比丘僧。吐羅難陀比丘尼亦於彼家食，大呼求欲得益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比丘尼於大眾中何以高聲喚呼？」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若比丘坐食，比丘尼於眾中大呼索食。比丘不得食，當默然住。諸比丘當語比丘尼言：『大妹！小住。須比丘食竟。』其眾中不有一比丘語比丘尼小住者，此比丘當向諸比丘悔過：『我為可恥，如法悔過。』此悔過法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舍衛國波斯匿王大臣失梨羯怒，財富無數大有田業，持戒精進智慧聰明，見諦得果，請佛及比丘僧供給衣食床臥病瘦醫藥，布施作福。作福不已，後稍稍貧，妻息奴僕衣裳不覆形體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不知厭足，數來失梨羯怒舍，奪妻息分為比丘食，妻息裸形行。」十二法比丘聞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知見諦家請，不得長至彼家食。若比丘於彼見諦家雖先受請，不得過一宿。若過一宿往，自手取飲食，此比丘當向善比丘悔過：『我為可恥，如法悔過。』此悔過法。」

佛世尊遊迦維羅衛釋種尼拘類園。迦維羅衛釋種常為佛比丘僧別出飲食分，然後自食。時釋種婦女負飲食來，垂垂欲到為賊所奪。六群比丘聞釋種婦女為賊所奪，自相謂言：「我等共往逆嗤弄之。」即往語婦女言：「飲食為所在？施我少食。」諸婦女悉失衣裳，恥，答言：「為賊所劫。」世尊知而問阿難曰：「園外是何等人語言聲高？」阿難白佛：「釋種婦女負飲食來，為賊所劫。又六群比丘往嗤弄之，是故聲高。」世尊告阿難曰：「汝往取拾長白氍與使被來。」阿難受教，即取白氍與使被來。前諸釋種婦女即被白氍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時世尊與諸婦女說法，說法已默然。諸婦女見佛默然，即起禮佛而去。爾時世尊見諸婦女去不遠，因此事集和合僧，備十功德，佛為沙門結戒：「阿練兒所居處遠，道路嶮難、多寇賊。若比丘知阿練兒所居處遠，道路嶮難、多賊寇。若比丘僧先不差出園外，園內以食，出外復索飲食。此比丘當向善比丘悔過：『我為可恥，如法悔過。』此悔過法。」

尸叉薗賴尼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著泥洹僧下曳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著泥洹僧下曳，與婦女何異？」十二

法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著泥洹僧不得下曳。若下曳者，為不應尸叉罽賴尼。」彼六群比丘復高著泥洹僧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著泥洹僧高，與婦女何異？」十二法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不得高著泥洹僧。若高著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偏曳一角著泥洹僧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著泥洹僧，偏曳一角。」世尊告曰：「著泥洹僧不得偏曳一角。偏曳一角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著泥洹僧，細攝帶上下垂，似斧刃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著泥洹僧，細攝帶上下垂。」世尊告曰：「著泥洹僧不得細攝其上下攝。其上下垂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多勒樹葉著泥洹僧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著泥洹僧，如多勒樹葉。」世尊告曰：「著泥洹僧不得如多勒樹葉。如多勒樹葉著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象鼻著泥洹僧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如象鼻著泥洹僧。」世尊告曰：「著泥洹僧不得如象鼻。如象鼻者，不應戒行。」(六，一角當前下垂)彼六群比丘麥飯揣著泥洹僧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著泥洹僧，如麥飯揣。」世尊告曰：「著泥洹僧不得如麥飯揣。如麥飯揣者，不應戒行。」(偏捉一角而上亩之，不著帶)彼六群比丘罽羅婆著泥洹僧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著泥洹僧，如罽羅婆。」世尊告曰：「著泥洹僧不得如罽羅婆。如罽羅婆者，不應戒行。」(八，細攝上枉亩，如草束，束胡言罽羅婆)彼六群比丘輾泥洹僧作光著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輾泥洹僧作光著。」世尊告曰：「著泥洹僧不得輾作光著。輾作光著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屯頭著泥洹僧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屯頭著泥洹僧。」世尊告曰：「不得屯頭著泥洹僧。屯頭著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著細縷泥洹僧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著細縷泥洹僧。」世尊告曰：「不得著細縷泥洹僧。著者，不應戒行。」世尊告諸比丘曰：「當整齊著泥洹僧。不整齊著者，不應戒行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六群比丘垂曳三衣一角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垂曳三衣一角。若垂曳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高著三衣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高著三衣。高著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垂三衣前角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垂三衣前角著。著者，不應戒行。」(不抄著肩上，垂之臂上肘前)世尊告曰：「諸比丘！當齊整著三衣。不齊整者，不應戒行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群比丘不靜寂行入室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當靜寂行入室。不靜寂行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不靜寂入室坐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當靜寂入室坐。不靜寂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不諦視行入室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當

諦視行入室。不諦視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不諦視入室坐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當諦視入室坐。不諦視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大張目行入室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大張目行入室。若張目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大張目入室坐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大張目入室坐。大張目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呵叱人行入室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呵叱人行入室。呵叱人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(仰頭與呵叱意同也)彼六群比丘呵叱人行入室坐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呵叱人入室坐。呵叱人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(似自大也)。」彼六群比丘喚呼行入室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喚呼行入室。喚呼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喚呼入室坐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喚呼入室坐。喚呼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高聲大呼行入室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高聲大呼行入室。高聲大呼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(多戒一對)彼六群比丘高聲大喚入室坐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高聲大喚入室坐。高聲大喚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蹲行入室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蹲行入室。蹲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蹲行入室坐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蹲行入室坐。蹲行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

彼六群比丘三衣覆頭行入室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三衣覆頭行入室。三衣覆頭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三衣覆頭行入室坐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三衣覆頭行入室坐。三衣覆頭行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三衣纏頭行入室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三衣纏頭行入室。三衣纏頭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三衣纏頭入室坐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三衣纏頭入室坐。三衣纏頭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著三衣，開臆現胸行入室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開臆現胸行入室。開臆現胸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著三衣，開臆現胸入室坐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開臆現胸入室坐。開臆現胸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垂三衣覆足行入室，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垂三衣覆足行入室。垂三衣覆足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垂三衣覆足入室坐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垂三衣覆足入室坐，垂三衣覆足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著三衣，左右抄著臂上行入室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著三衣，左右抄著臂上行入室。左右抄著臂上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著三衣，左右抄著臂上入室坐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著三衣，左右抄著臂上入室坐。左右抄著臂上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反抄三衣著左肩上行入室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反抄三衣著左肩上行入室。反抄三衣著左肩上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反抄三衣著左肩上入室

坐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反抄三衣著左肩上入室坐。著左肩上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(少戒右也)彼六群比丘三衣內掉左右臂行入室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三衣內掉左右臂行入室。掉左右臂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三衣內掉左右臂入室坐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三衣內掉左右臂入室坐。掉左右臂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

彼六群比丘搖手行入室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搖手行入室。搖手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搖手入室坐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搖手入室坐。搖手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(多戒)彼六群比丘搖肘行入室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搖肘行入室。搖肘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搖肘入室坐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搖肘入室坐。搖肘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(多戒)彼六群比丘搖肩行入室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搖肩行入室。搖肩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搖肩行入室坐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搖肩入室坐。搖肩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搖頭行入室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搖頭行入室。搖頭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搖頭入室坐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搖頭入室坐。搖頭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搖身行入室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搖身行入室。搖身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搖身入室坐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搖身入室坐。搖身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携手行入室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携手行入室。携手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携手入室坐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携手入室坐。携手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(連臂斷道輿車馬於上度)彼六群比丘翹一脚跳行入室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翹一脚行入室。翹一脚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翹一脚入室坐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翹一脚入室坐。翹一脚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雙脚跳行入室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雙脚跳行入室雙脚跳行入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(多戒)彼六群比丘雙脚跳入室坐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雙脚跳入室坐。雙脚跳入室坐者，不應戒行。」

彼六群比丘累足趺坐室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累足趺坐室。累足趺坐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交脚坐室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交脚坐室。交脚坐室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拄頰坐室更相笑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拄頰坐室更相笑。更相笑者，不應戒行。」

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一長者請佛及比丘僧。佛及比丘僧坐定，自手行水，布種種飲食，長者婦女盡來行食。時六群比丘仰視長者婦女，飲食漏落不入鉢中。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云何沙門

視婦女顏色，飲食不入鉢中？」十二法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當用意端視受食。不用意端視受食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不用意端視受羹菜。世尊告曰：「當用意端視受羹菜。不用意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溢鉢受飯。世尊告曰：「當平鉢受飯。溢受飯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挑飯中食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偏飯中食。偏飯中食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捻鉢大指入飯中食。世尊告曰：「不得捻鉢大指入飯中食。捻鉢大指入飯中食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揣飯食。世尊告曰：「不得揣飯食。揣飯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處處撮飯食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處處撮飯食。處處撮飯食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縮鼻食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縮鼻食。縮鼻食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震手食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振手食。振手食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嗡飯食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嗡飯食。嗡飯食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舐手食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舐手食。舐手食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曲指扠鉢舐食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曲指扠鉢舐食。曲指扠鉢舐食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吐舌食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吐舌食。吐舌食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不嚼飯而吞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不嚼飯而吞。不嚼飯而吞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捻鉢大指污膩而以取漿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大指污膩而以取漿。大指污膩而以取漿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大揣飯掌按內口中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大揣飯掌案內口中。大揣飯掌案內口中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揣飯過四指本食。世尊告曰：「不得揣食過四指本。過四指本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大張口食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大張口食。大張口食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揣飯未至大張口待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揣飯未至不得大張口待。大張口待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含飯語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含飯語。含飯語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不病請羹飯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病不得請羹飯。請羹飯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以飯覆羹上更索羹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以飯覆羹上更索羹。飯覆羹上更索羹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左右顧視比坐鉢飯多少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左右顧視比坐鉢飯多少。左右顧視比坐鉢飯多少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不視鉢而食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不視鉢而食。不視鉢而食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擇人受食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不得擇人受。擇人受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澡鉢餘食不語施主而棄。世尊見而告曰：「澡鉢餘食，主人不聽不棄。棄者，不應戒行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王波斯匿自作限制：「盡命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自要日往謁拜世尊。若我一不去，大臣謫吾五百兩金。」語諸大臣：「掃灑祇桓，今日欲往禮覲世尊。」諸臣聞王教而不從命。王復再三，語諸臣：「掃灑祇桓，今日欲往禮覲世尊。」諸臣聞教而不從命。王波斯匿便瞋恚，語諸大臣：「勅掃灑祇桓，何以不從我教、不掃祇桓。不從我教、不掃祇桓者，盡梟其頭首。次著道上，足躡至祇桓門。」諸臣聞此語，自相謂言：「此王凶暴無有慈心，能取我等爾耳。」便往掃灑祇桓。即來白王：「掃灑已訖。大王！今是時。」王波斯匿便勅御者：「汝往嚴羽寶車，我今欲往禮覲世尊。」時御者即往嚴車駕在門外，來入白王：「嚴車已竟。大王！今正是時。」時王波斯匿乘羽寶車，從舍衛城至祇桓門外，下車却五威儀，去蓋、脫冠、珠柄拂、刻鏤屣、解劍，將步從至如來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王波斯匿聞非人間香，世尊與王說法不入王意，意但在香上。世尊知而問王波斯匿：「王今日何以不大聽法而有二心？」王波斯匿白世尊曰：「少小生長深宮，八歲知王事，遍庫藏中有種種香：木櫁、青木、栴檀、蔑錢、鷄舌，聞香盡識。初不聞此非人間之香。此是誰香？願世尊告。」世尊告曰：「大王欲見此香乎？」「唯然欲見。」時世尊出右臂百相莊嚴，以手按地，有骸骨出長五丈六(七人人八尺)，上昇虛空坐臥飛行，或坐三昧放種種光，青黃赤白或琉璃色，東涌西沒四方皆爾，身下出水身上出火、身下出火身上出水，作若干變化還沒於地。舉一祇桓聞此骸骨香。王波斯匿白佛：「此誰骸骨？」世尊告王曰：「是辟支三佛骨。」王白世尊：「本作何功德有此妙香？」世尊告曰：「去此久遠無數劫時，人壽二十千歲，有迦葉多陀阿竭三耶三佛出世，廣與眾生說法，於無餘泥洹而般泥洹。是時有王名執鞞(音蒲迷反)王，載香華幡蓋幢麾螺鼓，作倡伎樂種種供養而闍維之。時王執鞞便作是念：『欲與迦葉如來作偷婆。何者為妙？』爾時四城門內有四大龍王，從水而出，化作婆羅門形來住王前，擎手問訊，各一面坐：『不審大王為迦葉作何等偷婆？』王答言：『當築土作。』時四人白王：『凡常人死與築土為墳，況此世尊而築土耶？』王問四人：『欲云何作？』四人報言：『用四寶作。』時王報言：『舉閻浮提賣不得一寶，況四寶乎。』時四人便作是念：『王必不識我是龍王。』即白王曰：『我是龍王，非凡常人。住此城四門內，所有宮殿或金或銀或琉璃水精。王遣巧手於四城門裏作塹，其有金者則成金塹，其有銀水精琉璃皆成銀水精琉璃塹。』時王即遣人於四城裏作塹，皆成四種寶塹，作迦葉偷婆，縱一由延、廣一由延、高一由延，上剎帝隸，剎帝隸(蓋承露盤最上)去案[跳-兆+奈]一拘恕(一鳴八千尺四之由延)。作迦葉偷婆竟，而欲暱夜

渥(打杙封地)。王遣人於城裏振鐸，令其賣華者盡詣宮門。『我當與直。』有一長者子，常詣婬種婬色。時此婦人勅一婢使：『彼長者子持華來者便與開門。若無華者勿與開門。』時長者子來詣此門。婢問：『是誰。』答言：『是長者子。』婢問：『有華來不？』答言：『無華。』『若無華者不得來入。』時長者子便作是念：『此城中華甚貴，不可得。唯迦葉佛偷婆中華易得。』即往入迦葉偷婆，盛滿白氎華而還。日已暮，城門閉，從水竇入，扣婬種門。婢便問：『是誰。』答曰：『長者子。』婢復問：『有華來不？』答言：『有華。』開門呼前，即入持華與婬種婦。中夜交通，向明身體一切生瘡，如芥子瘡，漸轉大如蜱豆，轉如大豆，轉如阿摩勒，轉如鞞醯勒，如小百子瓠，身體膿潰黑血流出。時此婬婦即勅婢使將投坑中。其婢白言：『不可。當告其父。』時婢即往語其父：『賢子有患，可往看視。』其父即來四人共舁還家，呼諸良醫，語言：『此童子有是患苦，當云何療治？』諸醫答言：『當須九兩牛頭栴檀。』其父問：『欲何為？』醫答：『三兩用塗身，三兩用服，三兩用熏衣。』其父便作是念：『所有錢財盡輸婬婦舍。牛頭栴檀其價甚貴，恐不能辦。』語諸親里眾：『為我辦少許。』即得九兩牛頭栴檀。在病人前於石上磨。病者問：『欲作何等？』其父答曰：『用塗瘡。』其子白父：『我所犯罪重。臥我著栴檀林中，猶不能令我病愈。』父母問：『是何重罪？』其子具如事白：『願以此九兩栴檀施我。』即持栴檀與。『願父母舁我至迦葉佛偷婆。』即四人舁往，執三兩牛頭栴檀，便作是語：『近所取迦葉佛華者，持此香償價。其餘六兩，持上迦葉佛。』便發願言：『緣是功德，莫墮泥犁、薜荔、畜生，唯生天上人中，最後得辟支佛而般泥洹。』即時身體瘡愈，去時輿往還自步行。後命終，生三十三天上。當生之日，諸天無不聞其栴檀香。天上壽終，生此人間，一一毛孔盡作栴檀香，出家學道得辟支佛，於無餘泥洹而般泥洹。般泥洹已來，至今日五百歲，骸骨不朽，故有此非世之香，使此祇桓盡聞其香。」說是語時，數千萬人發辟支佛意。「大王！爾時長者子者，今辟支佛骸骨是。」世尊與王說法，說法已默然而住。爾時王波斯匿從坐起，頭面作禮而去，乘羽寶車還舍衛城。

時六群比丘，王乘車並與說法。十二法比丘見，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不得與乘車人說法。與乘車人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，王在前、自在後，與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在前、自在後，不應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，王在道中、己在道外，為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在道中、己在道外，不應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，王坐、己立，為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坐、比丘立，不應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

比丘，己在卑坐、王在高坐，為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己在卑坐、人在高坐，不應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，除其病。」彼六群比丘，王覆頭，與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覆頭，不應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，王纏頭，與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纏頭，不應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，人左右抄三衣，與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左右抄三衣，不應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，人偏曳三衣角，與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偏曳三衣角，不應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，人偏垂三衣上角現胸，為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偏垂三衣上角，不得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，除病。」彼六群比丘，人反抄三衣著肩上與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反抄三衣著肩上，不應為說法。說法者，違戒，除病。」彼六群比丘，人三衣裹掉兩臂與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三衣裹掉兩臂，不應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坐，人臥，與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臥、比丘坐，不應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，人著革屣，與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著革屣，不應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，人著木屐，為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著木屐，不應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，人持蓋覆身，與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持蓋覆身，不應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，人拄杖，與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拄杖，不應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，人持刀，與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持刀，一切不得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，人持句子載，與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持句子載，一切不得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，人持鉞，與說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人持鉞，不應為說法。說法者，不應戒行。」(鉞與禪帶皆曰阿喻呵，音相似)

彼六群比丘於淨園菜地大小便涕唾。世尊告曰：「不得於淨菜草上大小便涕唾。大小便涕唾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，長者所食水，於中大小便涕唾。世尊告曰：「不得於淨水中大小便涕唾。大小便涕唾者，不應戒行。」彼六群比丘立小便，諸長者見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沙門釋子立小便，與尼犍子何異？」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不得立小便。立小便者，不應戒行，唯除其病。」
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一長者請佛及比丘僧。彼六群比丘、十七群比丘次直留守，自相便安十七群比丘住守，六群比丘為往請分。時六群比丘即往中道，自相謂言：「我等若得飯食，徐徐在比丘僧後，須日過中當持食往。」比丘僧食竟，與請食分。在比丘後，徐徐往在祇桓門外、或在城下、或在樹下，彷徉不入。時十七群比丘年少不耐飢，出門外望不見，便登大樹望，便見皆在樹下

城下坐。諸長者見上樹，來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不得上樹過一人。上樹過一人者，不應戒行，除其恐怖虎狼盜賊。」
佛世尊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有比丘名斯瞿，好喜鬪諍不避尊卑，觸人罵詈諸比丘。十二法比丘往白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恕此比丘，如恕癡人。有七悔過法。前為過，即教悔之(一也)。端汝心意，勿令有失(二也)。若愚人為過，教令為默(三也)。不知法者，教令知法(四也)。有所犯過，於比丘僧中如草布地悔過重悔過(五也羊皮四布)。夫誨責比丘有五法：先自無瑕，然後責彼。己既不淨，不能自淨。先自淨，然後淨人。誨責比丘，於此初法端一心意，然後誨責人(一也)。彼誨責比丘口所說不淨，己口不淨，不能自淨。先自淨己，然後淨人。誨責比丘，於此二法端一心意然後誨責人(二也)。彼誨責比丘己心不淨，不能自淨。先淨己心，然後淨人。誨責比丘，於此三法端一心意然後誨責彼(三也)。誨責比丘行來無度，不能自禁。先自淨己，而後誨人。誨責比丘於此四法端一心意然後誨彼(四也)。誨責比丘不多聞、不聰明，宿無學業。先自勤學，然後教人。誨責比丘於此五法端一心意然後誨彼(五也)。復當學五法：恭敬世尊、法、比丘僧、戒、淨行。此為五法。有所犯過，上座比丘當向下座懺悔，下座比丘當向上座懺悔。當相恕過，不得經宿不悔過。若經宿不悔過者，於鼻貳法不得鼻貳法。諸比丘意已無善有所犯過，上座比丘、下座比丘當共懺悔，於鼻貳法得鼻貳法，諸比丘則得安身行道。」世尊告諸比丘曰：「有過不悔，不應戒行。」(於戒七法，少長老、年少二事。其人以後二五事為七，後五中上下相向悔足了之也)　泥洹僧中律戒不同二(律云：細攝其上。戒云：細攝頭麥飯。揣，反卷也)三衣中(前四同戒，後六對多一抄右肩上)說法(己卑坐、人高座)　搖手至食(律多搖手、雙脚二對。戒多住頓)　受食(律惟平合為一、大張口、捻鉢、大指入飯、不嚼吞、大揣、掌推。戒抖擻、指探、攫飯于咽、博噉也)　入內(律張目呵叱高聲喚呼。戒自大仰視然也)
鼻奈耶卷第十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